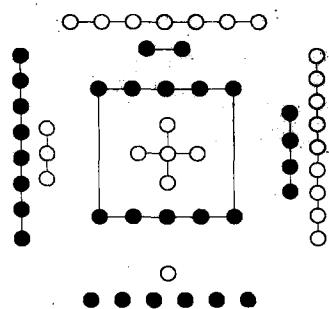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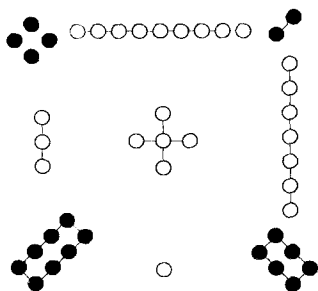
## 吴革序

象、占，《易》本义也。伏羲画卦，文王系彖，周公系爻，皆以象兴占决吉凶悔吝，各指其所之。孔子《十翼》专注义理，发挥经言，岂有异旨哉，体用同源，显微无间，互相发而不相悖也。程子以义理为之传，朱子以象、占本其义，革每合而读之，心融体验，将终身玩索，庶几寡过。非刊程《传》于章贡郡斋，今敬刊《本义》于朱子故里，与同志共之折朱子有言，顺理则吉，逆理则凶。悔自凶而趋吉，吝自吉而向凶。必然之应也。夫子曰：“不占而已矣”。咸淳乙丑立秋日，后学九江吴革谨书。

### 易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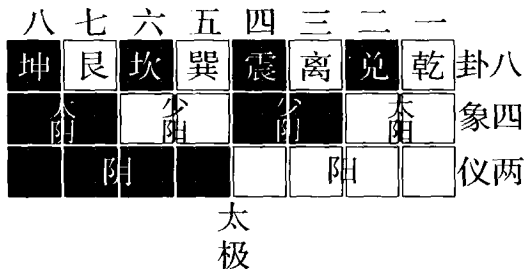
河图



洛书

右《系辞传》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又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此河图之数也。《洛书》盖取龟象，故其数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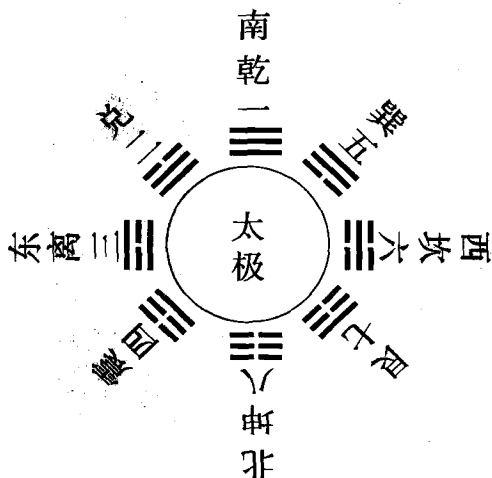
蔡元定曰：《图》、《书》之象，自汉孔安国、刘歆、魏关朗子明，有宋康节先生、邵雍尧夫，皆谓如此。至刘牧始两易其名，而诸家因之。故今复之，悉从其旧。



伏羲八卦次序

右《系辞传》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邵子曰：“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也。”

《说卦传》曰：“易，逆数也。”邵子曰：“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自乾至坤，皆得未生之卦，若逆推四时之比也。后六十四卦次序放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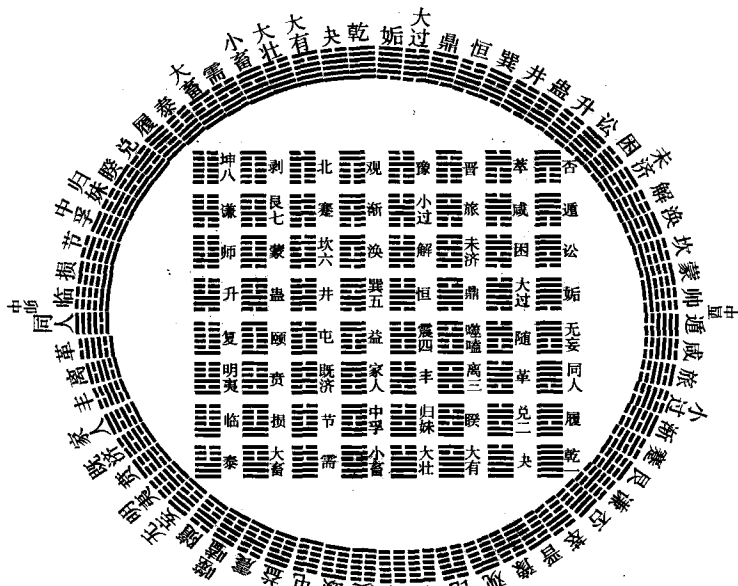
伏羲八卦方位

右《说卦传》曰：“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邵子曰：“乾南坤北、离东坎西、震东北、兑东南、巽西南、艮西北。自震至乾为顺，自巽至坤为逆。后六十四卦方位放此”。

[illegible]

伏義六十四卦次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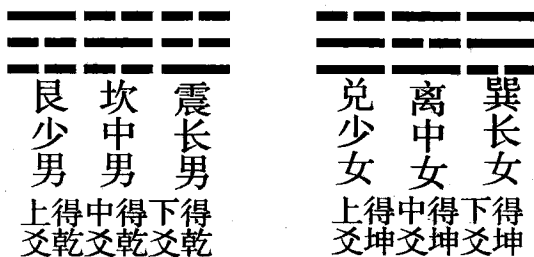
右前《八卦次序》图，即《系辞传》所谓“八卦成列”者。此图即所谓“因而重之”者也，故下三画即前图之八卦，上三画则各以其序重之，而下卦因亦各衍而为八也。若逐爻渐生，则邵子所谓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者，尤见法象自然之妙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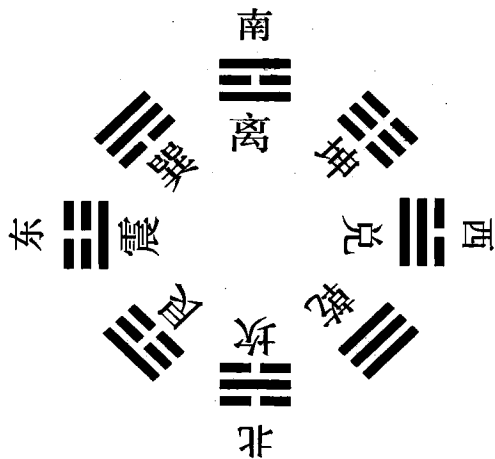
伏羲六十四卦方位

右伏羲四图，其说皆出邵氏。盖邵氏得之李之才挺之，挺之得之穆修伯长，伯长得之华山希夷先生陈抟图南者，所谓先天之学也。此图圆布者，乾尽午中，坤尽子中，离尽卯中，坎尽酉中，阳生于子中，极于午中；阴生于午中，极于子中。其阳在南，其阴在北。方布者，乾始于西北，坤尽于东南。其阳在北，其阴在南。此二者，阴阳对待之数。圆于外

者为阳，方于中者为阴。圆者动而为天，方者静而为地者也。



文王八卦次序



文王八卦方位

右见《说卦》。邵子曰：“此文王八卦，乃入用之位，后天之学也。”

卦变图《彖传》或以卦变为说，今作此图以明之。盖《易》中之一义，非画卦作《易》之本指也。

凡一阴一阳之卦各六，皆自复、姤而来。五阴五阳，卦同图异。

䷖剥䷖比䷇豫䷏谦䷎师䷆复  
䷪夬䷪大有䷍小畜䷈履䷉同人䷌姤

凡二阴二阳之卦各十有五，皆自临遁而来。四阴四阳，卦同图异。

䷚颐䷚屯䷂震䷲明夷䷣临

䷃蒙䷃坎䷜解䷧升

䷋艮䷋蹇䷦小过

䷢晋䷢萃

䷓观

䷛大过䷛鼎䷱巽䷸讼䷅遁

䷰革䷰离䷝家人䷤无妄

䷹兑䷹睽䷥中孚

䷄需䷄大畜

䷡大壮

凡三阴三阳之卦各二十，皆自泰、否而来。

䷧损䷨节䷻归妹䷵泰

䷶贲䷶既济䷾丰

䷔噬嗑䷔随

䷩益

䷮蛊䷮井䷯恒

䷿未济䷿困

䷺ 涣

䷷ 旅 ䷞ 咸

䷴ 渐

䷋ 否

䷞ 咸 ䷷ 旅 ䷴ 渐 ䷋ 否

䷮ 困 ䷿ 未济 ䷿ 涣

䷯ 井 ䷯ 蛊

䷟ 恒

䷐ 随 ䷔ 噬嗑 ䷔ 益

䷾ 既济 ䷾ 贲

䷶ 丰

䷻ 节 ䷻ 损

䷵ 归妹

䷊ 泰

凡四阴四阳之卦各十有五，皆自大壮、观而来。二阴二阳，图已见前。

䷍ 大畜 ䷄ 需 ䷄ 大壮

䷌ 睽 ䷥ 兑

䷌ 中孚

䷝ 离 ䷰ 革

䷤ 家人

䷿ 无妄

䷱ 鼎 ䷛ 大过

䷥ 巽

䷅ 讼

䷗ 遁



䷖萃䷢晋䷢观

䷦蹇䷦艮

䷽小过

䷜坎䷃蒙

䷧解

䷭升

䷌屯䷂颐

䷲震

䷣明夷

䷒临

凡五阴五阳之卦各六，皆自夬、剥而来。一阴一阳，图已见前。

䷍大有䷍夬

䷌小畜

䷉履

䷌同人

䷫姤

䷇比䷇剥

䷏豫

䷎谦

䷆师

䷗復

右《易》之图九：有天地自然之《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自伏羲以上，皆无文字，只有图书，最宜深玩，可见作《易》本原精微之意。文王以下，方有文字，即今之《周易》。然读者亦宜各就本文消息，不可便以孔子之说为文王之说也。

## 前 言

《周易本义》是朱熹(1130—1200)的一部重要著作。此书作于南宋淳熙初年,一直到庆元四年(1198)成稿,持续二十余年。目前传于世的《周易本义》有十二卷本和四卷本。

汉代以降,学者对《周易》的研究各从其途,纷纷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周易》进行注解、诠释。有的着眼于卦气、象数,有的深究于义理。这使得易学愈来愈趋向狭隘,很难理解《周易》之本义。针对此种现象,朱熹认为“此书(《易》)本为卜筮而作,其言皆依象数以断吉凶,今其法已不传。诸儒之言象数者,例皆穿凿,言义理者又太汗漫,故其书为难读”。<sup>①</sup>再者,“《易》之有象,其取之有所从,其推之有所用,非苟为寓言也。然两汉诸儒,必欲究其所从,则既滞泥而不通。王弼以来,直欲推其所用,则又疏略而无据。二者皆失之一偏,而不能阙其所疑之过也。”<sup>②</sup>朱熹分析了象数、义理和卜筮的关系,指出“《易》本是卜筮之书”,但又具有义理的涵义。朱熹还分析了治《易》的路径:“今人读易,当自分为三等。伏羲自是伏羲之易,文王自是文王之易,孔子自是孔子之易。读伏羲之易,如未有许多《彖》、《象》、《文言》说话,方思得易之本意,只是要作卜筮用也。”<sup>③</sup>朱熹认为在治《易》时,应“先通得《易》本指后,道理尽无穷,推说不妨。若便以所推说者去

---

① 朱熹:《晦庵集》卷六十“答刘君房”,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朱熹:《晦庵集》卷六十七“易象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朱熹:《文公易说》卷十八“作易”,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解《易》，则失《易》之本指矣”<sup>①</sup>，朱熹正是鉴于历代治《易》之弊病，认为应当同情理解圣人作《易》目的，强调要注重《易》之本源性，博采众家，兼顾象数与义理，独树一帜，撰写了《周易本义》。

时值宋代理学勃兴，易学研究日臻繁盛，朱熹“站在理学派的立场，对北宋以来的易学及其哲学的发展进行了一次大总结。他继承了程氏易学的传统，对周敦颐、邵雍、张载、朱震等人的易学哲学观点皆有吸收和扬弃，从而形成一个庞大的易学哲学体系，对以后几个世纪的易学哲学的发展都起了深刻的影响。”<sup>②</sup>从明代永乐帝敕令修订《周易大全》，延至清代，《周易本义》已成为士子考试的必读之书。另外，大量官刻、坊刻《周易本义》的产生，皆有力推动了易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 一、《周易本义》成书时间

朱熹《周易本义》的成书，经过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有关《周易本义》开始创作及成稿时间，学界论之甚多。清代王懋竑《朱熹年谱》认为《周易本义》作于朱熹四十八岁时；白寿彝和朱伯崑两先生认为《周易本义》定稿于朱熹晚年；束景南先生作《朱熹年谱长编》认为朱熹四十八岁成《易传》，五十九岁成《周易本义》；张立文先生认为“《周易本义》淳熙四年(1177)撰成”<sup>③</sup>；王风认为朱熹曾长期修改《周易本义》注文部分的底稿，最后大致封笔于庆元四年(1198)即朱熹六十九岁那一年。<sup>④</sup>

对于如何理清朱熹《周易本义》的成书状况，应该首先梳理好朱熹易学的相关研究。这就要涉及到《易传》、《易学启蒙》的成书时间。

① 朱鉴：《文公易说》卷三“上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朱伯崑：《易学哲学史》第二卷，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第325页。

③ 张立文：《朱熹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页。

④ 王风：《从〈朱子语类〉看〈周易本义〉的成稿过程》，《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4期。

白寿彝先生指出：“《周易本义》底初稿，大概在淳熙二年朱熹四十六岁时开始起草。这时还没有《周易本义》底名称，而称作《易传》。”白寿彝先生还提出：“从淳熙二年属稿起，到庆元年间成书止，《本义》著作的时间，连中间间断的时候也算在内，要经过二十年以上的岁月。”<sup>①</sup>可见，白寿彝先生是把朱熹最初撰写的《易传》与《周易本义》作为一书。束景南根据朱熹《周易本义》是以吕祖谦《古周易》十二篇为底本，而“吕祖谦定《古易》十二篇是在淳熙八年五月，到淳熙九年六月朱熹才得见吕氏定本《古易》，作跋刻于婺州，因此他根据吕氏《古易》本而始作《周易本义》最早也应在淳熙八年五月以后，淳熙四年他完成的《易》学著作只可能是根据王弼《易》本写成的《易传》”。<sup>②</sup>即淳熙四年，朱熹完成了《易传》。

据宋代李幼武纂集《宋名臣言行录外集》卷十二“朱熹”条，朱熹在淳熙四年作《周易本义》，在淳熙十三年，“《易学启蒙》成，先生初作《易本义》，惧学者未明厥旨，乃作《启蒙》四篇以为言《易》不本象数，既支离散漫而无所根。著其本象数者，又不知法象之自然，未免穿凿附会，故其篇目以本图书原卦画明蓍策考变占为次，凡挂揲及变爻，皆尽破古今诸儒之失”。另外，朱熹在《答刘君房》中亦指出“所喻读《易》甚善，此书本为卜筮而作，其言皆依象数以断吉凶。今其法已不传，诸儒之言象数者，例皆穿凿。言义理者，又太汗漫。故其书为难读，此《本义》、《启蒙》所以作也。然《本义》未能成书，而为人窃出，再行模印，有误观览。《启蒙》本欲学者且就大传所言卦画蓍数，推寻不须过为浮说”<sup>③</sup>。由上可见，《易学启蒙》是成于淳熙十三年，是书是为士子更好了解《周易本义》之内涵而作，那么《周易本义》应该在淳熙八年五月以后和淳熙十三年之间，已经开始撰写了。直到朱熹晚年，“近觉衰耄，不能复有所进，颇欲传之于人，而私居无人写得。只

① 白寿彝：《〈周易本义〉考》，《史学集刊》1936年第1期。

② 束景南：《朱子大传》，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88页。

③ 朱熹：《晦庵集》卷六十“答刘君房”，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有一本，不敢远寄。俟旦夕抄得却，附便奉寄。但近缘伪学禁严，不敢从人借书史，故颇费力耳”<sup>①</sup>。即在朱熹晚年时，《周易本义》才最终定稿。

因此，白寿彝、朱伯崑先生皆言《周易本义》的撰写是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大体上始于淳熙八年(1181)，而成于庆元四年(1198)。

## 二、《周易本义》十二卷本与四卷本

朱熹《周易本义》十二卷，依吕祖谦古《周易》为底本。而程子《易传》是以王弼本为底本。其内容原本不同，但是从宋代董楷撰写《周易传义附录》十四卷至明代成矩刊印《周易本义》四卷，使《周易本义》的流播发生很大变化。如四库馆臣在评价董楷《周易传义附录》时指出：

惟程子《传》用王弼本，而朱子《本义》则用吕祖谦所定古本。楷以程子在前，遂割裂朱子之书，附程《传》之后；沿及明永乐中，胡广等纂《周易大全》亦仍其误；至成矩专刻《本义》，亦用程《传》之次序。乡塾之士遂不复知有古经，则楷肇其端也。然楷本以经文平书，而《十翼》之文，则下一格书之，其本义无所附丽者，则仿诸经疏文某句至某句之例，朱书其目以明之，犹为有别，今本经传一例平书，而本义亦意为割缀，则愈失愈远，又非楷所及料矣。<sup>②</sup>

朱彝尊《经义考》卷三十一云：

程子《易传》依王辅嗣本，朱子《本义》用吕伯恭本，原不相

① 朱熹：《晦庵集》卷六十三“答孙敬甫”，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四库全书总目》卷三“经部三·易类三·周易传义附录”，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同，自克斋董氏合之，移朱子本以就程子之书。明初兼用之取士。其后学者多置程《传》，专主朱《义》。于是姑苏成矩叔度，为奉化教谕，削去程《传》，乃不更正，以从朱子之旧。当新铨时，杨文懿守陈序之，有云：是编异朱子元本，亦以便士也，好事者何容喙哉！文懿盖心非之而不能夺也。今用之三百年，习《易》者茫然不知《本义》元本，若矩者岂非朱子之罪人与！<sup>①</sup>

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四十二“书《周易本义》后”云：

于是乡贡进士吴人成矩叔度，署奉化儒学教谕，削去程传，乃不从《本义》原本，更正其义，则朱子之辞，其文则仍依程传次序，此何说哉！沿至于今科举试题，爻象并发，其亦悖乎朱子之旨矣。予初求原书不得，今睹此本附东莱吕氏《音训》末有朱子后序，是为完书，宜亟开雕颁诸学官，第恐下士见之，翻大笑尔。<sup>②</sup>

孙葆田《校经室文集》卷一“新校周易本义跋”云：

盖自辅嗣《易》行，而先圣之古经为后儒所乱者千有余年。虽大儒如程子，犹未能遽正其失，及晁氏、吕氏，先后继起，推考益精，朱子《本义》从之。乃一乱于董正叔之《传义附录》，再乱于永乐之撰辑《大全》，割《本义》以附程传，使古经已正而复乱。至成化时姑苏成氏削去程传，专梓《本义》，为坊本所祖行之，至今且五六百年，学者茫然不知有朱子元本，此顾亭林、朱竹垞诸君

① 朱彝尊：《经义考》卷三十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四十二“书《周易本义》后”，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子所为愤慨而增叹也。<sup>①</sup>

有上述四则材料,可以看出十二卷本和四卷本《周易本义》产生的过程,即南宋咸淳丙寅,董楷以程颐《易传》为主,割裂《周易本义》,以类相从,撰成《周易传义附录》。明初,胡广等则以董《周易传义附录》为基本,撰成《周易传义大全》,沿袭董楷之误,故“割裂《本义》以附《程传》,自宋董楷已然,不始于永乐也”<sup>②</sup>。明代中叶,士子们厌烦程颐《易传》太长,但《周易传义大全》系官本不敢改动,所以“奉化邑庠教谕成君矩,谓世之读《易》者,先《本义》而后《传》,故独刻《本义》行于世,读者便之”<sup>③</sup>。经过成矩的变通处理,使朱熹的《周易本义》出现十二卷本与四卷本的同时存在<sup>④</sup>。

对于十二卷本与四卷本《周易本义》的区别,白寿彝先生在《〈周易本义〉考》中论之甚详。具体表现在:其一,篇章次第的差异。十二卷本是以吕祖谦的古《周易》为底本,“四卷本底次第,是又回到郑玄王弼所变乱的形态中,把《彖上传》、《象上传》分别合于各卦之内,把《文言传》合于乾坤二卦之内,合《上下经文》,共为二卷;同时又合《系辞上下传》为一卷,合《说卦》、《序卦》、《杂卦》传为一卷,共成功了四卷。后者,正是朱熹所攻击的形式;后人拿来变更十二卷原书,

① 孙葆田:《校经室文集》,丛书集成续编第198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258页。

② 《四库全书总目》卷三“经部三·易类三·原本周易本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沈津著:《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

④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中指出《周易本义》十二卷本与四卷本并存的原因:“《别本周易本义》四卷(谨案:《总目》此处不存)明成矩撰。割裂朱子《易本义》,以附程传之后,始元董楷,而明永乐大全因之。后场屋专用《本义》,而《大全》以官本不敢改。矩因刊为是本,以调停其间,相沿日久,今亦姑与原本存焉。”(清永瑆等:《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8页)

是原作者所梦想不到的”<sup>①</sup>；其二，变更原本的经文和注文。“这种变乱，有时竟使读者对于原文底意义，无从理解。所谓‘后凡言传’，所谓‘此篇’，在四卷本里，是无著落的。”<sup>②</sup>其三，四卷本中有反切和注音、卷前有卦歌四首，而十二卷本中则没有。

随着成矩四卷本《周易本义》刊成后，由于便于阅读及士子考试所用，在社会上颇为流行，明清时期刊行的《周易本义》主要以四卷本为主<sup>③</sup>。

但是成矩四卷本是经过删节而成，既不能体现朱子作《本义》的原意，亦不能使后世学者窥见《周易本义》之原貌。相比而言，十二卷本的优点在于：第一，在底本方面，以吕祖谦古本《周易》为底本，采取经传分离，便于理解经传文辞的本意；在注释方面，注重经文与传文的差异；第二，在《周易》的本义理解上，注意到经传的卜筮功能；第三，在文字诠释方面，力求简短明了；在注释体例上，朱熹“注经文的体例主要重于卦体、卦变与卦德，其次为卦象”；<sup>④</sup>第四，从版本学的角度看，四卷本的意义不大，且淆乱了朱子之本意<sup>⑤</sup>。由此，此次点校，我们采用十二卷本为底本进行点校整理。

### 三、《周易本义》的影响

朱熹《周易本义》产生以后，改变了“经”“传”合一的现象，使学者从盲目尊信《易传》之定说中解脱出来。陈淳指出，“今晦庵先生《本义》之书，发挥邵图之法象，申明程传之旨趣，本末兼该，精粗具举，推本四圣，所以作述，本然之义，而易道之盛至是无余蕴矣”<sup>⑥</sup>。《周易

①② 白寿彝：《〈周易本义〉考》，《史学集刊》1936年第1期。

③ 参见王铁《周易本义·点校说明》、廖明春《周易本义·前言》及刘建国编《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概要》中对《周易本义》版本的介绍。

④ 参见萧汉明《周易本义导读》，齐鲁书社2003年版，第59—61页。

⑤ 参见廖明春《周易本义·点校前言》。

⑥ 朱彝尊：《经义考》卷三十一。



本义》对以后易学之发展,贡献甚大。

第一,纠正了易学研究的混乱局面,使学者了解到《易》之本义。如熊良辅所言,“古今易说传千有余家,据所见闻,由宋以前何啻百家,由宋以来亦二百家矣,或见其书而取之,或见其书而未暇遍览,或见其姓名而不及见其书,或有其姓名而亡其书,是何学易者之多也?虽然天地之间理一而已,易自朱子而本义大明,象、占、义理殆无余蕴,则夫千有余家之说,纵或有之,徒蔓辞耳,虽多亦奚以为”<sup>①</sup>。在纷繁芜杂的易学研究中,“主一先生之言,以尽废诸家,虽未免于太狭,然宋儒说《易》,其途至杂,言数者或失之巧,言理者或失之凿,求其平正通达,显有门径可循者,终以朱子为得中”<sup>②</sup>。

第二,拓展了后人研究易学的范围。《周易本义》刊行后,“《易》道大明,久为天下学士所服习”<sup>③</sup>。自宋迄清,出现了很多《周易本义》之类产品。宋元年间,对于“朱子《易本义》一书,疏明其义者,有董楷之《正书》,蔡渊之《训解》,胡炳文之《通释》,胡一桂之《附录纂注》,董真卿之《会通》。而熊良辅之《集成》,亦其一也”。<sup>④</sup>明清时期,随着朱子学说的流播,对《周易本义》的研究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层次。明人张谦“潜心《易》学,笃信朱子《本义》,反复研究,盖亦有年。尝以明经举大学正,讲授之暇,遂取诸家之说而去取焉,剪其繁芜,撮其精要,间或附以己意,融会贯通,自成一家”,撰成《周易本义集说》<sup>⑤</sup>。蔡清亦是“专以发明朱子《本义》为主”,其《易经蒙引》“实多与《本义》异同……朱子不全从程《传》,而能发明程《传》者莫若朱

① 朱彝尊:《周易本义》卷三十一。

② 《四库全书总目·周易本义通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纳兰性德:《通志堂集》卷十,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1996 年版,第 45 页。

④ 纳兰性德:《通志堂集》卷十一,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1996 年版,第 48 页。

⑤ (明)王瓚、(明)蔡芳编、胡珠生校注:《弘治温州府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634—635 页。

子,清不全从《本义》,而能发明《本义》者,莫若清。”<sup>①</sup>清人惠栋的《周易本义辩证》五卷,“则据古本返朱子易之旧,先经二卷,次传十卷。并采《古易音训》附之,且据《说文》、《玉篇》、《广韵》以补《音训》之未备,且据李公传、胡一桂、董楷、胡炳文之说改正坊刻之讹字,间以朱子《语类》、程《传》、《汉儒之易说》,补《本义》之未备。亦有功于《易本义》云。”<sup>②</sup>

第三,强调《周易》乃卜筮之书,驳正学界对《周易》的误读。朱熹提出“上古之时,民心昧然,不知吉凶所在,故圣人作《易》教之。卜筮吉则行之,凶则避之,此是开物成务之道”。(《周易传义附录·朱子易纲领》)正是朱熹对《周易》卦爻辞的合理阐释,故“朱子《本义》,辞益简严深,探古圣因卜筮教人之本意,而不堕于诸儒术数之末流”。(董楷《周易传义附录原序》)朱熹“《易》本卜筮之书”的论断,“可以说是企图恢复《周易》的本来面貌,不仅对当时的义理学派,对象数学派的《周易》观也是一大冲击,在经学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sup>③</sup>

正是缘于朱熹《周易本义》的影响之大,后人以《本义》为对象予以探究的著作甚多,如宋元时期的主要著述有:董楷《周易传易附录》、元胡一桂《易本义附录纂疏》、胡炳文《周易本义通释》、熊良辅《周易本义集成》、董养性《周易订疑》、张子清《周易本义附录集注》;明清时期的主要著述有:明代蔡清《易经蒙引》、张谦《易本义集说》、成矩编《别本周易本义》、胡广等《周易大全》,清人朱轼《周易传义合订》、姜兆锡《周易本义述蕴》、胡良显《周易本义》、李文炤《周易本义拾遗》、王宏《周易筮述》、王又仆《易翼述信》、李鸣盛《周易本义直讲》、吴曰慎《周易本义翼》、《周易本义爻徵》、潘元懋《周易广义》、纪磊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五“经部五·易类五·易经蒙引”,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中国台湾)徐芹庭著:《易经源流:中国易经学史》下册,中国书店2008年版,第882—883页。

③ 朱伯崑:《易学哲学史》,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第418页。

《周易本义辨证补订》、蔡绍江《周易本义补说》、丁鼎时和吴瑞麟撰《周易本义正解》、胡方《周易本义注》、《周易本义阐旨》、姚章《周易本义引蒙》、苏了心《增订周易本义补》。

#### 四、点校凡例

1. 在校勘底本上,以中国书店 1987 年版的《周易本义》(此本是影印商务印书馆 1922 年版)为底本,属于十二卷宋槧本<sup>①</sup>。同时参校书目有:《原本周易本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简称“四库本”、清明善堂刻本(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6 年放大影印)简称“清明善堂刻本”、《周易传义附录》十四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等。另外,在校校时还参考了苏勇校注《周易本义》十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版),简称“苏本”;王铁校点《周易本义》十二卷(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简称“王本”;廖明春点校《周易本义》四卷(中华书局 2009 年版),简称“廖本”。

2. 在点校基本原则,力图保证不改动原本面貌。但对缺笔的字,诸如“恒”字作了更正。在校校过程中,诸本间有所异义的,不改动原文,皆在注中予以说明。

3. 在文后所附内容上,主要摘录有关《周易本义》的序跋、对《周易本义》版本的介绍及其相关著录和研究,便于学界更好了解《周易本义》传播史及其研究史。

《周易》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我们在点校中难免出现一些问题,敬请学者批评指正。在校校中,我们参考了一些学者的成果,特表示谢意!

点校者

2010 年 6 月于华中师范大学

<sup>①</sup> 按:文中所有“恒”字皆为缺笔,应该是避讳宋真宗赵恒的“恒”字。

# 目 录

前言	(1)
吴革序	(1)
易图	(1)
河图	(1)
洛书	(2)
伏羲八卦次序	(2)
伏羲八卦方位	(3)
伏羲六十四卦次序	(4)
伏羲六十四卦方位	(5)
文王八卦次序	(6)
文王八卦方位	(6)
卦变图	(7)
卷一 周易上经	(1)
乾	(1)
坤	(2)
屯	(4)
蒙	(5)
需	(6)
讼	(6)
师	(7)
比	(8)
小畜	(9)

履	(9)
泰	(10)
否	(11)
同人	(11)
大有	(12)
谦	(13)
豫	(13)
随	(14)
蛊	(15)
临	(16)
观	(16)
噬嗑	(17)
贲	(18)
剥	(18)
复	(19)
无妄	(20)
大畜	(20)
颐	(21)
大过	(22)
坎	(22)
离	(23)
<b>卷二 周易下经</b>	(24)
咸	(24)
恒	(25)
遁	(26)
大壮	(26)
晋	(27)
明夷	(28)
家人	(28)

---

睽	(29)
蹇	(30)
解	(31)
损	(31)
益	(32)
夬	(33)
姤	(34)
萃	(34)
升	(35)
困	(36)
井	(37)
革	(37)
鼎	(38)
震	(39)
艮	(40)
渐	(41)
归妹	(41)
丰	(42)
旅	(43)
巽	(43)
兑	(44)
涣	(45)
节	(45)
中孚	(46)
小过	(47)
既济	(48)
未济	(48)
卷三 周易象上传	(50)
卷四 周易象下传	(56)

卷五 周易象上传 .....	(62)
卷六 周易象下传 .....	(69)
卷七 周易系辞上传 .....	(76)
卷八 周易系辞下传 .....	(86)
卷九 周易文言传 .....	(93)
卷十 周易说卦传 .....	(98)
卷十一 周易序卦传 .....	(102)
卷十二 周易杂卦传 .....	(105)
卷末上 周易五赞 .....	(107)
原象 .....	(107)
述旨 .....	(108)
明筮 .....	(108)
稽类 .....	(109)
警学 .....	(109)
卷末下 筮仪 .....	(110)
附录一 序跋 .....	(113)
新锓《周易本义》后序(杨守陈) .....	(113)
跋《周易本义》咸淳本(钱大昕) .....	(114)
清江南书局刊十二卷本跋(李鸿章) .....	(114)
《文公易说》序 .....	(115)
董氏《周易程朱氏说》序 .....	(116)
新校《周易本义》跋(孙葆田) .....	(117)
宋本《周易本义》跋(陈鱣) .....	(118)
宋咸淳本《周易本义》跋(陈鱣) .....	(118)
跋仿宋本朱子《周易本义》(钱泰吉) .....	(119)
宋本《周易本义》十二卷八册二函(杨绍和) .....	(120)
元刊本《周易本义》跋(朱彝尊) .....	(123)
又(顾广誉) .....	(123)
跋《周易本义》(汪由敦) .....	(124)

---

《周易本义》跋(彭元瑞).....	(124)
《周易本义序》(曹寅).....	(125)
跋《周易本义》(陆子传录本).....	(125)
重刊《周易本义》原本序(段玉裁).....	(125)
附录二 版本.....	(128)
附录三 著录.....	(142)
附录四 相关研究.....	(154)



## 卷一

### 周易上经

周，代名也；《易》，书名也。其卦本伏羲所画，有交易变易之义，故谓之易。其辞则文王、周公所系，故系之周。以其简帙重大，故分为上下两篇。经则伏羲之画，文王、周公之辞也。并孔子所作之传十篇，凡十二篇。中间颇为诸儒所乱，近世晁氏始正其失，而未能尽合古文。吕氏又更定，著为《经》二卷、《传》十卷，乃复孔氏之旧云。

䷀(乾下乾上)乾：元亨，利贞。六画者，伏羲所画之卦也。一者，奇也，阳之数也。乾者，健也，阳之性也。本注“乾”字，三画卦之名也。下者，内卦也；上者，外卦也。经文“乾”字，六画卦之名也。伏羲仰观俯察，见阴阳有奇耦之数，故画一奇以象阳，画一耦以象阴。见一阴一阳，有各生一阴一阳之象，故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见阳之性健，而其成形之大者为天，故三奇之卦名之曰乾，而拟之于天也。三画已具，八卦已成，则又三倍其画，以成六画，而为①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也。此卦六画皆奇，上下皆乾，则阳之纯而健之至也。故乾之名，天之象，皆不易焉。“元亨，利贞”，文王所系之辞，以断一卦之吉凶，所谓彖辞者也。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贞，正而固也。文王以为乾道大通而至正，故于筮得此卦，而六爻皆不变者，言其占当得大通，而必利在正固，然后可以保其终也。此圣人所以作《易》教人卜筮，而可以开物成

---

① “为”字，四库四卷本、清明善堂刻本、廖本，此处为“于”字。

务之精意。余卦放此。初九：潜龙，勿用。初九者，卦下阳爻之名。凡画卦者，自下而上，故以下爻为初。阳数，九为老，七为少，老变而少不变，故谓阳爻为九。“潜龙勿用”，周公所系之辞，以断一爻之吉凶，所谓爻辞者也。潜，藏也；龙，阳物也。初阳在下，未可施用，故其象为潜龙，其占曰勿用。凡遇乾而此爻变者，当观此象而玩其占也。余爻放此。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二，谓自下而上，第二爻也。后放此。九二：刚健中正，出潜离隐，泽及于物，物所利见。故其象为“见龙在田”，其占为“利见大人”。九二：虽未得位，而大人之德已著，常人不足以当之。故值此爻之变者，但为利见此人而已，盖亦谓在下之大人也。此以爻与占者相为主宾，自为一例。若有见龙之德，则为利见九五在上之大人矣。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九，阳爻；三，阳位。重刚不中，居下之上，乃危地也。然性体刚健，有能乾乾惕厉之象，故其占如此。君子，指占者而言。言能忧惧如是，则虽处危地而无咎也。九四：或跃在渊，无咎。“或”者，疑而未定之辞；“跃”者，无所缘而绝于地，特未飞耳；“渊”者，上空下洞，深昧不测之所，龙之在是。若下于田，或跃而起，则向乎天矣。九阳四阴，居上之下，改革之际，进退未定之时也，故其象如此。其占能随时进退，则无咎也。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刚健中正，以居尊位，如以圣人之德，居圣人之位，故其象如此，而占法与九二同，特所利见者，在上之大人耳<sup>①</sup>。若有其位，则为利见九二在下之大人也。上九：亢龙有悔。上者，最上一爻之名；亢者，过于上而不能下之意也。阳极于上，动必有悔，故其象占如此。用九：见群龙无首，吉。用九：言凡筮得阳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盖诸卦百九十二阳爻之通例也。以此卦纯阳而居首，故于此发之。而圣人因系之辞，使遇此卦而六爻皆变者，即此占之。盖六阳皆变，刚而能柔，吉之道也，故为群龙无首之象，而其占为如是则吉也。《春秋传》曰：乾之坤，曰“见群龙无首，吉”。盖即纯坤卦辞，“牝马之贞”、“先迷后得”、“东北丧朋”之意。

䷁(坤下坤上)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者，耦也，阴之数


① “耳”字，清明善堂刻本、苏本、廖本皆为“尔”字。

也。坤者，顺也，阴之性也。注中者，三画卦之名也；经中者，六画卦之名也。阴之成形，莫大于地。此卦三画皆耦，故名坤而象地，重之又得坤焉。则是阴之纯、顺之至，故其名与象皆不易也。牝马，顺而健行者。阳先阴后。阳主义，阴主利。西南，阴方；东北，阳方。安，顺之为也；贞，健之守也。遇此卦者，其占为大亨，而利以顺健为正。如有所往，则先迷后得，而主于利。往西南则得朋，往东北则丧朋。大抵能安于正则吉也。初六：履霜，坚冰至。六，阴爻之名。阴数六老而八少，故谓阴爻为六也。霜，阴气所结，盛则水冻而为冰。此爻阴始生于下，其端甚微，而其势必盛，故其象如履霜，则知坚冰之将至也。夫阴阳者，造化之本，不能相无，而消长有常，亦非人所能损益也。然阳主生，阴主杀，则其类有淑慝之分焉。故圣人作《易》，于其不能相无者，既以健顺、仁义之属明之，而无所偏主。至其消长之际，淑慝之分，则未尝不致其扶阳抑阴之意焉。盖所以赞化育而参天地者，其旨深矣。不言其占者，谨微之意，已可见于象中矣。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柔顺正固，坤之直也。赋形有定，坤之方也。德合无疆，坤之大也。六二柔顺而中正，又得坤道之纯者，故其德内直外方，而又盛大，不待学习而无不利。占者有其德，则其占如是也。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六阴三阳，内含章美，可贞以守。然居下之上，不终含藏。故或时出而从上之事，则始虽无成，而后必有终。爻有此象，故戒占者有此德，则如此占也。六四：括囊，无咎无誉。括囊，言结囊口而不出也；誉者，过实之名。谨密如是，则无咎而亦无誉矣。六四重阴不中，故其象、占如此。盖或事当谨密，或时当隐遁也。六五：黄裳，元吉。黄，中色；裳，下饰。六五以阴居尊，中顺之德，充诸内而见于外，故其象如此，而其占为大善之吉也。占者德必如是，则其占亦如是矣。《春秋传》：南蒯将叛，筮得此爻，以为大吉。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外强内温，忠也；和以率贞，信也。故曰：‘黄裳，元吉。’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饰也；元，善之长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饰。事不善，不得其极。”且夫易不可以占险。二者<sup>①</sup>有阙，筮虽当<sup>②</sup>，未也。后蒯果败，此可以见占法矣。上六：龙

① 四库本为“二者”，据清明善堂刻本、苏本、廖本、王本，此处应为“三者”。


② 据清明善堂刻本、苏本，此处应为“筮虽吉”。

战于野，其血玄黄。阴盛之极，至与阳争，两败俱伤，其象如此。占者如是，其凶可知。用六：利永贞。用六，言凡得阴爻者，皆用六而不用八，亦通例也。以此卦纯阴而居首，故发之。遇此卦而六爻俱变者，其占如此辞。盖阴柔不能固守，变而为阳，则能永贞矣。故戒占者以利永贞，即乾之利贞也。自坤而变，故不足于大<sup>①</sup>亨云。

 (震下坎上) 屯：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震、坎，皆三画卦之名。震，一阳动于二阴之下，故其德为动，其象为雷。坎，一阳陷于二阴之间，故其德为陷、为险，其象为云、为雨、为水。屯，六画卦之名也，难也，物始生而未通之意，故其为字，象艸穿地始出而未申也。其卦以震遇坎，乾坤始交而遇险、陷，故其名为屯。震动在下，坎险在上，是能动乎险中。能动虽可以亨，而在险则宜守正，而未可遽进。故筮得之者，其占为大亨而利于正，但未可遽有所往耳。又初九，阳居阴下，而为成卦之主，是能以贤下人，得民而可君之象，故筮立君者，遇之则吉也。初九：磐恒，利居贞，利建侯。磐恒，难进之貌。屯难之初，以阳在下，又居动体，而上应阴柔险陷之爻，故有磐恒之象。然居得其正，故其占利于居贞。又本成卦之主，以阳下阴，为民所归，侯之象也，故其象又如此。而占者如是，则利建以为侯也。六二：屯如遭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班，分布不进之貌；字，许嫁也。《礼》曰：“女子许嫁，笄而字。”六二：阴柔中正，有应于上，而乘初刚，故为所难，而遭回不进。然初非为寇也，乃求与己为婚媾耳。但己守正，故不之许，至于十年。数穷理极，则妄求者去，正应者合，而可许矣。爻有此象，故因以戒占者。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阴柔居下，不中不正，上无正应，妄行取困，为逐鹿无虞陷入林中象。君子见几，不如舍去。若往逐不舍，必致羞吝，戒占者宜如是也。六四：乘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阴柔居屯，不能上进，故为“乘马班如”之象。然初九守正居下，以应于己，故其占为下“求婚陷”则吉也。九五：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九五虽以阳刚中正居尊位，然当屯

① “大”字，据清明善堂刻本、苏本、廖本、王本，应为“元”字。


之时，陷于险中，虽有六二正应，而阴柔才弱，不足以济。初九得民于下，众皆归之。九五坎体，有膏润而不得施，为屯其膏之象。占者以处小事，则守正犹可获吉；以处大事，则虽正<sup>①</sup>而不免于凶。上六：乘马班如，泣血涟如。阴柔无应，处屯之终。进无所之，忧惧而已，故其象如此。


 (坎下艮上)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艮，亦三画卦名，一阳止于二阴之上，故其德为止，其象为山。蒙，昧也，物生之初，蒙昧未明也。其卦以坎遇艮，山下有险，蒙之地也。内险外止，蒙之意也，故其名为蒙。亨以下，占辞也。九二内卦之主，以刚居中，能发人之蒙者，而与六五阴阳相应，故遇此卦者，有亨道也。我，二也。童蒙，幼稚而蒙昧，谓五也。筮者明，则人当求我，而其亨在人；蓍者暗，则我当求人，而亨在我。人求我者，当视其可否而应之；我求人者，当致其精一而扣之。而明者之养蒙，与蒙者之自养，又皆利于以正也。初六：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以阴居下，蒙之甚也。占者遇此，当发其蒙。然发之之道，当痛惩而暂舍之，以观其后。若遂往而不舍，则致羞吝矣。戒占者当如是也。九二：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九二以刚阳<sup>②</sup>为内卦之主，统治群阴，当发蒙之任也。然所治既广，物性不齐，不可一概取必。而爻之德刚而不过，为能有所包容之象。又以阳受阴，为纳妇之象。又居下位而能任上事，为子克家之象。故占者有其德而当其事，则如是而吉也。六三：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六三阴柔，不中不正，女之见金夫而不能有其身之象也。占者遇之，则其取女必得如是之人，无所利矣。金夫，盖以金赂已而挑之，若鲁秋胡之为者。六四：困蒙，吝。既远于阳，又无正应，为困于蒙之象。占者如是，可羞吝也。能求刚明之德而亲近之，则可免矣。六五：童蒙，吉。柔中居尊，下应九二，纯一未发，以听于人，故其象为童蒙，而其占为如是则吉也。上九：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以刚居上，治蒙过刚，故为击蒙之象。然取必太过，政治太深，则必反为之害。惟擇其

① 据四库本可知，“虽正”二字中间脱“守”字。

② 四库本、王本作“刚阳”字，清明善堂刻本、苏本、廖本皆为“阳刚”字。

外诱以全其真纯，则虽过于严密，乃为得宜。故戒占者如此。凡事皆然，不止为海人也。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需，待也。以乾遇坎，乾健坎险，以刚遇险，而不遽进以陷于险，待之义也；孚，信之在中者也。其卦九五，以坎体中实，阳刚中正而居尊位，为有孚得正之象。坎水在前，乾健临之，将涉水而不轻进之象。故占者为有所待，而能有信，则“光亨”矣。若又得正，则吉，而“利涉大川”。正固无所不利，而涉川尤贵于能待，则不欲速而犯难也。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郊，旷远之地，未近于险之象也。而初九阳刚，又有能常于其所之象。故戒占者能如是，则无咎也。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终吉。沙，则近于险矣。言语之伤，亦灾害之小者，渐进近坎，故有此象。刚中能需，故得终吉。戒占者当如是也。九三：需于泥，致寇至。泥，将陷于险矣；寇，则害之大者。九三去险愈近，而过刚不中，故其象如此。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血者，杀伤之地；穴者，险陷之所。四交坎体，入乎险矣，故为“需于血”之象。然柔得其正，需而不进，故又为“出自穴”之象。占者如是，则虽在伤地而终得出也。九五：需于酒食，贞吉。酒食，宴乐之具，言安以待之。九五阳刚中正，需于尊位，故有此象。占者如是而正固<sup>①</sup>，则得吉也。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阴居险极，无复有需，有陷而入穴之象。下应九三，九三与下二阳，需极并进，为不速客三人之象。柔不能御，而能顺之，有敬之之象。占者当陷险中，然于非意之来，敬以待之，则得“终吉”也。

 (坎下乾上) 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讼，争辨也。上乾下坎，乾刚坎险，上刚以制其下，下险以伺其上。又为内险而外健，又为已险而彼健，皆讼之道也。九二中实，上无应与，又为加忧，且于卦变自遁而来，为刚来居二，而当下卦之中，有“有孚”而见窒，能惧而得中之象。上九过刚，居讼之极，有终极其讼之象。九五刚健中正，以居尊位，有

① 四库本、王本为“正固”，据清明善堂刻本、苏本、廖本，应为“贞固”。

“大人”之象。以刚乘险，以实履陷，有“不利涉大川”之象。故戒占者必有争辨之事，而随其所处为吉凶也。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阴柔居下，不能终讼，故其象占如此。九二：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九二阳刚，为险之主，本欲讼者也。然以刚居柔，得下之中，而上应九五，阳刚居尊，势不可敌，故其象占如此。“邑人三百户”，邑之小者，言自处卑约以免灾患，占者如是则“无眚”矣。六三：食旧德，贞厉，终吉。或从王事，无成。食，犹食邑之食，言所享也。六三阴柔，非能讼者，故守旧居正，则虽危而终吉。然或出而从上之事，则亦必无成功，占者守常而不出，则善也。九四：不克讼，复即命，渝，安贞，吉。即，就也。命，正理也。渝，变也。九四刚而不中，故有讼象。以其居柔，故又为不克，而复就正理，渝变其心，安处于正之象，占者如是则吉也。九五：讼，元吉。阳刚中正，以居尊位，听讼而得其平者也。占者遇之，讼而有理，必获申矣。上九：或锡鞶带，终朝三褫之。鞶带，命服之饰。褫，夺也。以刚居讼极，终讼而能胜之，故有锡命受服之象。然以讼得之，岂能安久？故又有“终朝三褫”之象。其占为终讼无理而或取胜，然其所得，终必失之，圣人为戒之意深矣。

䷆(坎下坤上)师：贞丈人吉，无咎。师，兵众也。下坎上坤，坎险坤顺，坎水坤地，古者寓兵于农，伏至险于大顺，藏不测于至静之中。又卦惟九二一阳，居下卦之中，为将之象。上下五阴顺而从之，为众之象。九二以刚居下而用事，六五以柔居上而任之，为人君命将出师之象，故其卦之名曰师。“丈人”，长老之称。用师之道，利于得正，而任老成之人，乃得吉而无咎。戒占者亦必如是也。初六：师出以律，否臧凶。律，法也。否臧，谓不善也。晁氏曰：“否字，先儒多作不。”是也。在卦之初，为师之始，出师之道，当谨其始，以律则吉，不臧则凶。戒占者当谨始而守法也。九二：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九二在下，为众阴所归，而有刚中之德，上应于五，而为所宠任，故其象占如此。六三：师或舆尸，凶。舆尸，谓师徒挠败，舆尸而归也。以阴居阳，才弱志刚，不中不正，而犯非其分，故其象占如此。六四：师左次，无咎。左次，谓退舍也。阴柔不中，而居阴得正，故其象如此。全师以

退，贤于六三远矣，故其占如此。六五：田有禽，利执言，无咎。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六五，用师之主，柔顺而中，不为兵端者也。敌加于己，不得已而应之，故为“田有禽”之象，而其占利以执言而无咎也。言语，辞也。长子，九二也。弟子，三四也。又戒占者，专于委任。若使君子任事，而又使小人参之，则是使之舆尸而归，故虽正<sup>①</sup>而亦不免于凶也。上六：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师之终，顺之极，论功行赏之时也。坤为土，故有开国承家之象。然小人则虽有功，亦不可使之得有爵土，但优以金帛可也。戒行赏之人，于小人则不可用此占，而小人遇之，亦不得用此爻也。

䷇(坤下坎上)比：吉。原筮，元永贞，无咎。不宁方来，后夫凶。比，亲辅也。九五以阳刚居上之中而得其正，上下五阴，比而从之，以一人而抚万邦，以四海而仰一人之象。故筮者得之，则当为人所亲辅。然必再筮以自审，有元善长永正固之德，然后可以当众之归而无咎。其未比而有所不安者，亦将皆来归之。若又迟而后至，则此交已固，彼来已晚，而得凶矣。若欲比人，则亦以是而反观之耳。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比之初，贵乎有信，则可以无咎矣。若其充实，则又有它吉也。六二：比之自内，贞吉。柔顺中正，上应九五。自内比外而得其正<sup>②</sup>，吉之道也。占者如是，则正而吉矣。六三：比之匪人。阴柔不中正，承乘应皆阴，所比皆非其人之象。其占大凶，不言可知。六四：外比之，贞吉。以柔居柔，外比九五，为得其正，吉之道也。占者如是，则正而吉矣。九五：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一阳居尊，刚健中正，卦之群阴皆来比己。显其比而无私，如天子不合围，开一面之网，来者不拒，去者不追，故为“用三驱，失前禽”而“邑人不诫”之象。盖虽私属，亦喻上意，不相警备以求必得也。凡此皆吉之道，占者如是则吉也。上六：比之无首，凶。阴柔居上，无以比下，凶之道也，故为无首之象，而其占则凶也。

①② 四库本、王本此处为“正”字，而清明善堂本、苏本、廖本为“贞”字。



䷆(乾下巽上)小畜：亨。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巽，亦三画卦之名，一阴伏于二阳之下，故其德为巽、为人，其象为风、为木。小，阴也；畜，止之义也。上巽下乾，以阴畜阳。又卦唯六四一阴，上下五阳皆为所畜，故为“小畜”。又以阴畜阳，能系而不能固，亦为所畜者小之象。内健外巽，二五皆阳，各居一卦之中，而用事有刚而能中，其志得行之象，故其占当得亨通。然畜未极而施未行，故有“密云不雨，自我西郊”之象。盖“密云”，阴物；“西郊”，阴方；“我”者，文王自我也。文王演《易》于羑里，视岐周为西方，正“小畜”之时也。筮者得之，则占亦如其象云。初九：复自道，何其咎？吉。下卦乾体，本皆在上之物，志欲上进，而为阴所畜。然初九体乾，居下得正，前远于阴，虽与四为正应，而能自守以正，不为所畜，故有进复自道之象。占者如是，则无咎而吉也。九二：牵复，吉。三阳志同，而九二渐近于阴，以其刚中，故能与初九牵连而复，亦吉道也。占者如是，则吉矣。九三：舆说辐，夫妻反目。九三亦欲上进，然刚而不中，迫近于阴，而又非正应，但以阴阳相说，而为所系畜，不能自进，故有“舆说辐”之象。然以志刚，故又不能平而与之争，故又为“夫妻反目”之象。戒占者如是，则不得进而有所争也。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以一阴畜众阳，本有伤害忧惧，以其柔顺得正，虚中巽体，二阳助之，是“有孚”，而“血去惕出”之象也，“无咎”宜矣。故戒占者亦有其德，则无咎也。九五：有孚挛如，富以其邻。巽体三爻，同力畜乾，邻之象也。而九五居中处尊，势能有为以兼乎上下，故为“有孚挛固”，用富厚之力而以其邻之象。以，犹《春秋》“以某师”之“以”，言能左右之也。占者“有孚”，则能如是也。上九：既雨既处，尚德载。妇贞厉，月几望，君子征凶。畜极而成，阴阳和矣，故为“既雨既止”<sup>①</sup>之象。盖尊尚阴德，至于积满而然也。阴加于阳，故虽正亦厉。然阴既盛而亢阳，则君子亦不可以有行矣。其占如此，为戒深矣。

䷉(兑下乾上)履：虎尾，不咥人，亨。兑，亦三画卦之名，一阴见于二阳之上，故其德为说，其象为泽。履，有所蹑而进之意也。以兑遇乾，和说以蹑刚强之后，有履虎尾而不见伤之象。故其卦为履，而占如是也。人能如是，则

① 四库本、王本作“既雨既止”，清明善堂刻本、苏本、廖本作“既雨既处”。

处危而不伤矣。初九：素履，往，无咎。以阳在下，居履之初，未为物迁，率其素履者也。占者如是，则“往”而“无咎”也。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贞吉。刚中在下，无应于上，故为“履道”平坦，幽独守贞之象。“幽人”“履道”而遇其占，则正<sup>①</sup>而吉矣。六三：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六三不中不正，柔而志刚，以此履乾，必见伤害，故其象如此。而占者凶，又为刚武之人得志而肆暴之象，如秦政、项籍，岂能久也。九四：履虎尾，愬愬，终吉。九四亦以不中不正，履九五之刚，然以刚居柔，故能戒惧而得终吉。九五：夬履，贞厉。九五以刚中正履帝位，而下以兑说应之，凡事必行，无所疑碍，故其象为夬。决其履，虽使得正，亦危道也。故其占为虽正而危，为戒深矣。上九：视履考祥，其旋元吉。“视履”之终，以考其祥，周旋无亏，则得“元吉”。占者祸福，视其所履而未定也。

䷊(乾下坤上)泰：小往大来，吉亨。泰，通也。为卦天地交而二气通，故为泰，正月之卦也。小，谓阴；大，为<sup>②</sup>阳。言坤往居外，乾来居内。又自归妹来，则六往居四，九来居三也。占者有刚阳之德，则“吉”而“亨”矣。初九：拔茅茹，以其汇，征吉。三阳在下，相连而进，“拔茅”连“茹”之象，征行之吉也。占者阳刚，则其征吉矣。郭璞《洞林》读至“汇”字绝句。下卦放此。九二：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九二以刚居柔，在下之中，上有六五之应，主乎泰而得中道者也。占者能包容荒秽，而果断刚决，不遗遐远，而不昵朋比，则合乎此爻中行之道矣。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将过乎中，泰将极而否欲来之时也。恤，忧也；孚，所期之信也。戒占者艰难守正<sup>③</sup>，则无咎而有福。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已过乎中，泰已极矣。故三阴翩然而下复，不待富而其类从之，不待戒令而信也。其占为有小人合交以害正道，君

① 四库本、王本作“正”字，清明善堂刻本、苏本、廖本作“贞”字。

② 据四库本、清明善堂刻本、苏本等，“为”字应为“谓”字。

③④ 四库本、王本作“正”字，清明善堂刻本、苏本、廖本作“贞”字。

子所当戒也。阴虚阳实，故凡言不富者，皆阴爻也。六五：帝乙归妹，以祉元吉。以阴居尊，为泰之主，柔中虚已，下应九二，吉之道也。而“帝乙归妹”之时，亦尝占得此爻。占者如是，则有祉而元吉矣。凡经以古人为言，如高宗、箕子之类者，皆放此。上六：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泰极而否，“城复于隍”之象。戒占者不可力争，但可自守。虽得其正<sup>③</sup>，亦不免于羞吝也。

䷋(坤下乾上)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否，闭塞也，七月之卦也。正与泰反，故曰“匪人”，谓非人道也，其占不利于君子之正道。盖乾往居外，坤来居内，又自渐卦而来，则九往居四，六来居三也。或疑“之匪人”三字衍文，由比六三而误也，《传》不特解，其义亦可见。初六：拔茅茹，以其汇，贞吉亨。三阴在下，当否之时，小人连类而进之象。而初之恶则未形也，故戒其贞则吉而亨。盖能如是，则变而为君子矣。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阴柔而中正，小人而能包容承顺乎君子之象，小人之吉道也。故占者，小人如是则吉，大人则当安守其否而后道亨。盖不可以彼“包承”于我，而自失其守也。六三：包羞。以阴居阳而不中正，小人志于伤善而未能也，故为包羞之象。然以其未发，故无凶咎之戒。九四：有命无咎，畴离祉。否，过中矣，将济之时也。九四以阳居阴，不极其刚，故其占为“有命无咎”。而畴类三阳，皆获其福也。命，谓天命。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阳刚中正以居尊位，能休时之。否，大人之事也。故此爻之占，大人遇之则吉。然又当戒惧，如《系辞传》所云也。上九：倾否，先否后喜。以阳刚居否极，能倾时之否者也。其占为“先否后喜”。

䷌(离下乾上)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离，亦三画卦之名。一阴丽于二阳之间，故其德为丽、为文明，其象为火、为日、为电。同人，与人同也。以离遇乾，火上同于天。六二得位得中，而上应九五。又卦唯一阴，而五阳同与之，故为同人。于野，谓旷远而无私也。有亨道矣，以健而行，故能涉川。为卦内文明而外刚健，六二中正而有应，则君子之道也。占者能如是，

则亨而又可涉险，然必其所同合于君子之道，乃为利也。初九：同人于门，无咎。同人之初，未有私主。以刚在下，上无系应，可以无咎，故其象、占如此。六二：同人于宗，吝。宗，党也。六二虽中且正，然有应于上，不能大同，而系于私，吝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刚而不中，上无正应，欲同于二而非其正。惧九五之见攻，故有此象。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刚不中正，又无应与，亦欲同于六二，而为三所隔，故为“乘墉”以攻之象。然以居柔<sup>①</sup>，故有自反而不克攻之象。占者如是，则是能改过而得吉也。九五：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五刚中正，二以柔中正，相应于下，同心者也。而为三四所隔，不得其同。然义理所同，物不得而间之，故有此象。然六二柔弱，而三四刚强，故必用大师以胜之，然后得相遇也。上九：同人于郊，无悔。居外无应，物莫与同，然亦可以无悔，故其象占如此。郊，在野之内，未至于旷远，但荒僻无与同耳。

䷌(乾下离上)大有：元亨。大有，所有之大也。离居乾上，火在天上，无所不照。又六五一阴，居尊得中，而五阳应之，故为“大有”。乾健离明，居尊应天，有亨之道。占者有其德，则大善而亨也。初九：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虽当大有之时，然以阳居下，上无系应，而在事初，未涉乎害者也，何咎之有？然亦必艰以处之，则无咎。戒占者宜如是也。九二：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刚中在下，得应乎上，为“大车以载”之象。有所往而如是，可无咎矣。占者必有此德，乃应其占也。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亨，《春秋传》作“享”，朝献也<sup>②</sup>。古者“亨通”之“亨”、“享献”之“享”、“烹飪”之“烹”，皆作“亨”字。九三居下之上，公侯之象。刚而得正，上有六五之君，虚中下贤，故为享于天子之象。占者有其德，则其占如是。小人无刚正之德，则虽得此爻，不能当也。九四：匪其彭，无咎。“彭”字，音义未详。程《传》

① 四库本作“然以其居柔”，据清明善堂刻本、苏本、王本等，此处应作“然以刚居柔”。

② 作“谓朝献也”，据清明善堂刻本、苏本、王本、廖本，此处脱一“谓”字。

曰“盛貌”，理或当然。六五柔中之君，九四以刚近之，有僭偪之嫌。然以其处柔也，故有不极其盛之象，而得无咎。戒占者宜如是也。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大有之世，柔顺而中，以处尊位。虚己以应九二之贤，而上下归之，是其孚信之交也。然君道贵刚，太柔则废，当以威济之则吉，故其象、占如此。此亦戒辞也。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大有之世，以刚居上，而能下从六五，是能履信思顺而尚贤也，满而不溢，故其占如此。

䷎(艮下坤上)谦：亨，君子有终。谦者，有而不居之义。止乎内而顺乎外，谦之意也。山至高而地至卑，乃屈而止于其下，谦之象也。占者如是，则亨通而有终矣。有终，谓先屈而后伸也。初六：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以柔处下，谦之至也，君子之行也。以此涉难，何往不济。故占者如是，则利以涉川也。六二：鸣谦，贞吉。柔顺中正，以谦有闻，正而且吉者也，故其占如此。九三：劳谦，君子有终，吉。卦唯一阳，居下之上，刚而得正，上下所归，有功劳而能谦，尤人所难，故有终而吉。占者如是，则如其应矣。六四：无不利，撝谦。柔而得正，上而能下，其占无不利矣。然居九三之上，故戒以更当发挥其谦，以示不敢自安之意也。六五：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以柔居尊，在上而能谦者也，故为不富而能以其邻之象。盖从之者众矣。犹有未服者，则利以征之，而于它事亦无不利。人有是德，则如其占也。上六：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谦极有闻，人之所与，故可用行师。然以其质柔而无位，故可以征己之邑国而已。


䷏(坤下震上)豫：利建侯，行师。豫，和乐也，人心和乐以应其上。九四一阳，上下应之。其志得行，又以坤遇震，为顺以动，故其卦为豫，而其占利以立君、用师也。初六：鸣豫，凶。阴柔小人，上有强援，得时主事，故不胜其豫，而以自鸣，凶之道也，故其占如此。卦之得名，本为和乐，然卦辞为众乐之义。爻辞除九四与卦同外，皆为自乐，所以有吉凶之异。六二：介于石，不终日，贞吉。豫虽主乐，然易以溺人，溺则反而忧矣。卦独此爻中而得正，是上下皆溺于豫，而独能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也。其德安静而坚确，故

其思虑明审，不俟终日而见凡事之几微也。《大学》曰：“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意正如此。占者如是，则正而吉矣。六三：盱豫，悔，迟有悔。盱，上视也。阴不中正而近于四，四为卦主，故六三上视于四而下溺于豫，宜有悔者也，故其象如此。而其占为事当速悔，若悔之迟，则必有悔也。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九四，卦之所由以为豫者也，故其象如此，而其占为“大有得”。然又当至诚不疑，则朋类合而从之矣，故又因而戒之。簪，聚也，又速也。六五：贞疾，恒不死。当豫之时，以柔居尊，沉溺于豫。又乘九四之刚，众不附而处势危，故为“贞疾”之象。然以其得中，故又为“常<sup>①</sup>不死”之象。即象而观，占在其中矣。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以阴柔居豫极，为昏冥于豫之象。以其动体，故又为其事虽成而能有渝之象。戒占者如是，则能补过而无咎，所以广迁善之门也。

䷐(震下兑上)随：元亨，利贞，无咎。随，从也。以卦变言之，本自困卦，九来居初；又自噬嗑，九来居五；而自未济来者，兼此二变，皆刚来随柔之义。以二体言之，为此动而彼说，亦随之义，故为随。己能随物，物来随己，彼此相从，其通易矣，故其占为“元亨”。然必利于正，乃得“无咎”。若所随不正，则虽大亨而不免于有咎矣。《春秋传》穆姜曰：“有是四德，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今按四德虽非本义，然其下云云，深得占法之意。初九：官有渝，贞吉。出门交有功。卦以物随为义，爻以随物为义。初九以阳居下，为震之主，卦之所以为随者也。既有所随，则有所偏主而变其常矣，惟得其正则吉。又当出门以交，不私其随，则有功也。故其象、占如此，亦因以戒之。六二：系小子，失丈夫。初阳在下而近，五阳正应而远。二阴柔不能自守，以须正应，故其象如此。凶吝可知，不假言矣。六三：系丈夫，失小子。随有求得，利居贞。丈夫，谓九四；小子，亦谓初也。三近系四而失于初，其象与六二正相反。四阳当任而已随之，有求必得，然非正应，故有不正而为邪媚之嫌，故其占如此，而又戒以居贞也。九四：随有获，贞凶。有

① 四库本、王本作“常不死”，清明善堂刻本、苏本、廖本作“恒不死”，此处应为“恒不死”。

孚在道以明，何咎？九四以刚居上之下，与五同德，故其占“随”而“有获”。然势凌<sup>①</sup>于五，故虽正而凶。惟有孚在道而明，则上安而下从之，可以无咎也。占者当时之任，宜审此戒。九五：孚于嘉，吉。阳刚中正，下应中正，是信于善也。占者如是，其吉宜矣。上六：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亨于西山。居随之极，随之固结而不可解者也。诚意之极，可通神明，故其占为“王用亨于西山”。“亨”，亦当作祭享之“享”。自周而言，岐山在西。凡筮祭山川者得之，其诚意如是则吉也。

 (巽下艮上) 蛊：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蛊，坏极而有事也。其卦艮刚居上，巽柔居下，上下不交，下卑巽而上苟止，故其卦为蛊。或曰刚上柔下，谓卦变自贲来者，初上二下；自井来者，五上上下下；自既济来者兼之，亦刚上而柔下，皆所以为蛊也。蛊坏之极，乱当复治，故其占为“元亨”，而“利涉大川”。甲，日之始，事之端也。“先甲三日”，辛也；“后甲三日”，丁也。前事过中而将坏，则可自新，为后事之端<sup>②</sup>，而不使至于大坏。后事方始而尚新，然便<sup>③</sup>当致其丁宁之意，以监前事之失，而不使至于速坏。圣人之深戒也。初六：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干，如木之干，枝叶之所附而立者也。蛊者，前人已坏之绪，故诸爻皆有父母之象。子能干之，则飭治而振起矣。初六蛊未深而事易济，故其占为有子，则能治蛊，而考得“无咎”，然亦危矣。戒占者宜如是。又知危而能戒，则终吉也。九二：干母之蛊，不可贞。九二刚中，上应六五，子干母蛊而得中之象。以刚承柔而治其坏，故又戒以不可坚正<sup>④</sup>，言当巽以入之也。九三：干父之蛊，小有悔，无大咎。过刚不中，故“小有悔”。巽体得正，故“无大咎”。六四：裕父之蛊，往见吝。以阴居阴，不能有为，宽裕以治，蛊之象也。如是，则蛊将日深，故“往”则“见吝”，戒占者不可如是也。六五：干父之蛊，用誉。柔中居尊，

① 四库本、王本作“凌”字，清明善堂刻本、苏本、廖本作“陵”字。

② 据清明善堂刻本、苏本、王本、廖本，可知“为”字前脱一“以”字。

③ 据清明善堂刻本、苏本、王本、廖本，“便”字当为“更”字。

④ 四库本、王本作“正”字，清明善堂刻本、苏本、廖本作“贞”字。

而九二承之以德，以此干蛊，可致闻誉，故其象占如此。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刚阳居上，在事之外，故为此象。而占与戒皆在其中矣。

䷒(兑下坤上)临：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临，进而凌逼于物也。二阳浸长以逼于阴，故为临，十二月之卦也。又其为卦，下兑说，上坤顺，九二以刚居中，上应六五，故占者大亨而利于正。然至于八月当有凶也。八月，谓自复卦一阳之月，至于遁卦二阴之月，阴长阳遁之时也。或曰：八月，谓夏正八月，于卦为观，亦临之反对也。又因占而戒之。初九：咸临，贞吉。卦唯二阳，遍临四阴，故二爻皆有“咸临”之象。初九刚而得正，故其占为“贞吉”。九二：咸临，吉，无不利。刚得中而势上进，故其占“吉”而“无不利”也。六三：甘临，无攸利。既忧之，无咎。阴柔不中正，而居下之上，为以甘说临人之象。其占固无所利，然能忧而改之，则“无咎”也。勉人迁善，为教深矣。六四：至临，无咎。处得其位，下应初九，相临之至，宜无咎者也。六五：知临，大君之宜，吉。以柔居中，下应九二，不自用而任人，乃知之事，而“大君之宜”，“吉”之道也。上六：敦临，吉，无咎。居卦之上，处临之终。“敦”厚于“临”，“吉”而“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坤下巽上)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观者，有以示人<sup>①</sup>，而为人所仰也。九五居上，四阴仰之，又内顺外巽，而九五以中正示天下，所以为观。盥，将祭而洁手也；荐，奉酒食以祭也。颙然，尊严之貌。言致其洁清而不轻自用，则其孚信在中，而颙然可仰。戒占者宜如是也。或曰：“有孚颙若”，谓在下之人，信而仰之也。此卦四阴长而二阳消，正为八月之卦，而名卦系辞更取它义，亦扶阳抑阴之意。初六：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卦以观示为义，据九五为主也；爻以观瞻为义，皆观乎九五也。初六阴柔在下，不能远见。童观之象，小人之道，君子之羞也。故其占，在小人则无咎，君子得之，则可羞矣。六二：窥观，利女贞。阴柔居内而观乎外，窥观之象，女子之正也，故

① 四库本、廖本作“有以示人”，清明善堂刻本作“有以中正示人”。




其占如此。丈夫得之，则非所利矣。六三：观我生进退。六三居下之上<sup>①</sup>，可进可退，故不观九五，而独观己所行之通塞以为进退，占者宜自审也。六四：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六四最近于五，故有此象。其占为利于朝觐、进仕也。九五：观我生，君子无咎。九五阳刚中正，以居尊位，其下四阴，仰而观之，君子之象也。故戒居此位，得此占者，当观己所行，必其阳刚中正亦如是焉，则得无咎也。上九：观其生，君子无咎。上九阳刚，居尊位之上，虽不当事任，而亦为下所观，故其戒辞略与五同，但以我为其，小有主宾之异耳。


䷥(震下离上)噬嗑：亨，利用狱。噬，啖也；嗑，合也。物有间者，啖而合之也。为卦上下两阳而中虚，颐口之象。九四一阳间于其中，必啖之而后合，故为噬嗑。其占当得亨通者，有间故不通，啖之而合，则亨通矣。又三阴三阳，刚柔中半，下动上明，下雷上电，本自益卦六四之柔。上行以至于五而得其中，是以以阴居阳<sup>②</sup>，虽不当位而“利用狱”。盖治狱之道，惟威与明而得其中之为贵。故筮得之者，有其德，则应其占也。初九：履校灭趾，无咎。初上无位，为受刑之象。中四爻为用刑之象。初在卦始，罪薄过小，又在卦下，故为“履校灭趾”之象。止恶于初，故得“无咎”。占者小伤而“无咎”也。六二：噬肤灭鼻，无咎。祭有肤鼎，盖肉之柔脆，噬而易嗑者。六二中正，故其所治如噬肤之易。然以柔乘刚，故虽甚易，亦不免于伤灭其鼻。占者虽伤而终“无咎”也。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腊肉，谓兽腊。全体骨而为之者，坚韧之物也。阴柔不中正，治人而人不服，为噬腊肉遇毒之象。占虽小吝，然时当噬嗑，于义为“无咎”也。九四：噬干肺，得金矢。利艰贞，吉。肺，肉之带骨者，与“馑”通。《周礼》：狱讼入钧金、束矢而后听之。九四以刚居柔，得用刑之道，故有此象。言所噬愈坚，而得听讼之宜也。然必利于艰难正固

① 据清明善堂刻本注、苏本、廖本，可知“六三居下之上”一句前面脱“我生，我之所行也”一句。

② 四库本、王本作“是以以阴居阳”，清明善堂刻本作“是知以阴居阳”，廖本作“是以阴居阳”。

则吉。戒占者宜如是也。六五：噬干肉，得黄金。贞厉，无咎。噬干肉，难于肤而易于腊肺者也。黄，中色；金，亦谓钧金。六五柔顺而中，以居尊位，用刑于人，人无不服，故有此象。然必“贞厉”乃得“无咎”。亦戒占者之辞<sup>①</sup>。上九：何校灭耳，凶。何，负也。过极之阳，在卦之上，恶极罪大，“凶”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离下艮上) 贲：亨，小利有攸往。贲，饰也。卦自损来者，柔自三来而文二，刚自二上而文三。自既济而来者，柔自上而来而文五，刚自五上而文上。又内离而外艮，有文明而各得其分之象，故为“贲”。占者以其柔来文刚，阳得阴助，而离明于内，故为“亨”。以其刚上文柔，而艮止于外，故小利有攸往。初九：贲其趾，舍车而徒。刚德明体，自贲于下，为舍非道之车，而安于徒步之象。占者自处当如是也。六二：贲其须。二以阴柔居中正，三以阳刚而得正，皆无应与，故二附三而动，有贲须之象。占者宜从上之阳刚而动也。九三：贲如，濡如，永贞吉。一阳居二阴之间，得其贲而润泽者也。然不可溺于所安，故有永贞之戒。六四：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皤，白也；马，人所乘。人白则马亦白矣。四与初相贲者，乃为九三所隔，而不得遂，故“皤如”。而其往求之心，如飞翰之疾也。然九三刚正，非为寇者也，乃求“婚媾”耳，故其象如此。六五：贲于丘园，束帛戔戔。吝，终吉。六五柔中，为贲之主，敦本尚实，得贲之道，故有“丘园”之象。然阴性吝嗇，故有“束帛戔戔”之象。束帛，薄物；戔戔，浅小之意。人而如此，虽可羞吝，然礼奢宁俭，故得终吉。上九：白贲，无咎。贲极反本，复于无色，善补过矣，故其象、占如此。

 (坤下艮上) 剥：不利有攸往。剥，落也。五阴在下面而方生，一阳在上而将尽。阴盛长而阳消落，九月之卦也。阴盛阳衰，小人壮而君子病。又

<sup>①</sup> 四库本、王本作“亦戒占者之辞”，清明善堂刻本、苏本、廖本作“亦戒占者之辞也”。

内坤外艮<sup>①</sup>，有顺时而止之象。故占得之者，不可以有所往也<sup>②</sup>。初六：剥床以足，蔑贞凶。剥自下起，灭正则凶，故其占如此。蔑，灭也。六二：剥床以辨，蔑贞凶。辨，床干也，进而上矣。六三：剥之，无咎。众阴方剥阳，而已独应之。去其党而从正，无咎之道也。占者如是，则得无咎。六四：剥床以肤，凶。阴祸切身，故不复言“蔑贞”，而直言“凶”也。六五：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鱼，阴物；宫人，阴之美而受制于阳者也。五为众阴之长，当率其类受制于阳，故有此象。而占者如是，则无不利也。上九：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一阳在上，剥未尽而能复生。君子在上，则为众阴所载；小人居之，则剥极于上，自失所覆，而无复硕果得舆之象矣。取象既明，而君子小人其占不同，圣人之情益可见矣。

䷗(震下坤上)复：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复，阳复生于下也。剥尽则为纯坤，十月之卦，而阳气已生于下矣。积之逾月，然后一阳之体始成而来复，故十有一月，其卦为复，以其阳既往而复反，故有亨道。又内震外坤，有阳动于下，而以顺上行之象。故其占又为已之出入，既得无疾，朋类之来，亦得无咎。又自五月姤卦一阴始生，至此七爻，而一阳来复，乃天运之自然，故其占又为“反复其道”。至于七日，当得来复。又以刚德方长，故其占又为“利有攸往”也。“反复其道”，往而复来，来而复往之意。七日者，所占来复之期也。初九：不远复，无只悔，元吉。一阳复生于下，复之主也。只，抵也。又居事初，失之未远，能复于善，不抵于悔，大善而吉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六二：休复，吉。柔顺中正，近于初九而能下之。复之休美，吉之道也。六三：频复，厉，无咎。以阴居阳，不中不正，又处动极，复而不固，娄失娄复之象。娄失故危，复则无咎，故其占又如此。六四：中行独复。四处群阴之中，而独与初应，为与众俱行，而独能从

① 四库本、王本作“又内坤外艮”，清明善堂刻本、苏本、廖本作“又内坤而外艮”。

② 据四库本、清明善堂刻本、廖本等，“不可以有所往也”衍“以”字。

善之象。当此之时，阳气甚微，未足以有为，故不言吉。然理所当然，吉凶非所论也。董子曰：“仁人者，正其义<sup>①</sup>，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于剥之六三及此爻见之。六五：敦复，无悔。以中顺居尊，而当复之时，“敦复”之象，“无悔”之道也。上六：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以阴柔居复终，终迷不复之象，凶之道也，故其占如此。以，犹及也。


䷧(震下乾上)无妄：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实理自然之谓。《史记》作“无望”，谓无所期望而有得焉者，其义亦通。为卦自讼而变，九自二来而居于初，又为震主，动而不妄者也，故为无妄。又二体震动而乾健，九五刚中而应六二，故其占大亨而利于正。若其不正，则有眚而不利有所往也。初九：无妄，往吉。以刚在内，诚之主也。如是而往，其吉可知，故其象占如此。六二：不耕获，不菑畲，则利有攸往。柔顺中正，因时顺理，而无私意期望之心，故有“不耕获，不菑畲”之象。言其无所为于前，无所冀于后也。占者如是，则利有所往矣。六三：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卦之六爻，皆无妄者也。六三处不得正，故遇其占者，无故而有灾，如行人牵牛以去，而居者反遭诘捕之扰也。九四：可贞，无咎。阳刚乾体，下无应与，可固守而无咎，不可以有为之占也。九五：无妄之疾，勿药有喜。乾刚中正以居尊<sup>②</sup>，而下应亦中正，无妄之至也。如是而有疾，“勿药”而自愈矣，故其象、占如此。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上九非有妄也，但以穷极不可行耳。故其象、占如此。

䷍(乾下艮上)大畜：利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大，阳也。

① 四库本、王本作“正其义”，但据清明善堂刻本、廖本及《汉书·董仲舒传》，此处应为“正其谊”。

② 四库本、王本作“乾刚中正以居尊”，清明善堂刻本、苏本、廖本作“乾刚中正以居尊位”。

以艮畜乾，又畜之大者也。又以内乾刚健，外艮笃实辉光，是以能日新其德，而为畜之大也。以卦变言，此卦自需而来，九自五而上；以卦体言，六五尊而尚之；以卦德言，又能止健。皆非大正不能，故其占为利正<sup>①</sup>，而“不家食，吉”也。又六五下应于乾，为应乎天，故其占又为“利涉大川”也。“不家食”，谓食禄于朝，不食于家也。初九：有厉，利已。乾之三阳，为艮所止，故内外之卦，各取其义。初九为六四所止，故其占往则有危，而利于止也。九二：舆说辐。九二亦为六五所畜，以其处中，故能自止而不进，有此象也。九三：良马逐，利艰贞。日<sup>②</sup>闲舆卫，利有攸往。三以阳居健极，上以阳居畜极，极而通之时也。又皆阳爻，故不相畜而俱进，有“良马逐”之象焉。然过刚锐进，故其占必戒以艰贞。闲习，乃利于有往也。日<sup>③</sup>，当为日月之“日”。六四：童牛之牯，元吉。童者，未角之称；牯，施横木于牛角，以防其触，《诗》所谓“栢衡”者也。止之于未角之时，为力则易，大善之吉也，故其象、占如此。《学记》曰：“禁于未发之谓豫”，正此意也。六五：豮豕之牙，吉。阳已进而止之，不若初之易矣。然以柔居中而当尊位，是以得其机会而可制，故其象如此。占虽吉而不言元也。上九：何天之衢，亨。何天之衢，言何其通达之甚也。畜极而通，豁达无碍，故其象占如此。

 (震下艮上) 颐：贞吉。观颐，自求口实。颐，口旁也。口食物以自养，故为养义。为卦上下二阳，内含四阴，外实内虚，上止下动，为颐之象、养之义<sup>④</sup>。“贞吉”者，占者得正则吉。“观颐”，谓观其所养之道。“自求口实”，谓观其所以养身之术。皆得正则吉也。初九：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凶。灵龟，不食之物。朵，乘也。朵颐，欲食之貌。初九阳刚在下，足以不食，乃上应六四之阴，而动于欲，凶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六二：颠颐，拂

① 四库本、王本作“故其占为利正”，但据清明善堂刻本、苏本、廖本及上下文意，应为“故其占为利贞”。

②③ 四库本作“日”字，据清明善堂刻本、苏本、王本、廖本，此处应为“曰”字。

④ 据清明善堂刻本、苏本、廖本，“养之义”后脱一“也”字。

经。于丘颐，征凶。求养于初，则颠倒而违于常理；求养于上，则往而得凶。丘，土之高者，上之象也。六三：拂颐，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阴柔不中正，以处动极，拂于颐矣。既拂于颐，虽正亦凶。故其象占如此。六四：颠颐，吉。虎视眈眈，其欲逐逐，无咎。柔居上而得正，所应又正，而赖其养以施于下，故虽颠而吉。虎视眈眈，下而专也；其欲逐逐，求而继也。又能如是，则无咎矣。六五：拂经。居贞吉，不可涉大川。六五阴柔不正，居尊位而不能养人，反赖上九之养，故其象占如此。上九：由颐。厉吉，利涉大川。六五赖上九之养以养人，是物由上九以养也。位高任重，故厉而吉。阳刚在上，故利涉川。

䷛(巽下兑上)大过：栋桡。利有攸往，亨。大，阳也。四阳居中过盛，故为大过。上下二阴不胜其重，故有栋桡之象。又以四阳虽过，而二五得中，内巽外说，有可行之道，故利有所往而得亨也。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当大过之时，以阴柔居巽下，过于畏惧而无咎者也。故其象占如此。白茅，物之洁者。九二：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阳过之始，而比初阴，故其象占如此。稊，根也，荣于下者也。荣于下，则生于上矣。夫虽老而得女妻，犹能成生育之功也。九三：栋桡，凶。三四二爻，居卦之中，栋之象也。九三以刚居刚，不胜其重，故象桡而占凶。九四：栋隆，吉。有它，吝。以阳居阴，过而不过，故其象隆而占吉。然下应初六，以柔济之，则过于柔矣。故又戒以有它则吝也。九五：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九五阳过之极，又比过极之阴，故其象占皆与二反。上六：过涉灭顶。凶，无咎。处过极之地，才弱不足以济，然于义为无咎矣，盖杀身成仁之事，故其象、占如此。

䷜(坎下坎上)习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习，重习也；坎，险陷也。其象为水，阳陷阴中，外虚而中实也。此卦上下皆坎，是为重险。中实为有孚心亨之象，以是而行，必有功矣，故其占如此。初六：习坎，入于坎窞，凶。以阴柔居重险之下，其陷益深，故其象占如此。九二：坎有险，

求小得。处重险之中，未能自出，故为有险之象。然刚而得中，故其占可以求小得也。六三：来之坎坎，险且枕，入于坎窞。勿用。以阴柔不中正，而履重险之间，来往皆险。前险而后枕，其陷益深，不可用也。故其象占如此。枕，倚着<sup>①</sup>未安之意。六四：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晁氏云，先儒读“樽酒簋”为一句，“贰用缶”为一句。今从之。贰，益之也。《周礼》：“大祭三贰”。《弟子职》“左执虚豆，右执挾匕，周旋而贰”是也。九五尊位，六四近之，在险之时，刚柔相际，故有但用薄礼，益以诚心，进结自牖之象。牖非所由之正，而室之所以受明也。始虽艰阻，终得无咎，故其占如此。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九五虽在坎中，然以阳刚中正居尊位，而时亦将出矣。故其象占如此。上六：系用徽纆，寘于丛棘，三岁不得，凶。以阴柔居险极，故其象占如此。

䷝(离下离上)离：利贞，亨。畜牝牛，吉。离，丽也。阴丽于阳，其象为火，体阴而用阳也。物之所丽，贵乎得正。牝牛，柔顺之物也。故占者能正则亨，而畜牝牛则吉也。初九：履错然，敬之，无咎。以刚居下而处明体<sup>②</sup>，志欲上进，故有“履错然”之象，“敬之”则“无咎”矣。戒占者宜如是也。六二：黄离，元吉。黄，中色。柔丽乎中而得其正，故其象占如此。九三：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重离之间，前明将尽，故有日昃之象。不安常以自乐，则不能自处而凶矣。戒占者宜如是也。九四：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后明将继之时，而九四以刚迫之，故其象如此。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以阴居尊，柔丽乎中，然不得其正，而迫于上下之阳，故忧惧如此，然后得吉。戒占者宜如是也。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丑，无咎。刚明及远，威振<sup>③</sup>而刑不滥，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① 四库本、王本作“倚着”，清明善堂刻本、苏本、廖本作“倚著”。

② 四库本、王本作“明体”，清明善堂刻本、苏本、廖本作“初体”。

③ 四库本、王本作“威振”，清明善堂刻本、苏本、廖本作“威震”。

## 卷二

### 周易下经

䷞(艮下兑上)咸：亨，利贞。取女吉。咸，交感也。兑柔在上，艮刚在下，而交相感应。又艮止则感之专，兑说则应之至。又艮以少男下于兑之少女，男先于女，得男女之正，婚姻之时，故其卦为咸。其占亨而利正<sup>①</sup>，取女则吉，盖感有必通之理。然不以正<sup>②</sup>，则失其亨，而所为皆凶矣。初六：咸其拇。拇，足大指也。咸以人身取象，感于最下，咸拇之象也。感之尚浅，欲进未能，故不言吉凶。此卦虽主于感，然六爻皆宜静而不宜动也。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腓，足肚也。欲行则先自动，躁妄而不能固守者也。二当其处，又以阴柔不能固守，故取其象。然有中正之德，能居其所，故其占动凶而静吉也。九三：咸其股，执其随，往吝。股，随足而动，不能自专者也。执者，主当持守之意。下二爻皆欲动者，三亦不能自守而随之，往则吝矣。故其象占如此。九四：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九四居股之上、脢之下，又当三阳之中，心之象，咸之主也。心之感物，当正而固，乃得其理。今九四乃以阳居阴，为失其正而不能固。故因占设戒，以为能正而固，则吉而悔

① 四库本、王本作“利正”，据清明善堂刻本、苏本、廖本，应作“利贞”。

② 四库本、王本作“正”字，据清明善堂刻本、苏本、廖本，应作“贞”字。



亡；若憧憧往来，不能正固，而累于私感，则但其朋类从之，不复能及远矣。九五：咸其脢，无悔。脢，背肉，在心上而相背，不能感物而无私系。九五适当其处，故取其象，而戒占者以能如是，则虽不能感物，而亦可以无悔也。上六：咸其辅颊舌。辅颊舌，皆所以言者，而在身之上。上六以阴居说之终，处感之极，<sup>①</sup>感人以言而无其实。又兑为口舌，故其如此<sup>②</sup>，凶咎可知。

䷟(巽下震上)恒：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恒，常久也。为卦震刚在上，巽柔在下。震雷巽风，二物相与，巽顺震动，为巽而动。二体六爻，阴阳相应。四者皆理之常，故为恒。其占为能久于其道，则亨而无咎。然又必利于守正<sup>③</sup>，则乃为得所常久之道，而利有所往也。初六：浚恒，贞凶，无攸利。初与四为正应，理之常也。然初居下而在初，未可以深有所求，四震体而阳性，上而不下，又为二三所隔，应初之意，异乎常矣。初之柔暗，不能度势，又以阴居巽下，为巽之主，其性务入，故深以常理求之，浚恒之象也。占者如此，则虽正<sup>④</sup>亦凶，而无所利矣。九二：悔亡。以阳居阴，本当有悔，以其久中，故得亡也。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位虽得正，然过刚不中，志从于上，不能久于其所，故为“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之象”。“或”者，不知其何人之辞。承，奉也。言人皆得奉而进之，不知其所自来也。“贞吝”者，正而不恒，为可羞吝，申戒占者之辞。九四：田无禽。以阳居阴，久非其位，故为此象。占者田无所获，而凡事亦不得其所求也。六五：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以柔中而应刚中，常久不易，正而固矣。然乃妇人之道，非夫子之宜也。故其象占如此。上六：振恒，凶。振者，动之速也。上六居恒之极，处震之终。恒极则不常，震终则过动。又阴柔不能固守，居上非其所安，故


① 四库本、王本作“处感之极”，据清明善堂刻本、苏本、廖本，应作“处咸之极”。


② 四库本、王本作“故其如此”，据清明善堂刻本、苏本、廖本，应作“故其象如此”，脱一“象”字。

③ 四库本、王本作“正”字，据清明善堂刻本、苏本、廖本，应作“贞”字。

④ 四库本、王本作“正”字，据清明善堂刻本、廖本等，应作“贞”字。

有“振恒”之象，而其占则凶也。

 (艮下乾上)遁：亨，小利贞。遁，退避也。为卦二阴浸长，阳当退避，故为遁，六月之卦也。阳虽当遁，然九五当位，而下有六二之应，若犹可以有为；但二阴浸长于下，则其势不可以不遁。故其占为君子能遁，则身虽退而道亨，小人则利于守正，不可以浸长之故，而遂侵迫于阳也。小，谓阴柔小人也。此卦之占，与否之初二两爻相类。初六：遁尾，厉，勿用有攸往。遁而在后，尾之象，危之道也。占者不可以有所往，但晦处静俟，可免灾耳。六二：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说。以中顺自守，人莫能解，必遁之志也。占者固守，亦当如是。九三：系遁，有疾厉。畜臣妾，吉。下比二阴<sup>①</sup>，当遁而有所系之象，有疾而危之道也。然以畜臣妾则吉，盖君子之于小人，惟臣妾则不必其贤而可畜耳。故其占如此。九四：好遁，君子吉，小人否。下应初六，而乾体刚健，有情<sup>②</sup>好而能绝之以遁之象也。惟自克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故占者君子则吉，而小人否也。九五：嘉遁，贞吉。刚阳中正，下应六二，亦柔顺而中正，遁之嘉美者也。占者如是，而正则吉矣。上九：肥遁，无不利。以刚阳居卦外，下无系应，遁之远而处之裕者也，故其象、占如此。肥者，宽裕自得之意。

 (乾下震上)大壮：利贞。大，谓阳也。四阳盛长，故为大壮，二月之卦也。阳壮，则占者吉亨不假言，但利在正固而已。初九：壮于趾，征凶。有孚。趾，在下而进动之物也。刚阳处下而当壮时，壮于进者也，故有此象。居下而壮于进，其凶必矣。故其占又如此。九二贞吉。以阳居阴，已不得其正矣。然所处境中，则犹可因以不失其正。故戒占者使因中以求正，然后可以得吉也。九三：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贞厉，羝羊触藩，羸其角。过刚不中，当壮之时，是小人用壮，而君子则用罔也。罔，无也。视有如

① 四库本、清明善堂刻本、王本作“下比二阴”，廖本作“下此二阴”。

② 四库本作“有情”，清明善堂刻本、廖本作“有所”。

无，君子之过于勇者也，如此则虽正亦危矣。羝羊，刚壮喜触之物。藩，篱也。羸，困也。“贞厉”之占，其象如此。九四：贞吉，悔亡。藩决不羸，壮于大舆之輹。贞吉悔亡，与咸九四同占。藩决不羸，承上文而言也。决，开也，三前有四，犹有藩焉；四前三阴<sup>①</sup>，则藩决矣。壮于大舆之輹，亦可进之象也。以阳居阴，不极其刚，故其象如此。六五：丧羊于易，无悔。卦体似兑，有羊象焉，外柔而内刚者也。独六五以柔居中，不能抵触，虽失其壮，然亦无所悔矣。故其象、占如此<sup>②</sup>。易，容易之意，言忽然不觉其亡也。或作“疆场”之场，亦通。《汉·食货志》“场”作“易”。上六：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艰则吉。壮终动极，故触藩而不能退。然其质本柔，故又不能遂其进也。其象如此，其占可知。然犹幸其不刚，故能艰以处，则尚可以得吉也。

䷢(坤下离上)晋：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晋，进也；康侯安国之侯也；锡马蕃庶，昼日三接，言多受大赐，而显被亲礼也。盖其为卦上离下坤，有日出地上之象，顺而丽乎大明之德。又其变自观而来，为六四之柔进而上行，以至于五，占者有是三者，则亦当有是宠也。初六：晋如摧如，贞吉。罔孚，裕无咎。以阴居下，应不中正，欲<sup>③</sup>进见摧之象。占者如是，而能守正则吉。设不为人所信，亦当处以宽裕，则无咎也。六二：晋如愁如，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六二中正，上无应援，故欲进而愁。占者如是，而能守正则吉，而受福于王母也。王母，指六五。盖享先妣之吉占，而凡以阴居尊者，皆其类也。六三：众允，悔亡。三不中正，宜有悔者，以其与下二阴皆欲上进，是以为众所信而悔亡也。九四：晋如鼫鼠，贞厉。不中不正，以窃高位，贪而畏人，盖危道也，故为鼫鼠之象。占者如是，虽正亦危

① 四库本、王本作“四前三阴”，清明善堂刻本、廖本作“四前二阴”。

② 四库本、王本作“故其象、占如此”，据清明善堂刻本、廖本等，应作“故其象如此，而占亦与咸九五同”。


③ 四库本“欲”字前有一“正”字，清明善堂刻本、廖本“欲”字前有一“有”字。

也。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以阴居阳，宜有悔矣。以大明在上，而下皆顺从。故占者得之，则其悔亡。又一切去其计功谋利之心，则往吉而无不利也。然亦必有其德，乃应其占耳。上九：晋其角，维用伐邑，厉吉，无咎，贞吝。角，刚而居上，上九刚进之极，有其象矣。占者得之而以伐其私邑，则虽危而吉且无咎。然以极刚治小邑，虽得其正，亦可吝矣。

䷣(离下坤上)明夷：利艰贞。夷，伤也。为卦下离上坤，日入地中，明而见伤之象，故为明夷。又其上六为暗之主，六五近之，故占者利于艰难以守正，而自晦其明也。初九：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飞而垂翼，见伤之象。占者行而不食，所如不合，时义当然，不得而避也。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伤而未切，救之速则免矣，故其象、占如此。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贞。以刚居刚，又在明体之上，而屈于至暗之下，正与上六暗主为应，故有向明除害，得其首恶之象。然不可以亟也，故有不可疾贞之戒。成汤起于夏台，文王兴于羑里，正合此爻之义，而小事亦有然者。六四：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此爻之义未详。窃疑左腹者，幽隐之处。“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者，得意于远去之义。言筮而得此者，其自处当如是也。盖离体为至明之德，坤体为至暗之地。下三爻明在暗外，故随其远近高下而处之不同。六四以柔正居暗地而尚浅，故犹可以得意于远去。五以柔中居暗地而已迫，故为内难正志以晦其明之象。上则极乎暗矣，故为自伤其明以至于暗，而又足以伤人之明。盖下五爻皆为君子，独上一爻为暗君也。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贞。居至暗之地，近至暗之君，而能正其志，箕子之象也，贞之至也。利贞，以戒占者。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以阴居坤之极，不明其德，以至于晦。始则处高位以伤人之明，终必至于自伤而坠厥命。故其象如此，而占亦在其中矣。


䷤(离下巽上)家人：利女贞。家人者，一家之人。卦之九五、六二，

外内各得其正，故为家人。“利女贞”者，欲先正乎内也，内正则外无不正矣。初九：闲有家，悔亡。初九以刚阳处有家之始，能防闲之，其悔亡矣。戒占者当如是也。六二：无攸遂，在中馈，贞吉。六二柔顺中正，女之正位乎内者也，故其象、占如此。九三：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以刚居刚而不中，过乎刚者也，故有嗃嗃严厉之象。如是，则虽有悔厉而吉也。嘻嘻者，嗃嗃之反，吝之道也。占者各以其德为应，故两言之。六四：富家，大吉。阳主义，阴主利，以阴居阴而在上位，能富其家者也。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假，至也，如假于太庙之假；有家，言言<sup>①</sup>有国也。九五刚健中正，下应六二之柔顺中正，王者以是至于其家，则勿用忧恤，而吉可必矣。盖聘纳后妃之吉占，而凡有是德者遇之，皆吉也。上九：有孚威如，终吉。上九以刚居上，在卦之终，故言正家久远之道。占者必有诚信严威，则终吉也。


 (兑下离上)睽：小事吉。睽，乖异也。为卦上火下泽，性相违异，中女少女，志不同归，故为睽。然以卦德言之，内说而外明；以卦变言之，则自离来者，柔进居三。自中孚来者，柔进居五。自家人来者，兼之；以卦体言之，则六五得中而下应九二之刚。是以此占不可大事，而小事尚有吉之道也。初九：悔亡。丧马勿逐，自复。见恶人，无咎。上无正应，有悔也。而居睽之时，同德相应，其悔亡矣。故有“丧马勿逐”而“自复”之象。然亦必见恶人，然后可以辟咎，如孔子之于阳货也。九二：遇主于巷，无咎。二五阴阳正应，居睽之时，乖戾不合，必委曲相求而得会遇，乃为无咎，故其象占如此。六三：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终。六三、上九正应，而三居二阳之间，后为二所曳，前为四所掣，而当睽之时，上九猜狠方深，故又有髡劓之伤。然邪不胜正，终必得合，故其象、占如此。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厉无咎。睽孤，谓无应；遇元夫，谓得初九；交孚，谓同德相信。然当


① 四库本作“言言”，据清明善堂刻本、王本、廖本，应“犹言”。

睽时，故必危厉乃得无咎。占者亦如是也。六五：悔亡。厥宗噬肤，往何咎？以阴居阳，悔也。居中得应，故能亡之。厥宗，指九二。噬肤，言易合。六五有柔中之德，故其象占如是。上九：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睽孤，谓六三为二阳所制，而已以刚处明极睽极之地，又自猜狠而乖离也。见豕负涂，见其污也。载鬼一车，以无为有也。张弧，欲射之也。说弧，疑稍释也。匪寇婚媾，知其非寇而实亲也。往遇雨则吉，疑尽释而睽合也。上九之与六三，先睽后合，故其象占如此。

 (艮下坎上)蹇：利西南，不利东北。利见大人，贞吉。蹇，难也，足不能进，行之难也。为卦艮下坎上，见险而止，故为蹇。西南平易，东北险阻。又艮，方也。方在蹇中，不宜走险。又卦自小过而来，阳进则往居五而得中，退则入于艮而不进，故其占曰“利西南，不利东北”<sup>①</sup>。当蹇之时，必见大人，然后可以济难。又必守正，然后得吉。而卦之九五，刚健中正，有大人之象。自二以上，五爻皆得正位，则又贞之义也，故其占又曰：“利见大人，贞吉。”盖见险者贵于能止，而又不可终于止，处险者利于进，而不可失其正也。初六：往蹇，来誉。往遇险，来得誉。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柔顺中正，正应在上，而在险中，故蹇而又蹇，以求济之，非以其身之故也。不言吉凶者，占者但当鞠躬尽力而已。至于成败利钝，则非所论也。九三：往蹇，来反。反就二阴，得其所安。六四：往蹇，来连。连于九三，合力以济。九五：大蹇，朋来。大蹇者，非常之蹇。九五居尊，而有刚健中正之德，必有朋来而助之者。占者有是德，则有是助矣。上六：往蹇，来硕。吉，利见大人。已在卦极，往无所之，益以蹇耳。来就九五，与之济蹇，则有硕大之功。大人，指九五。晓占者宜如是也。

① 四库本、廖本作“利西南，不利东北”，清明善堂刻本、王本作“利西南，而不利东北”。

 (坎下震上)解：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解，难之散也。居险能动，则出于险之外矣，解之象也。难之既解，利于平易安静，不欲久为烦扰。且其卦自升来，三往居四，入于坤体，二居其所而又得中，故利于西南平易之地。若无所往，则宜来复其所而安静；若尚有所往，则宜早往早复，不可久烦扰也。初六：无咎。难既解矣。以柔在下，上有正应，何咎之有，故其占如此。九二：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此爻取象之意未详。或曰：卦凡四阴，除六五君位，余三阴，即三狐之象也。大抵此爻为卜田之吉占，亦为去邪媚而得中直之象，能守其正，则无不吉矣。六三：负且乘，致寇至。贞吝。《系辞》备矣。贞吝，言虽以正得之，亦可羞也。唯避而去之为可免耳。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拇，指初。初与四皆不得其位而相应，应之不以正者也。然四阳初阴<sup>①</sup>，其类不同<sup>②</sup>，若能解而去之，则君子之朋至而相信矣。六五：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卦凡四阴，而六五当君位，与三阴同类者，必解而去之则吉也。孚，验也。君子有解，以小人之退为验也。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系辞传》<sup>③</sup>备矣。


 (兑下艮上)损：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损，减省也。为卦，损下卦上画之阳，益上卦上画之阴。损兑泽之深，益艮山之高，损下益上，损内益外，剥民奉君之象，所以为损也。损所当损，而有孚信，则其占当有此下四者之应矣。“曷之用？二簋可用享”，言当损时，则至薄无害。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损之。初九当损下益上之时，上应六四之阴，辍所为之事而速往以益之，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然居下而益上，亦当斟酌其浅深也。九二：利贞，征凶。弗损益之。九二刚中，志在自守，不肯妄进。故占者利贞，而征则凶也。弗损益之，言

① 四库本、廖本作“然四阳初阴”，清明善堂刻本、王本作“然四阳而初阴”。

② 四库本、廖本作“其类不同”，清明善堂刻本、王本作“则其类不同矣”。

③ 四库本作“《系辞传》”，清明善堂刻本、苏本、廖本作“《系辞》”。

不变其所守，乃所以益上也。六三：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下卦本乾，而损上爻以益坤，“三人行”而“损一人”也。一阳上而一阴下，“一人行”而“得其友”也。两相与则专，参则杂而乱。卦有此象，故戒占者当致一也。六四：损其疾，使遄有喜，无咎。以初九之阳刚益己，而损其阴柔之疾，惟速则善。戒占者如是则无咎也。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柔顺虚中，以居尊位，当损之时，受天下之益者也。两龟为朋，十朋之龟，大宝也。或以此益之而不能辞，其吉可知。占者有是德，则获其应也。上九：弗损益之，无咎。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上九当损下益上之时，居卦之上，受益之极，而欲自损以益人也。然居上而益下，有所谓惠而不费者，不待损己然后可以益人也。能如是则无咎。然亦必以正则吉，而利有所往，惠而不费，其惠广矣。故又曰“得臣无家”。

 (震下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益，增益也。为卦，损上卦初画之阳，益下卦初画之阴，自上卦而下于下卦之下，故为益。卦之九五、六二，皆得中正。下震、上巽，皆木之象，故其占利有所往而“利涉大川”也。初九：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初虽居下，然当益下之时，受上之益者也，不可徒然无所报效，故利用为大作，必元吉，然后得无咎。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享于帝，吉。六二当益下之时，虚中处下，故其象、占与损九五同<sup>①</sup>。然爻位皆阴，故以永贞为戒。以其居下而受上之益，故又为卜郊之吉占。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六三阴柔，不中不正，不当得益者也。然当益下之时，居下之上，故有益之以凶事者。盖警戒震动，乃所以益之也。占者如此，然后可以无咎。又戒以“有孚中行”，而“告公用圭”也。用圭，所以通信。六四：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三四皆不得中，故皆以中行为戒。此言以益下为心，而合于中行，则告公而见从矣。《传》曰：“周之东迁，晋、郑焉依”。盖古者迁国以益下，必有所依，然后能立。此爻又为迁国之吉占也。九五：有孚惠

<sup>①</sup> 四库本、王本作“九五同”，清明善堂刻本、苏本、廖本作“六五同”。



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上有信以惠于下，则下亦有信以惠于上矣。不问而元吉可知。上九：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以阳居益之极，求益不已，故莫益而或击之，“立心勿恒”，戒之也。

䷆(乾下兑上)夬：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夬，决也。阳决阴也，三月之卦也。以五阳去一阴，决之而已。然其决之也，必正名其罪，而尽诚以呼号其众，相与合力。然亦尚有危厉，不可安肆。又当先治其私，而不可专尚威武，则利有所往也。皆戒之之辞。初九：壮于前趾，往不胜为咎。前，犹进也。当决之时，居下任壮，不胜宜矣，故其象、占如此。九二：惕号，莫夜有戎，勿恤。九二当决之时，刚而居柔，又得中道，故能忧惕号呼以自戒备，而“莫夜有戎”，亦可无患也。九三：壮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独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頄，颧也。九三当夬<sup>①</sup>之时，以刚而过乎中，是欲决小人而刚壮见于面目也。如是则有凶道矣。然在众阳之中，独与上六为应，若能果决其决，不系私爱，则虽合于上六，如“独行遇雨”，至于若濡，而为君子所愠。然终必能决，去小人而无所咎也。温峤之于王敦，其事类此。九四：臀无肤，其行次且。牵羊悔亡，闻言不信。以阳居阴，不中不正，居则不安，行则不进，若不与众阳竞进，而安出其后，则可以亡其悔。然当决之时，志在上进，必不能也。占者闻言而信<sup>②</sup>，则转凶而吉矣。牵羊者，当其前则不进，纵之使前而随其后，则可以行矣。九五：苋陆夬夬，中行无咎。苋陆，今马齿苋，感阴气之多者。九五当决之时，为决之主，而切近上六之阴，如苋陆然。若决而决之，而又不为过暴，合于中行，则无咎矣。戒占者当如是也。上六：无号，终有凶。阴柔小人，居穷极之时，党类已尽，无所号呼，终必有凶也。占者有君子之德，则其敌当之，不然反是。

① 四库本作“夬”字，据清明善堂刻本、王本、廖本及上下文意，应作“决”字。

② 四库本、廖本作“占者闻言而信”，清明善堂刻本、王本作“占者闻其言而信”。

䷵(巽下乾上)姤:女壮,勿用取女。姤,遇也。决尽则为纯乾,四月之卦;至姤然后一阴可见,而为五月之卦。以其本非所望,而卒然值之,如不期而遇者,故为遇。遇已非正,又一阴而遇五阳,则女德不贞而壮之甚也。取以自配必害乎阳,故其象占如此。初六:系于金柅,贞吉。有攸往,见凶。羸豕孚蹢躅。柅,所以止车。以金为之,其刚可知。一阴始生,静正则吉,往进则凶,故以二义戒小人,使不害于君子,则有吉而无凶。然其势不可止也,故以“羸豕”“蹢躅”晓君子,使深为之备云。九二:包有鱼,无咎。不利宾。鱼,阴物。二与初遇,为包有鱼之象。然制之在己,故犹可以无咎。若不制而使遇于众,则其害广矣。故其象、占如此。九三:臀无肤,其行次且。厉,无大咎。九三过刚不中,下不遇于初,上无应于上,居则不安,行则不进,故其象、占如此。然既无所遇,则无阴邪之伤。故虽危厉,而无大咎也。九四:包无鱼,起凶。初六正应,已遇于二,而不及于已,故其象占如此。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瓜,阴物之在下者,甘美而善溃。杞,高大坚实之木也。五以刚阳<sup>①</sup>中正,主卦于上,而下防始生必溃之阴,其象如此。然阴阳迭胜,时运之常,若能含晦章美,静以制之,则可以回造化矣。有陨自天,本无而倏有之象也。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角,刚乎上者也。上九以刚居上而无位,不得其遇,故其象、占与九三类。

䷁(坤下兑上)萃:亨,王假有庙。利见大人,亨,利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萃,聚也。坤顺兑说,九五刚中而二应之,又为泽上于地,万物萃聚之象,故为萃。“亨”字衍文。王假有庙,言王者可以至乎<sup>②</sup>宗庙之中,王者卜祭之吉占也。《祭义》曰:“公假于太庙”是也。庙所以聚祖考之精神,又人必能聚己之精神,则可以至于庙而承祖考也。物既聚,则必见大人,而后可以得亨。然又必利于正,所聚不正,则亦不能亨也。大牲必聚而后有,聚则可以有所往,皆占吉而有戒之辞。初六:有孚不终,乃乱乃萃。若号,一

① 四库本、王本作“刚阳”,清明善堂刻本、苏本、廖本作“阳刚”。

② 四库本、王本作“乎”字,清明善堂刻本、苏本、廖本作“于”字。

握为笑，勿恤，往无咎。初六上应九四，而隔于二阴，当萃之时，不能自守，是有孚而不终，志乱而妄聚也。若呼号正应，则众以为笑，但勿恤而往从正应，则无咎矣。戒占者当如是也。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二应五而杂于二阴之间，必牵引以萃，乃吉而无咎。又二中正柔顺，虚中以上应。九五刚健中正，诚实而下交，故卜祭者有其孚诚，则虽薄物亦可以祭矣。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六三阴柔，不中不正，上无应与，欲求萃于近而不得，故嗟如而无所利，唯往从于上，可以无咎。然不得其萃，困然后往，复得阴极无位之爻，亦小可羞矣。戒占者当近捨不正之强援，而远结正应之穷交，则无咎也。九四：大吉，无咎。上比九五，下比众阴，得其萃矣。然以阳居阴不正，故戒占者必大吉，然后得无咎也。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贞，悔亡。九五刚阳中正，当萃之时而居尊，固无咎矣。若有未信，则亦脩其“元永贞”之德，而“悔亡”矣。戒占者当如是也。上六：赍咨涕洟，无咎。处萃之终，阴柔无位，求萃不得，故戒占者必如此，然①后可以“无咎”也。

䷬(巽下坤上)升：元亨，用见大人，勿恤。南征吉。升，进而上也。卦自解来，柔上居四，内巽外顺，九二刚中而五应之，是以其占如此。南征，前进也。初六：允升，大吉。初以柔顺居下，巽之主也。当升之时，巽于二阳，占者如之，则信能升而大吉矣。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义见萃卦。九三：升虚邑。阳实阴虚，而坤有国邑之象。九三以阳刚当升时，而进临于坤，故其象占如此。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义见随卦。六五：贞吉，升阶。以阴居阳，当升而居尊位，必能正固，则可以得吉而升阶矣。阶，升之易者。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贞。以阴居升极，昏冥不已者也。占者遇此，无适而利，但可反其不已于②外之心，施之于不息之正而已。

① 四库本、王本作“然”字，清明善堂刻本、苏本、廖本作“而”字。

② 清明善堂刻本脱“已于”二字。

**䷮**(坎下兑上)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困者,穷而不能自振之义。坎刚为兑柔所掩,九二为二阴所掩,四五为上六所掩,所以为困。坎险兑说,处险而说,是身虽困而道则亨也。二五刚中,又有大人之象,占者处困能亨,则得其正矣。非大人其孰能之?故曰“贞”。又曰“大人”者,明不正之小人不能当也。“有言不信”,又戒以当务晦默,不可尚口,益取穷困。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岁不覿。臀,物之底也。困于株木,伤而不能安也。初六以阴柔处困之底,居暗之甚,故其象占如此。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来,利用享祀。征凶,无咎。困于酒食,厌饫苦恼之意。酒食,人之所欲,然醉饱过宜,则是反为所困矣。朱紱方来,上应之也。九二有刚中之德,以处困时,虽无凶害,而反困于得其所欲之多,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利以享祀。若征行则非其时,故凶,而于义为“无咎”也。六三: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阴柔而不中正,故有此象,二<sup>①</sup>其占则凶。石,指四;蒺藜,指二;宫,谓三;而妻则六也。其义则《系辞》备矣。九四:来徐徐,困于金车,吝,有终。初六,九四之正应。九四处位不当,不能济物。而初六方困于下,又为九二所隔,故其象如此。然邪不胜正,故其占虽为可吝,而必有终也。金车,为九二,象未详,疑坎有轮象也。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说。利用祭祀。劓刖者,伤于上下。下既伤<sup>②</sup>,则“赤紱”无所用,而反为困矣。九五当困之时,上为阴掩,下则乘刚,故有此象。然刚中而说体,故能迟久而有说也。占其象中,又利祭祀<sup>③</sup>,久当获福。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动悔。有悔,征吉。以阴柔处困极,故有“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动悔”之象。然物穷则变,故其占曰:若有悔,则可以征而吉矣。

① 四库本作“二”字,清明善堂刻本、苏本、王本、廖本皆作“而”字。

② 四库本、王本作“下既伤”,据清明善堂刻本、苏本、廖本,应作“上下既伤”。

③ 四库本,王本作“又利祭祀”,据清明善堂刻本、苏本、廖本,应作“又利用祭祀”。

䷯(巽下坎上)井：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往来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井者，穴地出水之处。以巽<sup>①</sup>入乎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故为井。改邑不改井，故无丧无得，而往者、来者，皆井其井也。汔，几也；繙，缓也；羸，败也。汲井几至，未尽缓而败其瓶，则凶也。其占为事仍旧无得丧，而又当敬勉，不可几成而败也。初六：井泥不食，旧井无禽。井以阳刚为泉，上出为功，初六以阴居下，故为此象。盖井不泉而泥，则人所不食，而禽鸟亦莫之顾矣<sup>②</sup>。九二：井谷射鲋，瓮敝漏。九二刚中，有泉之象。然上无正应，下比初六，功不上行，故其象如此。九三：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渫，不停污也。井渫不食而使人心恻，可用汲矣。王明则汲井以及物，而施者、受者并受其福也。九三以阳居阳，在下之上，而未为时用，故其象占如此。六四：井甃，无咎。以六居四，虽得其正，然阴柔不泉，则但能脩治而无及物之功，故其象为“井甃”，而占则“无咎”。占者能自脩治，则虽无及物之功，而亦可以无咎矣。九五：井冽，寒泉食。冽，洁也。阳刚中正，功及于物，故为此象。占者有其德，则契其象也。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收，汲取也。晁氏云：“收，辘轳收辘者也。”亦通。幕，蔽覆也。有孚，谓其出有原<sup>③</sup>而不穷也。井以上出为功，而兑口<sup>④</sup>不掩，故上六虽非阳刚，而其象如此。然占者应之，则<sup>⑤</sup>必有孚乃元吉也。

䷰(离下兑上)革：己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革，变革也。兑泽在上，离火在下，火然则水干，水决则火灭。中少二女，合为一卦，而少上中下，志不相得，故其卦为革也。变革之初，人未之信，故必己日而后信。又以其内有文明之德，而外有和说之气，故其占为有所更革，皆大亨而得其正，所革皆当，而所革之悔亡也。一有不正，则所革不信不通，而反有悔矣。初九：巩用

① 据清明善堂刻本、苏本、王本、廖本，“巽”字下面脱一“木”字。


② 四库本、王本作“矣”字，清明善堂刻本、苏本、廖本作“也”字。

③ 四库本、王本作“原”，清明善堂刻本、苏本、廖本作“源”字。

④ 四库本作“兑口”，据清明善堂刻本、苏本、王本、廖本，应作“坎口”。

⑤ 四库本、王本有“则”字，清明善堂刻本、苏本、廖本无“则”字。


黄牛之革。虽当革时，居初无应，未可有为，故为此象。巩，固也。黄，中色。牛，顺物。革，所以固物，亦取卦名而义不同也。其占为当坚确固守，而不可以有为，圣人之于变革，其谨如此。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六二柔顺中正，而为文明之主，有应于上，于是可以革矣。然必已日，然后革之，则征吉而无咎。戒占者犹未可遽变也。九三：征凶，贞厉。革言三就，有孚。过刚不中，居离之极，躁动于革者也，故其占有征凶贞厉之戒。然其时则当革，故至于“革言三就”，则亦“有孚”而可革也。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以阳居阴，故有悔。然卦已过中，水火之际，乃革之时，而刚柔不偏，又革之用也，是以悔亡。然又必有孚，然后革乃可获吉。明占者有其德而当其时，又必有信，乃悔亡而得吉也。九五：大人虎变，未占有孚。虎，大人之象。变，谓希革而毛毡也。在大人则自新新民之极，顺天应人之时也。九五以阳刚中正为革之主，故有此象。占而得此，则有此应。然亦必自其未占之时，人已信其如此，乃足以当之耳。上六：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革道已成，君子如豹之变，小人亦革面以听从矣。不可以往，而居正则吉。变革之事，非得已者，不可以过，而上六之才，亦不可以有行也，故占者如之。

 (巽下离上) 鼎：元吉，亨。鼎，烹饪之器。为卦下阴为足，二三四阳为腹，五阴为耳，上阳为铉，有鼎之象。又以巽木入离火而致烹饪<sup>①</sup>，鼎之用也，故其卦为鼎。下巽，巽也，上离为目，而五为耳，有内巽顺而外聪明之象。卦自巽来，阴进居五，而下应九二之阳，故其占曰元亨。“吉”，衍文也。初六：鼎颠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居鼎之下，鼎趾之象也。上应九四则颠矣，然当卦初，鼎未有实，而旧有否恶之积焉，因其颠而出之，则为利矣。得妾而因得其子，亦由<sup>②</sup>是也。此爻之象如此，而其占无咎，盖因败以为功，因贱以致贵也。九二：鼎有实。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以

① 四库本、王本作“烹饪”，据清明善堂刻本、苏本、廖本，应作“烹饪”。


② 四库本、王本作“由”字，清明善堂刻本、苏本、廖本作“犹”字。“由”通“犹”。

刚居中，鼎有实之象也。我仇，谓初，阴阳相求而非正，则相陷于恶而为仇矣。二能以刚中自守，则初虽近不能以就之，是以其象如此，而其占为如是，则吉也。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亏悔，终吉。以阳居鼎腹之中，本有美实者也。然以过刚失中，越五应上，又居下之极，为变革之时，故为鼎耳方革，而不可举移。虽承上卦文明之腴，有雉膏之美，而不得以为人之食。然以阳居阳，为得其正，苟能自守，则阴阳将和而失其悔矣。占者如是，则初虽不利而终得吉也。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晁氏曰：“形渥”，诸本作刑剗，谓重刑也。今从之。九四居上，任重者也，而下应初六之阴，则不胜其任矣。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凶也。六五：鼎黄耳，金铉，利贞。五于象为耳，而有中德，故云黄耳。金，坚刚之物；铉，贯耳以举鼎者也。五虚中以应九二之坚刚，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则利在贞固而已。或曰，金铉以上九而言，更详之。上九：鼎玉铉，大吉，无不利。上以<sup>①</sup>象为铉，而以阳居阴，刚而能温，故有玉铉之象。而其占为“大吉，无不利”，盖有是德，则如其占也。

 (震下震上)震：亨。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震，动也。一阳始生于二阴之下，震而动也。其象为雷，其属为长子，震有亨道。震来，当震之来时也；虩虩，恐惧惊顾之貌。震惊百里，以雷言。匕，所以举鼎实。鬯，以秬黍酒和郁金，所以灌地降神者也。不丧匕鬯，以长子言也。此卦之占，为能恐惧则致福，而不失其所主之重。初九：震来虩虩，后笑言哑哑，吉。成震之主，处震之初，故其占如此。六二：震来厉，亿丧贝，跻于九陵，勿逐，七日得。六二乘初九之刚，故当震之来而危厉也。“亿”字未详。又当丧其货贝而升于九陵之上。然柔顺中正，足以自守，故不求而自获也。此爻占具象中。但九陵七日之象，则未详耳。六三：震苏苏，震行无眚。苏苏，缓散自失之状。以阴居阳，当震时而居不正，是以如此。占者若因惧而能行，以去其不正，则可以无眚矣。九四：震遂泥。以刚


① 四库本作“以”字，清明善堂刻本、苏本、王本、廖本皆作“于”字。


处柔，不中不正，陷于二阴之间，不能自震也。遂者，无反之意；泥，滞溺也。六五：震往来厉。亿无丧，有事。以六居五而处震时，无时而不危也。以其得中，故无所丧而能有事也。占者不失其中，则虽危无丧矣。上六：震索索，视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婚媾有言。以阴柔处震极，故为索索矍矍之象。以是而行，其凶必矣。然能及其震未及<sup>①</sup>身之时，恐惧脩省，则可以无咎，而亦不能免于婚媾之有言。戒占者当如是也。

（艮下艮上）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艮，止也。一阳止于二阴之上，阳自下升，极上而止也。其象为山，取坤地而隆其上之状，亦止于极而不进之意也。其占则必能止于背，而不有其身，行其庭而不见其人，乃无咎也。盖身，动物也。唯背为止，艮其背，则止于所当止也。止于所当止，则不随身而动矣，是不有其身也。如是，则虽行于庭除有人之地，而亦不见其人矣。盖“艮其背”而“不获其身”者，止而止也；“行其庭”而“不见其人”者，行而止也。动静各止其所，而皆主夫静焉，所以得无咎也。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贞。以阴柔居艮初，为艮趾之象。占者如之，则无咎。而又以其阴柔，故又戒其“利永贞”也。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随，其心不快。六二居中得正，既止其腓矣。三为限，则腓所随也。而过刚不中以止乎上，二虽中正而体柔弱，不能往而拯之，是以其心不快也。此爻占在象中，下爻放此。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厉薰心。限，身上下之际，即腰胯也。夤，臂也。止于腓，则不进而已。九三以过刚不中，当限之处，而艮其限，则不得屈伸，而上下判隔如列其夤矣。危厉薰心，不安之甚也。六四：艮其身，无咎。以阴居阴，时止而止，故为艮其身之象，而占得无咎也。六五：艮其辅，言有序，悔亡。六五当辅之处，故其象如此，而其占悔亡也。悔，谓以阴居阳。上九：敦艮吉。以阳刚居止之极，敦厚于止者也。

<sup>①</sup> 四库本此处脱字甚多，据清明善堂刻本、苏本、廖本，“及”字下脱一“其”字。



 (艮下巽上) 渐：女归吉，利贞。渐，渐进也。为卦止于下而巽于上，为不遽进之义，有女归之象焉。又自二至五，位皆得正，故其占为女归吉。而又戒以利贞也。初六：鸿渐于干。小子厉，有言，无咎。鸿之行有序，而进有渐。干，水涯也。始进于下，未得所安，而上复无应，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则为“小子厉”，虽有言，而于义则无咎也。六二：鸿渐于磐，饮食衎衎，吉。磐，大石也。渐远于水，进于磐而益安矣。衎衎，和乐意。六二柔顺中正，进以其渐，而上有九五之应，故其象如此，而占则吉也。九三：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利御寇。鸿，水鸟，陆非所安也。九三过刚不中而无应，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夫征则不复。妇孕则不育，凶莫甚焉。然以其过刚也，故利御寇。六四：鸿渐于木，或得其桷，无咎。鸿不木栖，桷，平柯也，或得平柯，则可以安矣。六四乘刚而顺巽，故其象如此，占者如之，则无咎也。九五：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吉。陵，高阜也。九五居尊，六二正应在下，而为三四所隔，然终不能夺其正也。故其象如此，而占者如是则吉也。上九：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吉。胡氏、程氏皆云，“陆”当作“逵”，谓云路也。今以韵读之，良是。仪，羽旄旌纛之饰也。上九至高，出乎人位之外，而其羽毛可用以为仪饰，盖<sup>①</sup>虽极高而不为无用之象。故其占为如是则吉也。


 (兑下震上) 归妹：征凶，无攸利。妇人谓嫁曰归。妹，少女以<sup>②</sup>。兑以少女而从震之长男，而其情又为以说而动，皆非正也，故卦为归妹。而卦之诸爻，自二至五，皆不得正。三五又皆以柔乘刚，故其占征凶而无所利也。初九：归妹以娣，跛能履，征吉。初九居下而无正应，故为娣象。然阳刚在女子为贤正之德，但为娣之贱，仅能承助其君而已，故又为“跛能履”之象，而其占则征吉也。九二：眇能视，利幽人之贞。眇能视，承上爻而言。九二阳刚得中，女之贤也。上有正应，而反阴柔不正，乃女贤而配不良，不能大成


① 四库本、王本作“盖”字，据清明善堂刻本、苏本、廖本，应作“位”字。

② 四库本作“以”字，据清明善堂刻本、苏本、王本、廖本，应作“也”字。

内助之功，故为“眇能视”之象，而其占则“利幽人之贞也”。幽人，亦抱道守正而不偶者也。六三：归妹以须，反归以娣。六三阴柔而不中正，又为说之主。女之不正，人莫之取者也，故为未得所适而反归为娣之象。或曰，须，女之贱者。九四：归妹愆期，迟归有时。九四以阳居上体而无正应，贤女不轻从人，而愆期以待所归之象，正与六三相反。六五：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六五柔中居尊，下应九二，尚德而不贵饰，故为帝女下嫁而服不盛之象。然女德之盛，无以加此，故又为“月几望”之象。而占者如之则吉也。上六：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无攸利。上六以阴柔居归妹之终而无应，约婚而不终者也。故其象如此，而于占为无所利也。

䷶(离下震上)丰：亨，王假之。勿忧，宜日中。丰，大也。以明而动，盛大之势也，故其占有亨道焉。然王者至此，盛极当衰，则又有忧道焉。圣人以为徒忧无益，但能守常，不至于过盛则可矣。故戒以勿忧，宜日中也。初九：遇其配主，虽旬无咎，往有尚。配主，谓四。旬，均也，谓皆阳也。当丰之时，明动相资，故初九之遇九四，虽皆阳刚，而其占如此也。六二：丰其蔀，日中见斗，往得疑疾，有孚发若，吉。六二居丰之时，为离之主，至明者也。而上应六五之柔暗，故为丰蔀见斗之象。蔀，障蔽也。大其障蔽，故日中而昏也。往而从之，则昏暗之主必反见疑，惟在积其诚意以感发之则吉。戒占者宜如是也。虚中，有孚之象。九三：丰其沛，日中见沬。折其右肱，无咎。“沛”一作“旆”，谓幡幔也，其蔽甚于蔀矣。沬，小星也。三处明极而应上六，虽不可用而非咎也。故其象占如此。九四：丰其蔀，日中见斗，遇其夷主，吉。象与六二同。夷，等夷也，谓初九也。其占为当丰而遇暗主，下就同德则吉也。六五：来章，有庆誉，吉。质虽柔暗，若能来致天下之明，则有庆誉而吉矣。盖因其柔暗而设此以开之。占者能如是，则如其占矣。上六：丰其屋，蔀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覿，凶。以阴柔居丰极，处动终明极而反暗者也，故为丰大其屋而反以自蔽之象。无人，不覿，亦言障蔽之深，其凶甚矣。

 (艮下离上)旅：小亨，旅贞吉。旅，羁旅也。山止于下，火炎于上，为去其所止而不处之象，故为旅。以六五得中于外，而顺乎上下之二阳，艮止而离丽于明，故其占可以小亨，而能守其旅之正<sup>①</sup>则吉。旅非常居，若可苟者，然道无不在，故自有其正，而不可须臾离也。初六：旅琐琐，斯其所取灾。当旅之时，以阴柔居下位，故其象占如此。六二：旅即次，怀其资，得童仆贞。即次则安，怀资则裕，得其童仆之正<sup>②</sup>信，则无欺而有赖，旅之最吉者也。二有柔顺中正之德，故其象占如此。九三：旅焚其次，丧其童仆，贞厉。过刚不中，居下之上，故其象、占如此。丧其童仆，则不止于失其心矣。故“贞”字连下句为义。九四：旅于处，得其资斧，我心不快。以阳居阴，处上之下，用柔能下，故其象、占如此。然非其正位，又上无刚阳<sup>③</sup>之与，下唯阴柔之应，故其心有所不快也。六五：射雉，一矢亡，终以誉命。雉，文明之物，离之象也。六五柔顺文明，又得中道，为离之主，故得此爻者，为射雉之象。虽不无亡矢之费，而所丧不多，终有誉命也。上九：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上九过刚，处旅之上，离之极，骄而不顺，凶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巽下巽上)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巽，入也。一阴伏于二阳之下，其性能巽以入也。其象为风，亦取入义。阴为主，故其占为小亨。以阴从阳，故又利有所往。然必知所从，乃得其正，故又曰“利见大人”也。初六：进退，利武人之贞。初以阴居下<sup>④</sup>，为巽之主，卑巽之过，故为进退不果之象。若以武人之正<sup>⑤</sup>处之，则有以济其所不及，而得所宜矣。九二：巽在床下，用史巫纷若，吉，无咎。二以阳处阴而居下，有不安之意。

①② 四库本、王本作“正”字，据清明善堂刻本、苏本、廖本，应作“贞”字。

③ 四库本、苏本、王本、廖本作“刚阳”，清明善堂刻本作“阳刚”。

④ 四库本、苏本、王本、廖本作“初以阴居下”字，清明善堂刻本作“初六以阴居下”。

⑤ 四库本、王本作“正”字，据清明善堂刻本、苏本、廖本，应作“贞”字。

然当巽之时，不厌其卑，而二又居中，不至已甚，故其占为能过于巽，而丁宁烦悉其辞以自道达，则可以吉而无咎，亦竭诚意以祭祀之吉占也。九三：频巽，吝。过刚不中，居下之上，非能巽者，勉为屡失，吝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六四：悔亡，田获三品。阴柔无应，承乘皆刚，宜有悔也。而以阴居阴，处上之下，故得悔亡，而又为卜田之吉占也。三品者，一为干豆，一为宾客，一以充庖。九五：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终。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吉。九五刚健中正，而居巽体，故有悔。以有贞而吉也，故得亡其悔而无不利。有悔，是无初也；亡之，是有终也；庚，更也，事之变也；先庚三日，丁也；后庚三日，癸也。丁，所以丁宁于其变之前。癸，所以揆度于其变之后。有所变更而得此占者，如是则吉也。上九：巽在床下，丧其资斧，贞凶。巽在床下，过于巽者也；丧其资斧，失所以断也。如是，则虽正<sup>①</sup>亦凶矣。居巽之极，失其刚阳<sup>②</sup>之德，故其象占如此。

䷥(兑下兑上)兑：亨。利贞。兑，说也。一阴进乎二阳之上，喜之见乎外也。其象为泽，取其说万物，又取坎水而塞其下流之象。卦体刚中而柔外。刚中故说而亨，柔外故利于正<sup>③</sup>。盖说有亨道，而其妄说不可以不戒，故其占如此。又柔外故为说亨，刚中故能利正<sup>④</sup>，亦一义也。初九：和兑，吉。以阳爻居说体而处最下，又无系应，故其象占如此。九二：孚兑，吉，悔亡。刚中为孚，居阴为悔。占者以孚而说，则吉而悔亡矣。六三：来兑，凶。阴柔不中正，为兑之主。上无所应，而反过来就二阳以求其说，凶之道也。九四：商兑未宁，介疾有喜。四上承九五之中正，而下比六三之柔邪，故不能决而商度，所说未能有定。然质本阳刚，故能介然守正，而疾恶柔邪也。如此则有喜矣。象、占如此，为戒深矣。九五：孚于剥，有厉。剥，谓阴能剥阳者也。


① 四库本、王本作“正”字，据清明善堂刻本、苏本、廖本，应作“贞”字。


② 据四库本、清明善堂刻本、苏本、廖本，“刚阳”应作“阳刚”。

③ 四库本作“正”字，据清明善堂刻本、苏本、廖本，应作“贞”字。

④ 四库本作“刚中故能利正”，据清明善堂刻本、苏本、廖本，应作“刚中故利于贞”。

九五阳刚中正，然当说之时，而居尊位，密近上六。上六阴柔，为说之主，处说之极，能妄说以剥阳者也。故其占但戒以信于上六，则有危也。上六：引兑。上六成说之主，以阴居说之极。引下二阳相与为说，而不能必其从也。故九五当戒，而此爻不言其吉凶。

 (坎下巽上) 涣：亨，王假有庙。利涉大川，利贞。涣，散也。为卦，下坎上巽，风行水上，离披解散之象，故为涣。其变则本自渐卦，九来居二而得中，六往居三得九之位，而上同于四，故其占可亨。又以祖考之精神既散，故王者当至于庙以聚之。又以巽木坎水，舟楫之象，故利涉大川。其曰利贞，则占者之深戒也。初六：用拯，马壮，吉。居卦之初，涣之始也。始涣而拯之，为力既易，又有壮马，其吉可知。初六非有济涣之才，但能顺乎九二，故其象占如此。九二：涣奔其机，悔亡。九而居二，宜有悔也。然当涣之时，来而不穷，能亡其悔者也。故其象、占如此，盖九奔而二机也。六三：涣其躬，无悔。阴柔而不中正，有私于己之象也。然居得阳位，志在济时，能散其私以得无悔，故其占如此。大率此上四爻，皆因涣以济涣者也。六四：涣其群，元吉。涣有丘，匪夷所思。居阴得正，上承九五，当济涣之任者也。下无应与，为能散其朋党之象，占者如是，则大善而吉。又言能散其小群以成大群，使所散者聚而若丘，则非常人思虑之所及也。九五：涣汗其大号，涣王居，无咎。阳刚中正，以居尊位，当涣之时，能散其号令，与其居积，则可以济涣而无咎矣。故其象、占如此。九五巽体，有号令之象。汗，谓如汗之出而不反也。涣王居，如陆贽所谓散小储而成大储之意。上九：涣其血去，逖出，无咎。上九以阳居涣极，能出乎涣，故其象、占如此。血，谓伤害；逖，当作惕，与小畜六四同。言涣其血则去，涣其惕则出也。

 (兑下坎上) 节：亨。苦节，不可贞。节，有限而止也。为卦，下兑上坎，泽上有水，其容有限，故为节。节固自有亨道矣。又其体阴阳各半，而

二五皆阳，故其占得亨。然至于太甚则苦矣，故又戒以不可守以为正<sup>①</sup>也。初九：不出户庭，无咎。户庭，户外之庭也。阳刚得正，居节之初，未可以行，能节而止者也。故其象、占如此。九二：不出门庭，凶。门庭，门内之庭也。九二当可行之时，而失刚不正，上无应与，知节而不知通，故其象、占如此。六三：不节若，则嗟若，无咎。阴柔而不中正，以当节时，非能节者，故其象、占如此。六四：安节，亨。柔顺得正，上承九五，自然有节者也，故其象、占如此。九五：甘节，吉，往有尚。所谓当位以节，中正以通者也，故其象、占如此。上六：苦节。贞凶，悔亡。居节之极，故为苦节。既处过极，故虽得正而不免于凶。然礼奢宁俭，故虽有悔，而终得亡之也。

䷵(兑下巽上)中孚：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孚，信也。为卦，二阴在内，四阳在外，而二五之阳皆得其中，以一卦言之为中虚，以二体言之为中实，皆孚信之象也。又下说以应上，上巽以顺下，亦为孚义。豚鱼，无知之物。又木在泽上，外实内虚，皆舟楫之象。至信可感，豚鱼涉险难，而不可以失其正<sup>②</sup>，故占者能致豚鱼之应，则吉而利涉大川，又必利于正<sup>③</sup>也。初九：虞吉，有它不燕。当中孚之初，上应六四，能度其可信而信之则吉。复有他焉，则失其所以度之之正，而不得其所安<sup>④</sup>，戒占者之辞也。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九二中孚之实，而九五亦以中孚之实应之，故有“鹤鸣”、“子和”我爵“尔靡”之象。鹤在阴，谓九居二。好爵，谓得中。“靡”与“靡”同。言懿德人之所好，故好爵虽我之所独有，而彼亦系恋之也。六三：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敌，谓上九，信之穷者。六三阴柔不中正，亦<sup>⑤</sup>居说极而与之应，故不能自主，而其象如此。六四：月几望，马匹亡，无咎。六四居阴得正，位近于君，为“月几望”之象。马

① 四库本作“正”字，据清明善堂刻本、苏本、廖本，应作“贞”字。

②③ 四库本、王本作“正”字，据清明善堂刻本、苏本、廖本，应作“贞”字。

④ 据清明善堂刻本、苏本、王本、廖本，“安”字下脱一“矣”字。

⑤ 四库本作“亦”字，据清明善堂刻本、苏本、王本、廖本，应作“以”字。


匹，谓初与己为匹，四乃绝之，而上以信于五，故为“马匹亡”之象。占者如是，则无咎也。九五：有孚挛如，无咎。九五刚健中正，中孚之实，而居尊位，为孚之主者也。下应九二，与之同德，故其象、占如此。上九：翰音登于天，贞凶。居信之极而不知变，虽得其正，<sup>①</sup>亦凶道也。故其象、占如此。鸡曰翰音，乃巽之象。居巽之极，为登于天。鸡非登天之物，而欲登天，信非所信而不知变，亦犹是也。


䷛(艮下震上)小过：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小，谓阴也。为卦，四阴在外，二阳在内，阴多于阳，小者过也。既过于阳，可以亨矣。然必利于守正<sup>②</sup>，则又不可以不戒也。卦之二五，皆以柔而得中，故可小事。三四皆以刚失位而不中，故不可大事。卦体内实外虚，如鸟之飞，其声下而不上，故能致飞鸟遗音之应，则宜下而大吉，亦不可大事之类也。初六：飞鸟以凶。初六阴柔，上应九四，又居过时，上而不下者也。飞鸟遗音，不宜上宜下，故其象、占如此。郭璞《洞林》：占得此者，或致羽虫之孽。六二：过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六二柔顺中正，进则过三四而遇六五，是过阳而反遇阴也。如此，则不及六五而自得其分，是不及君而适遇其臣也。皆过而不过，守正得中之意，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九三：弗过防之，从或戕之凶。小过之时，事每当过然后得中。九三以刚居正，众阴所欲害者也。而自恃其刚，不肯过为之备，故其象、占如此。若占者能过防之，则可以免矣。九四：无咎。弗过遇之，往厉，必戒。勿用永贞。当过之时，以刚处柔，过乎恭矣，无咎之道也。弗过遇之，言弗过于刚而适合其宜也。往则过矣，故有厉而当戒。阳性坚刚，故又戒以“勿用永贞”。言当随时之宜，不可固守也。或曰：弗过遇之，若依<sup>③</sup>六二爻例，则当如此说；若依九三爻例，则过遇当如过防之义。未详孰是，当阙以俟知者。六五：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以阴居尊，又当阴过之时，不能有为，而弋取六二以为助，故有此象。在穴，阴物

①② 四库本、王本作“正”字，据清明善堂刻本、苏本、廖本，应作“贞”字。

③ 四库本、王本作“依”字，清明善堂刻本、苏本、廖本作“以”字。

也。两阴相得，其不能济大事可知。上六：弗遇过之。飞鸟离之，凶，是谓灾眚。六以阴居动体之上，处阴过之极，过之已高而甚远者也，故其象、占如此。或曰：“遇过”，恐亦只当作“过遇”，义同九三<sup>①</sup>，未知是否。

 (离下坎上)既济：亨小，利贞。初吉，终乱。既济，事之既成也。为卦，水火相交，各得其用。六爻之位，各得其正，故为既济。“亨小”，当为“小亨”。大抵此卦及六爻占辞，皆有警戒之意，时当然也。初九：曳其轮，濡其尾，无咎。轮在下，尾在后，初之象也。曳轮则车不前，濡尾则狐不济。既济之初，谨戒如是，无咎之道。占者如是，则无咎也<sup>②</sup>。六二：妇丧其茀，勿逐，七日得。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应九五刚阳中正之君，宜得行志<sup>③</sup>。而九五居既济之时，不能下贤以行其道，故二有“妇丧其茀”之象。茀，妇车之蔽，言失其所以行也。然中正之道，不可终废，时过则行矣。故又有勿逐而自得之戒。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既济之时，以刚居刚，“高宗伐鬼方”之象也。三年克之，言其久而后克，戒占者不可轻动之意。小人勿用，占法与师上六同。六四：繻有衣袽，终日戒。既济之时，以柔居柔，能预备而戒惧者也。故其象如此。程子曰：“繻”当作“濡”。衣袽，所以塞舟之罅漏。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东阳西阴，言九五居尊而时已过，不如六二之在下，而始得时也。又当文王与纣之事，故其象、占如此。《彖辞》“初吉终乱”，亦此意也。上六：濡其首，厉。既济之极，险体之上，而以阴柔处之，为狐涉水而濡其首之象。占者不戒，危之道也。

 (坎下离上)未济：亨。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未济，事未成之时也。水火不交，不相为用，卦之六爻，皆失其位，故为未济。汔，几

① 四库本作“九三”，据清明善堂刻本、苏本、王本、廖本，应作“九四”字。

② 四库本作“也”字，据清明善堂刻本、苏本、王本、廖本，应作“矣”字。

③ 四库本作“宜得行志”，据清明善堂刻本、苏本、王本、廖本，应作“宜得行其志”。



也。几济而濡尾，犹未济也。占者如此，何所利哉！初六：濡其尾，吝。以阴居下，当未济之初，未能自进，故其象、占如此。九二：曳其轮，贞吉。以九二应六五，而居柔得中，为能自止而不进，得为下之正也。故其象、占如此。六三：未济，征凶。利涉大川。阴柔不中正，居未济之时，以征则凶。然以柔乘刚，将出乎坎，有“利涉”之象。故其占如此。盖行者可以水浮，而不可以陆走也。或疑“利”字上当有“不”字。九四：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以九居四，不正而有悔也，能勉而正<sup>①</sup>，则悔亡矣。然以不正<sup>②</sup>之资，欲勉而正<sup>③</sup>，非极其阳刚用力之久不能也。故为“伐鬼方”，三年而受赏之象。六五：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以六居五，亦非正也。然文明之主，居中应刚，虚心以求下之助，故得正<sup>④</sup>而吉且无悔。又有光辉之盛，信实而不妄，吉而又吉也。上九：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以刚明居未济之极，时将可以有为，而自信自养以俟命，无咎之道也。若纵而不反，如狐之涉水而濡其首，则过于自信而失其义矣。

---

①②③④ 四库本、王本作“正”字，据清明善堂刻本、苏本、廖本，应作“贞”字。

## 卷三

### 周易象上传

《彖》，即文王所系之辞。上者，经之上篇；《传》者，孔子所以释经之辞也。后凡言《传》者，放此。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此专以天道明乾义，又析“元亨利贞”为四德以发明之。而此一节，首释“元”义也。大哉，叹辞。元，大也，始也。乾元，天德之大<sup>①</sup>始，故万物之生皆资之以以为始也。又为四德之首，而贯乎天德之始终，故曰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此释乾之“亨”也。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始，即元也。终，谓贞也。不终则无始，不贞则无以为元也。此言圣人大明乾道之终始，则见卦之六位各以时成，而乘此六阳以行天道，是乃圣人之元亨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sup>②</sup>和，乃利贞。变者，化之渐。化者，变之成。物所受为性，天所赋为命。大和，阴阳会合中和之气也。各正者，得于有生之初。保合者，全于已生之后。此言乾道变化，无所不利，而万物各得其性命以自全，以释“利贞”之义也。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圣人在上，高出于物，犹乾道之变化也。万国

---

① 四库本、王本有“大”字，苏本无“大”字。

② 四库本、王本作“大”字，苏本作“太”字。“大”与“太”通。

各得其所而咸宁，犹万物之各正性命，而保合大<sup>①</sup>和也。此言圣人之利贞也。盖尝统而论之。元者，物之始生；亨者，物之畅茂；利，则向于实也；贞，则实之成也。实之既成，则其根蒂脱落，可复种而生矣。此四德之所以循环而无端也。然而四者之间，生气流行，初无间断，此元之所以包四德而统天也。其以圣人而言，则孔子之意，盖以此卦为圣人得天位、行天道，而致太平之占也。虽其文义有非文王之旧者，然读者各以其意求之，则并行而不悖也。坤卦放此。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此以地道明坤之义，而首言元也。至，极也，比大义差缓。始者，气之始。生者，形之始。顺承天施，地之道也。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言亨也。德合无疆，谓配乾也。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君子攸行。言利贞也。马，乾之象，而以为地类者。牝，阴物，而马又行地之物也。行地无疆，则顺而健矣。柔顺利贞，坤之德也。君子攸行，人之所行如坤之德也。所行如此<sup>②</sup>，则其占如下文所云也。先迷失道，后顺得常；西南得朋，乃与类行；东北丧朋，乃终有庆。阳大阴小，阳得兼阴，阴不得兼阳，故坤之德，常减于乾之半也。东北虽丧朋，然反之西南则终有庆矣。安贞之吉，应地无疆。安而且贞，地之德也。屯，刚柔始交而难生。以二体释卦名义。始交，谓震。难生，谓坎。动乎险中，大亨贞。以二体之德释卦辞。动，震之为也。险，坎之地也。自此以下释“元亨利贞”，乃用文王本意。雷雨之动满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宁。以二体之象释卦辞。雷，震象。雨，坎象。天造，犹言天运。草，杂乱。昧，冥晦也。阴阳交而雷雨作，杂乱冥晦，<sup>③</sup>塞乎两间。天下未定，名分未明，宜立君以统治，而未可遽谓安宁之时也。不取初九爻义者，取义多端，姑举其一也。蒙，山下有险；险而止，蒙。以卦象、卦德释卦名，有两义。蒙亨，以亨行，时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应也；初筮告，以刚中也；再三渎，渎则不告，渎蒙

① 四库本、王本作“大”字，苏本作“太”字。“大”与“太”通。

② 四库本、王本作“此”字，苏本作“是”字。

③ 四库本、王本作“冥晦”，苏本作“晦冥”。

也；蒙以养正，圣功也。以卦体释卦辞也。九二以可亨之道，发人之蒙，而又得其时之中，谓如下文所指之事，皆以亨行而当其可也。志应者，二刚明，五柔暗，故二不求五而五求二，其志自相应也；以刚中者，以刚而中，故能告而有节也；渎筮者二三，则问者固渎，而告者亦渎矣。蒙以养正，乃作圣之功，所以释利贞之义也。需，须也，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此以卦德释卦名义。需，“有孚，光亨，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以卦体及两象释卦辞。讼，上刚下险；险而健讼。以卦德释卦名义。讼，有孚，窒惕，中吉，刚来而得中也。终凶，讼不可成也。“利见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渊也。以卦变、卦体、卦象释卦辞。师，众也；贞，正也。能以众正，可以王矣。此以卦体释“师贞”之义。以，谓能左右之也。一阳在下之中，而五阴皆为所以也。能以众正，则王者之师矣。刚中而应，行险而顺，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吉，又何咎矣。又以卦体、卦德释“丈人，吉无咎”之义。刚中，谓九二；应，谓六五应之；行险，谓行危道；顺，谓顺人心。此非有老成之德者不能也。毒，害也。师旅之兴，不无害于天下。然以其有是才德，是以民悦而从之也。比，吉也。此三字，疑衍文。比，辅也，下顺从也。此以卦体释卦名义。“原筮，元永贞，无咎”，以刚中也；不宁方来，上下应也；后夫凶，其道穷也。亦以卦体释卦辞。刚中，谓五。上下，谓五阴。小畜，柔得位而上下应之，曰小畜。以卦体释卦名义。柔得位，指六居四；上下，谓五阳。健而巽，刚中而志行，乃亨。以卦德、卦体而言，阳犹可享也。密云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尚往，言畜之未极，其气犹上进也。履，柔履刚也。以二体释卦名义。说而应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以卦德释彖辞。刚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又以卦体明之，指九五也。泰，小往大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否之匪

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则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 同人，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曰同人。以卦体释卦名义。柔，谓六二；乾，谓九五。同人曰，衍文。“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以卦德、卦体释卦辞。通天下之志乃为大同，不然则是私情之合而已，何以致亨而利涉哉！ 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以卦体释卦名义。柔，谓六五。上下，谓五阳。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以卦德、卦体释卦辞。应天，指六五也。 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言谦之必亨。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变，谓倾坏；流，谓聚而归之；人能谦，则其居尊者其德愈光，其居卑者人亦莫能过，此君子所以有终也。 豫，刚应而志行。顺以动，豫。以卦体、卦德释卦名义。豫顺以动，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师乎？以卦德释卦辞。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豫之时义大矣哉。极言之，而赞其大也。 随，刚来而下。柔动而说，随。以卦变、卦德释卦名义。大亨，贞，无咎。而天下随时。王肃本“时”作“之”。今当从之。释卦辞言能如是，则天下之所从也。随时之义大矣哉。王肃本“时”字在“之”字下。今当从之。 蛊，刚上而柔下。巽而止，蛊。以卦体、卦变、卦德释卦名义。盖如此，则积弊而至于蛊矣。蛊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终则有始，天行也。释卦辞。治蛊至于元亨，则乱而复治之象也。乱之终，治之始，天运然也。 临，刚浸而长。以卦体释卦名。说而顺，刚中而应。又以卦德、卦体言卦之善。大亨以正，天之道也。当

刚长之时，又有此善，故其占如此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言虽天运之当然，然君子宜知所戒。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以卦体、卦德释卦名义。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下观而化也。释卦辞。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极言观之道也。四时不忒，天之所以为观也；神道设教，圣人之所以为观也。颐中有物，曰噬嗑。以卦体释卦名义。噬嗑而亨，刚柔分，动而明，雷电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虽不当位，利用狱也。又以卦名、卦体、卦德、二象、卦变释卦辞。贲，亨。“亨”字疑衍。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以卦变释卦辞。刚柔之交，自然之象，故曰天文。先儒说天文，上当有“刚柔交错”四字，理或然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又以卦德言之。止，谓各得其分。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极言贲道之大也。剥，剥也；柔，变刚也。以卦体释卦名义。言柔进干阳，变刚为柔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长也；顺而止之，观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以卦体、卦德释卦辞。复，亨，刚反。刚反则亨。动而以顺行，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以卦德而言。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阴阳消息，天运然也。利有攸往，刚长也。以卦体而言，既生则渐长矣。复其见天地之心乎。积阴之下，一阳复生，天地生物之心几于灭息，而至此乃复可见。在人则为静极而动，恶极而善，本心几息而复见之端也。程子论之详矣。而邵子之诗亦曰：“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阳初动处，万物未生时。玄酒味方淡，大<sup>①</sup>音声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请问包牺。”至哉，言也，学者宜尽心焉。无妄，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动而健，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佑，行矣哉。以卦变、卦德、卦体言卦之善如此，故其占当获大亨而利于正，乃天命

① 四库本、王本作“大”字，苏本作“太”字。“大”与“太”通。

之当然也。其有不正，则不利有所往，欲何往哉？盖其逆天之命，而天不佑之，故不可以有行也。 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以卦德释卦名义。刚上而尚贤，能止健，大正也。以卦变、卦体释卦辞。不家食，吉，养贤也。亦取尚贤之象。利涉大川，应乎天也。亦以卦体而言。 颐，贞吉，养正则吉也；观颐，观其所养也；自求口实，观其自养也。释卦辞。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颐之时，大矣哉。极言养道而赞之。 大过，大者过也。以卦体释卦名义。栋桡，本末弱也。复以卦体释卦辞。本，谓初；末，谓上；弱，谓阴柔。刚过而中，巽而说，行。利有攸往，乃亨。又以卦体、卦德释卦辞。大过之时，大矣哉。大过之时，非有大过人之材，不能济也，故叹其大。 习坎，重险也。释卦名义。水流而不盈，行险而不失其信。以卦象释“有孚”之义，言内实而行有常也。维心亨，乃以刚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以刚在中，心亨之象。如是而往，必有功也。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之时用，大矣哉。极言之而赞其大也。 离，丽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释卦名义。柔丽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以卦体释卦辞。

## 卷四

### 周易象下传

咸，感也。释卦名义。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以卦体、卦德、卦象释卦辞，或以卦变言柔上刚下之义，曰咸自旅来，柔上居六，刚下居五也。亦通。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极言感通之理。恒，久也。刚上而柔下，雷风相与，巽而动，刚柔皆应恒。以卦体、卦象、卦德释卦名义，或以卦变言刚上柔下之义，曰恒自丰来，刚上居二，柔下居初也。亦通。恒，“亨，无咎，利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恒，固能亨且无咎矣。然必利于正，乃为久于其道，不正则久非其道矣。天地之道，所以长久亦以正而已矣。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久于其道，终也；利有攸往，始也。动静相生，循环之理，然必静为主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极言恒久之道。遁亨，遁而亨也。刚当位而应，与时行也。以九五爻释亨义。小利贞，浸而长也。以下二阴释“小利贞”。遁之时，义大矣哉。阴方漫长，处之



为难，故其时义为尤大。 大壮，大者壮也。刚以动，故壮。释卦名义。以卦体言，则阳长过中，大者壮也；以卦德言，则乾刚震动，所以壮也。大壮利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释“利贞”之义而极言之。 晋，进也。释卦名义。明出地上，顺而丽乎大明。柔进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也。以卦象、卦德、卦变释卦辞。 明入地中，明夷。以卦象释卦名。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以卦德释卦义。蒙大难，谓遭纣之乱而见囚也。利艰贞，晦其明也；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以六五一爻之义释卦辞。内难，谓为纣近亲，在其国内，如六五之近于上六也。 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以卦体九五、六二释“利女贞”之义。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亦谓二五。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上父初子，五三夫，四二妇，五兄，三弟，以卦画推之，又有此象。 睽，火动而上，泽动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以卦象释卦名义。说而丽乎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小事吉。以卦德、卦变、卦体释卦辞。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睽之时用大矣哉。极言其理而赞之。 蹇，难也，险在前也。见险而能止，知矣哉。以卦德释卦名义，而赞其美。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东北，其道穷也。利见大人，往有功也。当位贞吉，以正邦也。蹇之时用大矣哉。以卦变卦体释卦辞，而赞其时用之大也。 解，险以动。动而免乎险，解。以卦德释卦名义。解，利西南，往得众也。其来复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以卦变释卦辞。坤为众，得众谓九四入坤体。得中有功，皆指九二。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时大矣哉。极言而赞其大也。 损，损下益上，其道上行。以卦体释卦名义。损而“有孚，元吉，无咎。可

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应有时。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此释卦辞。时，谓当损之时。益，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以卦体释卦名义。利有攸往，中正有庆；利涉大川，木道乃行。以卦体卦象释卦辞。益动而巽，日进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与时偕行。动巽，二卦之德。乾下施，坤上生，亦上文卦体之义。又以此极言赞益之大。 夬，决也，刚决柔也。健而说，决而和。释卦名义而赞其德。扬于王庭，柔乘五刚也；孚号有厉，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穷也。利有攸往，刚长乃终也。此释卦辞。柔乘五刚，以卦体言，谓以一小人加于众君子之上，是其罪也。刚长乃终，谓一变即为纯乾。 姤遇也，柔遇刚也。释卦名。勿用取女，不可与长也。释卦辞。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以卦体言。刚遇中正，天下大行也。指九五。姤之时义大矣哉。几微之际，圣人所谨。 萃，聚也，顺以说，刚中而应，故聚也。以卦德、卦体释卦名义。王假有庙，致孝亨也；利见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顺天命也。释卦辞。观其所聚，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sup>①</sup> 柔以时升，以卦变释卦名。巽而顺，刚中而应，是以大亨。以卦德、卦体释卦辞。用见大人，勿恤，有庆也；南征吉，志行也。 困，刚掩也。以卦体释卦名。险以说，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贞大人吉，以刚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穷也。以卦德、卦体释卦辞。 巽乎水而上水，井；井养而不穷也。以卦象释卦名义。改邑不改井，乃以刚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以卦体释卦辞。“无丧无得，往来井井”，两句意与不改井同，故不复出。刚中，以二五而言。未有功而败其瓶，所

<sup>①</sup> 据苏本、王本，“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一句下脱注文“极言其理而赞之”。

以凶也。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以卦象释卦名义。大略与睽相似，然以相违而为睽，相息而为革也。息，灭息也，又为生息之义，灭息而后生息也。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以卦德释卦辞。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极言而赞其大。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饪也。圣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养圣贤。以卦体、二象释卦名义。因极其大而言之，享帝贵诚，用饗而已；养贤则饗，牢礼，当极其盛，故曰大亨。巽而耳目聪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元亨。以卦象、卦变、卦体释卦辞。震，亨。震有亨道，不待言也。震来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哑哑，后有则也。恐致福，恐惧以致福也。则，法也。震惊百里，惊远而惧迩也。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也。程子以为“迩也”下脱“不丧匕鬯”四字。今从之。出，谓继世而主祭也。或云“出”即“鬯”字之误。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此释卦名。艮之义则止也。然行止各有其时，故时止而止，止也；时行而行，亦止也。艮体笃实，故又有光明之义。大畜于艮，亦以“辉光”言之。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敌应，不相与也。是以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也。此释卦辞。易背为止，以明背即止也。背者，止之所也。以卦体言，内外之卦，阴阳敌应而不相与也。不相与，则内不见己，外不见人，而无咎矣。晁氏云，“艮其止”当依卦辞作“背”。渐之进也，女归吉也。“之”字疑衍，或是“渐”字。进得位，往有功也；进以正，可以正邦也。以卦变释“利贞”之意。盖此卦之变，自涣而来，九进居三；自旅而来，九进居五，皆为得位之正。其位刚得中也。以卦体言，谓九五。止而巽，动不穷也。以卦德言，渐进之义。归妹，天地之大义也；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归妹，人之终始也。释卦名义也。归者，女之终；生育者，人之始。说以动，所归妹也。又以卦德言之。征凶，位不当也；无攸利，柔乘刚也。又以卦体释卦辞。男女之交，本皆正理。惟若此卦，则不得

其正也。丰，大也。明以动，故丰。以卦德释卦名义。王假之，尚大也；勿忧，宜日中，宜照天下也。释卦辞。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此又发明卦辞外意，言不可过中也。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顺乎刚，止而丽乎明，是以小亨，旅贞吉也。以卦体、卦德释卦辞。旅之时义大矣哉。旅之时为难处。重巽以申命。释卦义也。巽顺而入，必究乎下，命令之象。重巽，故为“申命”也。刚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顺乎刚。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以卦体释卦辞。刚巽乎中正而志行，指九五。柔，谓初四。兑，说也。释卦名义。刚中而柔外，说以利贞，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说之大，民劝矣哉。以卦体释卦辞，而极言之。涣亨，刚来而不穷。柔得位乎外而上同。以卦变释卦辞。王假有庙，王乃在中也。中，谓庙中。“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节，亨，刚柔分而刚得中。以卦体释卦辞。苦节，不可贞，其道穷也。又以理言。说以行险，当位以节，中正以通。又以卦德、卦体言之。当位中正，指五。又坎为通。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极言节道。中孚，柔在内而刚得中。说而巽，孚乃化邦也。以卦体、卦德释卦名义。豚鱼吉，信及豚鱼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虚也。以卦象言。中孚以利贞，乃应乎天也。信而正，则应乎天矣。小过，小者过而亨也。以卦体释卦名义与其辞。过以利贞，与时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以二五言。刚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以三四言。有飞鸟之象焉。“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顺也。以卦体言。既济，亨，小者亨也。“济”下疑脱“小”字。利贞，刚柔正而位当也。以卦体言。初吉，柔得中也。指六二。终止则

乱，其道穷也。未济，亨，柔得中也。指九五<sup>①</sup>言。小狐汔济，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续终也。虽不当位，刚柔应也。

---

① 四库本作“九五”，据苏本、王本，应作“六五”。

## 卷五

### 周易象上传

象者，卦之上下两象，及两象之六爻，周公所系之辞也。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乾卦之象也。凡重卦皆取重义，此独不然者，天一而已。但言天行，则见其一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若重复之象，非至健不能也。君子法之，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刚，则自强而不息矣。潜龙勿用，阳在下也<sup>①</sup>；见龙在田，德施普也。终日乾乾，反复道也。反复，重复践行之意。或跃在渊，进无咎也。可以进，而不必进也。飞龙在天，大人造也。造，犹作也。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言阳刚不可为物先，故六阳皆变而吉。天行以下，先儒谓之大象；潜龙以下，先儒谓之小象。后放此。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地，坤之象，亦一而已，故不言重而言其势之顺，则见其高下相因之无穷。至顺极厚而无所不载也。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按《魏志》作“初六履霜”。今当从之。驯，顺习也。六二之动，直以方也；不习无不利，地道光也；含章可贞，以时发也；或从王事，知光大也；括囊无咎，慎不害也；黄裳元吉，文

---

① 据苏本、王本，“阳在下也”句下脱注文“阳谓九，下谓潜”。

在中也。文在中，而见于外也。龙战于野，其道穷也。用六永贞，以大终也。初阴后阳，故曰大终。云雷，屯。君子以经纶。坎不言水，而言云者，未通之意。经纶，治丝之事，经引之，纶理之也。屯难之世，君子有为之时也。虽盘桓，志行正也。以贵下贱，大得民也。六二之难，乘刚也。十年乃字，反常也。即鹿无虞，以从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穷也。求而往，明也。屯其膏，施未光也。泣血涟如，何可长也。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泉，水之始出者，必行而有渐也。利用刑人，以正法也。发蒙之初，法不可不正，惩戒所以正法也。子克家，刚柔接也。指二五之应。勿用取女，行不顺也。困蒙之吝，独远实也。“顺”当作“慎”，盖“顺”、“慎”古字通用。《荀子》“顺墨”作“慎墨”，且“行不慎”于经意尤亲切<sup>①</sup>。实，协韵去声。童蒙之吉，顺以巽也；利用御寇，上下顺也。御寇以刚，上下皆得其道。云上于天，需。君子以饮食宴乐。云上于天，无所复为，待其阴阳之和而自雨耳。<sup>②</sup>事之当需者，亦不容更有所为。但饮食宴乐，俟其自至而已，一有所为，则非需也。需于郊，不犯难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需于沙，衍在中也；虽小有言，以吉终也。衍，宽意。以宽居中，不急进也。需于泥，灾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败也。外，谓外卦。敬慎不败，发明占外之占，圣人示人之意切矣。需于血，顺以听也；酒食贞吉，以中正也。不速之客来，敬之终吉。虽不当位，未大失也。以阴居上，是为当位，言不当位。未详。天与水违行，讼；君子以作事谋始。天上水下，其行相违。作事谋始，讼端绝矣。不永所事，讼不可长也。虽小有言，其辩明也；不克讼，归而逋也。自下讼上，患至掇也。掇，自取也。食旧德，从上吉也。从上吉，谓随人则吉。明自主事，则无成功也。复即命

① 据苏本、王本，“于经意尤亲切”句下脱“今当从之”。

② 四库本、王本作“耳”字，苏本作“尔”字。

渝，安贞不失也。讼，元吉，以中正也。中，则听不偏。正，则断合理。以讼受服，亦不足敬也。地中有水，师，君子以容民畜众。水不外于地，兵不外于民，故能养民，则可以得众矣。师出以律，失律凶也；在师中吉，承天宠也；王三锡命，怀万邦也；师或舆尸，大无功也；左次无咎，未失常也。知难而退，师之常也。长子帅师，以中行也；弟子舆尸，使不当也。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乱邦也。圣人之戒深矣。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地上有水，水比于地，不容有间。建国亲侯，亦先王所以比于天下而无间者也。彖意人来比我，此取我往比人。比之初六，有它吉也；比之自内，不自失也。得正则不自失矣。比之匪人，不亦伤乎；外比于贤，以从上也；显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顺，失前禽也。邑人不诫，上使中也。由上之德使不偏也。比之无首，无所终也。以上下之象言之，则为无首；以始终之象言之，则为无终。无首，则无终矣。风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风有气而无质，能畜而不能久，故为小畜之象。懿文德，言未能厚积而远施也。复自道，其义吉也。牵复在中，亦不自失也。亦者，承上爻义。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程子曰：“说辐反目，三自为也”。有孚惕出，上合志也；有孚挛如，不独富也。既雨既处，德积载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程《传》备矣。素履之往，独行愿也。幽人贞吉，中不自乱也。眇能视，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与行也。咥人之凶，位不当也；武人为于大君，志刚也。愬愬终吉，志行也。夬履贞厉，位正当也。伤于所恃。元吉在上，大有庆也。若得<sup>①</sup>元吉，则大有福庆也。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

① 苏本作“待”字，王本作“得”字。



地之宜，以左右民。财成以制其过，辅相以补其不及。拔茅征吉，志在外也；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无往不复，天地际也；翩翩不富，皆失实也。不戒以孚，中心愿也。阴本居下，在上为失实。以祉元吉，中以行愿也。城复于隍，其命乱也。命乱，故复否。告命，所以治之也。天地不交，否。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收敛其德，不形于外，以辟<sup>①</sup>小人之难，人不得以禄位荣之。拔茅贞吉，志在君也。小人而变为君子，则能以爱君为念，而不计其私矣。大人否亨，不乱群也。言不乱于小人之群。包羞，位不当也。有命无咎，志行也。大人之吉，位正当也。否，终则倾，何可长也。天与火，同人。君子以类族辨物。天在上而火炎上，其性同也。类族辨物，所以审异而致同也。出门同人，又谁咎也。同人于宗，吝道也；伏戎于莽，敌刚也；三岁不兴，安行也。言不能行。乘其墉，义弗克也。其吉，则困而反则也。乘其墉矣，则非其力之不足也。特以义之弗克，而不攻耳。能以义断，困而反于法则，故吉也。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师相遇，言相克也。直，谓理直。同人于郊，志未得也。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火在天上，所照者广，为“大有”之象。所有既大，无以治之，则衅孽萌于其间矣。天命有善而无恶，故遏恶扬善，所以顺天。反之于身，亦若是而已矣。大有初九，无交害也。大车以载，积中不败也。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匪其彭，无咎，明辨晰也。晰，明貌。厥孚交如，信以发志也。一人之信，足以发上下之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备也。太柔则人将易之，而无畏备之心。大有上吉，自天祐也。地中有山，谦。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以卑蕴高，谦之象也。裒多益寡，所以称物之宜而平其施，损高增卑以趣于平，亦谦之意也。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鸣谦贞吉，中心得也；劳谦君

① 四库本、王本作“辟”字，苏本作“避”字。

子，万民服也。无不利，撝谦，不违则也。言不为过。利用侵伐，征不服也。鸣谦，志未得也。可用行师，征邑国也。阴柔无位，才力不足，故其志未得而至于行师，然亦适足，以治其私邑而已。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雷出地奋，和之至也。先王作乐，既象其声，又取其义。殷，盛也。初六鸣豫，志穷凶也。穷，谓满极。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盱豫有悔，位不当也；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六五贞疾，乘刚也；恒不死，中未亡也；冥豫在上，何可长也。泽中有雷，随，君子以响晦入宴息。雷藏泽中，随时休息。官有渝，从正吉也。出门交有功，不失也。系小子，弗兼与也；系丈夫，志舍下也。随有获，其义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孚于嘉，吉，位正中也；拘系之，上穷也。穷，极也。山下有风，蛊。君子以振民育德。山下有风，物坏而有事矣。而事莫大于二者，乃治己治人之道也。干父之蛊，意承考也；干母之蛊，得中道也。干父之蛊，终无咎也；裕父之蛊，往未得也；干父用誉，承以德也。不事王侯，志可则也。泽上有地，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地临于泽，上临下也。二者皆临下之事。教之无穷者，兑也；容之无疆者，坤也。咸临贞吉，志行正也。咸临，吉，无不利，未顺命也。未详。甘临，位不当也。既忧之，咎不长也。至临，无咎，位当也。大君之宜，行中之谓也；敦临之吉，志在内也。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省方以观民，设教以为观。初六童观，小人道也。窥观女贞，亦可丑也。在丈夫则为丑也。观我生进退，未失道也；观国之光，尚宾也；观我生，观民也。此夫子以义言之，明人君观己所行，不但一身之得失，又当观民德之善否，以自省察也。观其生，志未平也。志未平，言虽不得位，未可忘戒惧也。雷电，噬嗑。先王以明罚敕法。“雷电”，当作“电雷”。屡校灭趾，不行也。灭趾，又有不进于恶之象。噬肤灭鼻，乘刚也。遇毒，位不当也。

利艰贞，吉，未光也。贞厉无咎，得当也。何校灭耳，聪不明也。灭耳，盖罪其听之不聪也。若能审听而早图之，则无此凶矣。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山下有火，明不及远。明庶政，事之小者；折狱，事之大者。内离明而外艮止，故取象如此。舍车而徒，义弗乘也。君子之取舍，决于义而已。賁其须，与上兴也。永贞之吉，终莫之陵也。六四当位，疑也。匪寇婚媾，终无尤也。当位疑，谓所当之位可疑也；终无尤，谓若守正而不与，亦无它患也。六五之吉，有喜也。白賁，无咎，上得志也。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剥床以足，以灭下也；剥床以辨，未有与也。言未大盛。剥之无咎，失上下也。上下，谓四阴。剥床以肤，切近灾也。以宫人宠，终无尤也。君子得舆，民所载也；小人剥庐，终不可用也。雷在地中，复。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安静以养微阳也。《月令》，是月斋戒掩身，以待阴阳之所定。不远之复，以修身也；休复之吉，以下仁也。频复之厉，义无咎也。中行独复，以从道也。敦复无悔，中以自考也。考，成也。迷复之凶，反君道也。天下雷行，物与无妄，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天下雷行，震动发生，万物各正其性命，是物物而与之以无妄也。先王法此以对时育物，因其所性而不为私焉。无妄之往，得志也；不耕获，未富也。富如非富天下之富，言非计其利而为之也。行人得牛，邑人灾也。可贞，无咎，固有之也。有，犹守也。无妄之药，不可试也。既已无妄而复药之，则反为妄而生疾矣。试，谓少尝之也。无妄之行，穷之灾也。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天在山中，不必实有是事，但以其象言之耳。有厉利己，不犯灾也。舆说辐，中无尤也；利有攸往，上合志也。六四元吉，有喜也；六五之吉，有庆也。何天之衢，道大行也。山下有雷，颐。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二者养德、养身

之切务。观我朵颐，亦不足贵也。六二征凶，行失类也。初上皆非其类也。十年勿用，道大悖也；颠颐之吉，上施光也。居贞之吉，顺以从上也。由颐，厉吉，大有庆也。泽灭木，大过。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泽灭于木，大过之象也；不惧无闷，大过之行也。藉用白茅，柔在下也。老夫女妻，过以相与也。栋桡之凶，不可以有辅也；栋隆之吉，不桡乎下也。枯杨生华，何可久也。老妇士夫，亦可丑也。过涉之凶，不可咎也。水洊至，习坎。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治己治人，皆必重习，然后熟而安之。习坎入坎，失道凶也。求小得，未出中也；来之坎坎，终无功也。樽酒簋，刚柔际也。陆氏《释文》本无“貳”字。今从之。坎不盈，中未大也。有中德而未大。上六失道，凶三岁也。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作，起也。履错之敬，以辟咎也。黄离元吉，得中道也。日昃之离，何可久也。突如其来如，无所容也。无所容，言焚死弃也。六五之吉，离王公也。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 卷六

### 周易象下传

山上有泽，咸。君子以虚受人。山上有泽，以虚而通也。咸其脢，志未外也。虽凶居吉，顺不害也。咸其股，亦不处也。志在随人，所执下也。言“亦”者，因前二爻皆欲动而云也。二爻阴躁，其动也宜。九三阳刚，居止之极，宜静而动，可吝之甚也。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来，未光大也。感害，言不正而感，则有害也。咸其脢，志未也。志未，谓不能感物。咸其辅颊舌，滕口说也。“滕”、“腾”通用。雷风，恒。君子以立不易方。浚恒之凶，始求深也。九二悔亡，能久中也。不恒其德，无所容也。久非其位，安得禽也。妇人贞吉，从一而终也。夫子制义，从妇凶也。振恒在上，大无功也。天下有山，遁。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天体无穷，山高有限，遁之象也。严者，君子自守之常，而小人自不能近。遁尾之厉，不往何灾也？执用黄牛，固志也；系遁之厉，有疾惫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君子好遁，小人否也。嘉遁，贞吉，以正志也；肥遁，无不利，无所疑也。雷在天上，大壮。君子以非礼弗履。自胜者强。壮于趾，其孚穷也。言必穷困。九二贞吉，以中也。小人用壮，君子罔也。小人以壮败，君子以罔困。

藩决不羸，尚往也。丧羊于易，位不当也。不能退，不能遂，不详也。艰则吉，咎不长也。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昭，明之也。晋如摧如，独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初居下位，未有官守之命。受兹介福，以中正也；众允之志，上行也。鼫鼠贞厉，位不当也。失得勿恤，往有庆也。维用伐邑，道未光也。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君子于行，义不食也。唯义所在，不食可也。六二之吉，顺以则也。南狩之志，乃大得也。入于左腹，获心意也；箕子之贞，明不可息也。初登于天，照四国也；照四国，以位言。后入于地，失则也。风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身修则家治矣。闲有家，志未变也。志未变而预防之。六二之吉，顺以巽也。家人嗃嗃，未失也；妇子嘻嘻，失家节也。富家大吉，顺在位也；王假有家，交相爱也。程子曰：“夫爱其内助，妇爱其刑家”。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也。谓非作威也，反身自治，则人畏服之矣。上火下泽，睽。君子以同而异。二卦合体，而性不同。见恶人，以辟咎也；遇主于巷，未失道也。本其正应，非有邪也。见舆曳，位不当也。无初有终，遇刚也。交孚无咎，志行也。厥宗噬肤，往有庆也。遇雨之吉，群疑亡也。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往蹇来誉，宜待也。王臣蹇蹇，终无尤也。事虽不济，亦无可尤。往蹇来反，内喜之也；往蹇来连，当位实也。大蹇朋来，以中节也。往蹇来硕，志在内也。利见大人，以从贵也。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刚柔之际，义无咎也。九二贞吉，得中道也。负且乘，亦可丑也。自我致戎，又谁咎也。解而拇，未当位也。君子有解，小人退也。公用射隼，以解悖也。山下有泽，损。君子以惩忿窒欲。君子修身，所当损者，莫切于此。已事遄往，尚合志也。“尚”、

“上”通。九二利贞，中以为志也。一人行，三则疑也。损其疾，亦可喜也。六五元吉，自上祐也。弗损益之，大得志也。 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风雷之势，交相助益。迁善改过，益之大者，而其相益，亦犹是也。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下本不当任厚事，故不如是，不足以塞咎也。或益之，自外来也。或者，众无定主之辞。益用凶事，固有之也。益用凶事，欲其困心衡虑，而固有之也。告公从，以益志也。有孚惠心，勿问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莫益之，偏辞也；或击之，自外来也。莫益之者，犹从其求益之偏辞而言也。若究而言之，则又有击之者矣。 泽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泽上于天，溃决之势也；施禄及下，溃决之意也。居德则忌，未详。不胜而往，咎也。有戎勿恤，得中道也。君子夬夬，终无咎也。其行次且，位不当也；闻言不信，聪不明也。中行无咎，中未光也。程《传》备矣。无号之凶，终不可长也。 天下有风，姤。后以施命诰四方。系于金柅，柔道牵也。牵，进也。以其进，故止之。包有鱼，义不及宾也。其行次且，行未牵也。无鱼之凶，远民也。民之去己，由①己远之。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陨自天，志不舍命也。姤其角，上穷吝也。 泽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除者，修而聚之之谓。乃乱乃萃，其志乱也。引吉无咎，中未变也。往无咎，上巽也。大吉无咎，位不当也。萃有位，志未光也。未光，谓匪孚。赍咨涕洟，未安上也。 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王肃本，“顺”作“慎”。今按它书引此，亦多作“慎”，意尤明白，盖古字通用也。说见上篇蒙卦。允升大吉，上合志也。九二之孚，有喜也。升虚邑，无所疑也。王用亨于岐山，顺事也。以顺而升，

① 四库本、王本作“由”字，苏本作“犹”字。“由”与“犹”通。

登祭于山之象。贞吉升阶，大得志也。冥升在上，消不富也。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水下漏，则泽上枯，故曰“泽无水”。致命，犹言授命，言持以与人而不乏有也。能如是，则虽困而享矣。入于幽谷，幽不明也；困于酒食，中有庆也。据于蒺藜，乘刚也。入于其宫，不见其妻，不祥也。来徐徐，志在下也。虽不当位，有与也。剿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说，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困于葛藟，未当也；动悔有悔，吉行也。

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劳民劝相。木上有水，滋润上行，井之象也。劳民者，以君养民劝相者。使民相养，皆<sup>①</sup>取井养之义。井泥不食，下也；旧井无禽，时舍也。言为时所弃。井谷射鲋，无与也。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行恻者，行道之人，皆以为恻。井甃，无咎，修井也。寒泉之食，中正也。元吉在上，大成也。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四时之变，革之大者。巩用黄牛，不可以有为也。已日革之，行有嘉也。革言三就，又何之矣？言已审。改命之吉，信志也。大人虎变，其文炳也。君子豹变，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顺以从君也。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鼎，重器也，故有正位凝命之意。凝，犹至道不凝焉之凝。《传》所谓协于上下，以承天休者也。鼎颠趾，未悖也。利出否以从贵也。鼎而颠趾，悖道也。而因可出否以从贵，则未为悖也。从贵，谓应四，亦为取新之意。鼎有实，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终无尤也。有实而不谨其所往，<sup>②</sup>则为仇所即而陷于恶矣。鼎耳革，失其义也。覆公餗，信如何也？言失信也。鼎黄耳，中以为实也。玉铉在上，刚柔节也。洊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震来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哑哑，后有则也。震来厉，乘刚也。震苏苏，位不当也。震遂泥，

① 四库本、王本作“皆”字，苏本作“省”字。

② 四库本、王本作“有实而不谨其所往”，苏本作“有实而不慎其往”。



未光也。震往来厉，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丧也。震索索，中未得也。虽凶无咎，畏邻戒也。中，谓中心。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艮其趾，未失正也；不拯其随，未退听也。三止乎上，亦不肯退而听乎二也。艮其限，危熏心也；艮其身，止诸躬也；艮其辅，以中正也。“正”字义文，协韵可见<sup>①</sup>。敦艮之吉，以厚终也。山上有木，渐。君子以居贤德善俗。二者皆当以渐而进。疑“贤”字衍，或“善”下有脱字。小子之厉，义无咎也。饮食衎衎，不素饱也。素饱，如诗言素飧，得之以道，则不为徒饱而处之安矣。夫征不复，离群丑也；妇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御寇，顺相保也。或得其桷，顺以巽也。终莫之胜，吉，得所愿也。其羽可用为仪，吉，不可乱也。渐进愈高而不为无用，其志卓然，岂可得而乱哉？泽上有雷，归妹。君子以永终知敝。雷动泽随，归妹之象。君子观其合之不正，知其终之有敝也。推之事物，莫不皆然。归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恒，谓有常久之德。利幽人之贞，未变常也。归妹以须，未当也。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帝乙归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贵行也。以其有中德之贵而行，故不尚饰。上六无实，承虚筐也。雷电皆至，丰。君子以折狱致刑。取其威照并行之象。虽旬无咎，过旬灾也。戒占者不可求胜其配，亦爻辞外意。有孚发若，信以发志也。丰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终不可用也。丰其蔀，位不当也；日中见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六五之吉，有庆也。丰其屋，天际翔也。窥其户，阒其无人，自藏也。藏，谓障蔽。山下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谨<sup>②</sup>刑如

① 四库本作“协韵可见”，苏本作“叶韵可见”。

② 四库本、王本作“谨”字，苏本作“慎”字。

山，不留如火。旅琐琐，志穷灾也。得童仆贞，终无尤也。旅焚其次，亦已伤矣。以旅与下，其义丧也。以旅之时，而与下之道如此，义当丧也。旅于处，未得位也。得其资斧，心未快也。终以誉命，上逮也。上逮，言其誉命闻于上也。以旅在上，其义焚也。丧牛于易，终莫之闻也。 随风，巽。君子以申命行事。随，相继之义。进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贞，志治也。纷若之吉，得中也；频巽之吝，志穷也。田获三品，有功也。九五之吉，位正中也。巽在床下，上穷也。丧其资斧，正乎凶也。正乎凶，言必凶。 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两泽相丽，互相增益，朋友讲习，其象如此。和兑之吉，行未疑也。居卦之初，其说也正，未有所疑也。孚兑之吉，信志也。来兑之凶，位不当也；九四之喜，有庆也。孚于剥，位正当也。与履九五同。上六引兑，未光也。 风行水上，涣。先王以享于帝立庙。皆所以合其散。初六之吉，顺也。涣奔其机，得愿也。涣其躬，志在外也。涣其群，元吉，光大也。王居无咎，正位也。涣其血，远害也。 泽上有水，节。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不出户庭，知通塞也；不出门庭，凶，失时极也。不节之嗟，又谁咎也。此无咎与诸爻异，言无所归咎也。安节之亨，承上道也；甘节之吉，居位中也；苦节贞凶，其道穷也。 泽上有风，中孚。君子以议狱缓死。风感水受，中孚之象。议狱缓死，中孚之意。初九虞吉，志未变也。其子和之，中心愿也。或鼓或罢，位不当也；马匹亡，绝类上也。有孚挛如，位正当也。翰音登于天，何可长也。 山上有雷，小过。君子以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山上有雷，其声小过。三者之过，皆小者之过。可过于小而不可过于大，可以小过而不可甚过。《彖》所谓可小事而宜下者也。飞鸟以凶，不可如何也。不及其君，臣不可过也。所以不及君而还遇臣者，以臣不可过故也。从

或戕之，凶，如何也。弗过遇之，位不当也。往厉必戒，终不可长也。爻义未明，此亦当阙。密云不雨，已上也。已上太高也。弗遇过之，已亢也。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曳其轮，义无咎也。七日得，以中道也。三年克之，惫也。终日戒，有所疑也。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时也。实受其福，吉大来也。濡其首，厉，何可久也。火在水上，未济。君子以慎辨物居方。水火异物，各居其所，故君子观象而审辨之。濡其尾，亦不知极也。“极”字未详。考上下韵亦不叶，或恐是“敬”字。今且阙之。九二贞吉，中以行正也。九居二，本非正以中，故得正也。未济，征凶，位不当也。贞吉，悔亡，志行也。君子之光，其晖吉也。晖者，光之散也。饮酒濡首，亦不知节也。

## 卷七

### 周易系辞上传

系辞，本谓文王、周公所作之辞，系于卦爻之下者，即今经文。此篇乃孔子所述系辞之传也。以其通论一经之大体凡例，故无经可附，而自分上下云。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天地者，阴阳形气之实体；乾坤者，易中纯阴纯阳之卦名也。卑高者，天地万物上下之位；贵贱者，易中卦爻上下之位也。动者，阳之常；静者，阴之常。刚柔者，易中卦爻阴阳之称也。方，谓事情所向，言事物善恶各以类分；而吉凶者，易中卦爻占决之辞也。象者，日月星辰之属；形者，山川动植之属；变化者，易中蓍策卦爻，阴变为阳、阳化为阴者也。此言圣人作《易》，因阴阳之实体，为卦爻之法象。庄周所谓“《易》以道阴阳”，此之谓也。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此言易卦之变化也。六十四卦之初，刚柔两画而已。两相摩而为四，四相摩而为八，八相荡而为六十四。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此变化之成象者。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变化之成形者。此两节又明易之见于实体者，与上文相发明也。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知，犹主也。乾主始物而坤作成之。承上文男女而言乾坤之理，盖凡物之属乎阴阳者，莫不如此。大抵阳先后，阳施阴受。阳之轻清未形，而阴之重浊有迹。乾以易知，坤以简能。乾健而

动，即其所知，便能始物而无所难，故为以易而知太始；坤顺而静，凡其所能，皆从乎阳而不自作，故为以简而能成物。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人之所为，如乾之易，则其心明白，而人易知。如坤之简，则其事要约而人易从。易知，则与之同心者多，故有亲。易从，则与之协力者众，故有功。有亲则一于内，故可久；有功则兼于外，故可大。德，谓得于己者；业，谓成于事者。上言乾坤之德不同，此言人法乾坤之道，至此则可以以为贤矣。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成位，谓成人之位；其中，谓天地之中至此则体道之极功，圣人之能事，可以与天地参矣。此第一章，以造化之实，明作经之理。又言乾坤之理，分见于天地，而人兼体之也。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象者，物之似也。此言圣人作《易》，观卦爻之象，而系以辞也。刚柔相推，而生变化。言卦爻阴阳迭相推荡，而阴或变阳，阳或化阴，圣人所以观象而系辞，众人所以因蓍以求卦者也。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吉凶悔吝者，易之辞也；失得忧虞者，事之变也。得则吉，失则凶，忧虞虽未至凶，然已足以致悔而取羞矣。盖吉凶相对，而悔吝居其中间，悔自凶而趋吉，吝自吉而向凶也。故圣人观卦爻之中，或有此象，即系之以此辞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柔变而趋于刚者，退极而进也；刚化而趋于柔者，进极而退也。既变而刚，则昼而阳矣；既化而柔，则夜而阴矣。六爻，初二为地，三四为人，五上为天。动，即变化也。极，至也。三极，天地人之至理，三才各一太极也。此明刚柔相推以生变化，而变化之极复为刚柔。流行于一卦六爻之间，而占者得因所值以断吉凶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易》之序，谓卦爻所著事理当然之次第。玩者，观之详。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辞变已见。上凡单言变者，化在其中。占谓其所值吉凶之决也。此第二章，言圣人作《易》，君子学《易》之事。象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变者也。象，谓卦辞，文王所作者。爻，谓爻

辞，周公所作者。象，指全体而言。变，指一节而言。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补过也。此卦爻辞之通例。是故，列贵贱者存乎位，齐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辞。位，谓六爻之位。齐，犹定也。小，谓阴。大，谓阳。忧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介，谓辨别之端。盖善恶已动而未形之时也，于此忧之，则不至于悔吝矣。震，动也。知悔则有以动其补过之心，而可以无咎矣。是故卦有小大，辞有险易。辞也者，各指其所之。小险大易，各随所向。此第三章，释卦爻辞之通例。《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易》书卦爻，具有天地之道，与之齐准。弥，如弥缝之弥，有终竟联合之意；纶，有选择条理之意。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此穷理之事。以者，圣人以《易》之书也。易者，阴阳而已。幽明、死生、鬼神，皆阴阳之变，天地之道也。天文则有昼夜上下，地理则有南北高深。原者，推之于前；反者，要之于后。阴精阳气，聚而成物，神之申也；魂游魄降，散而为变，鬼之归也。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此圣人尽性之事也。天地之道，知仁而已。知周万物者，天也；道济天下者，地也。知且仁，则知而不过矣。旁行者，行权之知也；不流者，守正之仁也。既乐天理，而又知天命，故能无忧，而其知益深；随处皆安，而无一息之不仁，故能不忘其济物之心而仁益笃。盖仁者爱之理，爱者仁之用，故其相为表里如此。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此圣人至命之事也。范，如铸金之有模范。围，匡郭也。天地之化无穷，而圣人之为范围，不使过于中道，所谓裁成者也。通，犹兼也。昼夜，即幽明死生神鬼<sup>①</sup>之谓。如此，然后可见至神之妙，无有方所，易之变化，无有形体也。此第四章，言易道之大，圣人用之如此。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迭运者，气也。其理

① 据四库本、清明善堂刻本、苏本、廖本，“神鬼”应作“鬼神”。

则所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道具于阴而行乎阳。继，言其发也。善，谓化育之功，阳之事也。成，言其具也。性，谓物之所受，言物生则有性，而各具是道也，阴之事也。周子、程子之书，言之备矣。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仁阳知阴，各得是道之一隅，故随其所见而目为全体也。日用不知，则莫不饮食，鲜能知味者。又其每下者也，然亦莫不有是道焉。或曰：上章以知属乎天，仁属乎地，与此不同，何也？曰：彼以清浊言，此以动静言。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显，自内而外也；仁，谓造化之功，德之发也；藏，自外而内也；用，谓机缄之妙，业之本也。程子曰：“天地无心而成化，圣人有心而无为。”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张子曰：“富有者，大无外；日新者，久无穷。”①生生之谓易。阴生阳，阳生阴，其变无穷，理与书皆然也。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效，呈也。法，谓造化之详密而可见者。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占，筮也。事之未定者，属乎阳也。事，行事也。占之已决者，属乎阴也。极数知来，所以通事之变。张忠定公言：公事有阴阳，意盖如此。阴阳不测之谓神。张子曰：“两在，故不测。”此第五章，言道之体用，不外乎阴阳，而其所以然者，则未尝倚于阴阳也。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不御，言无尽。静而正，言即物而理存。备，言无所不有。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乾坤各有动静，于其四德见之。静体而动用，静别而动交也。乾一而实，故以质言而曰大；坤二而虚，故以量言而曰广。盖天之形虽包于地之外，而其气常行乎地之中也。易之所以广大者以此。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易之广大变通，与其所言阴阳之说、易简之德，配之天道人事则如此。此第六章。子曰：《易》其至矣乎！

① 据清明善堂刻本、苏本、廖本，此句应作“张子曰：‘富有者，大而无外；日新者，久而无穷’。”

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十翼》皆夫子所作，不应自著“子曰”字，疑皆后人所加也。穷理，则知崇如天而德崇。循理，则礼卑如地而业广。此其取类，又以清浊言也。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天地设位而变化行，犹知礼存性而道义出也。成性，本成之性也；存存，谓存而又存，不已之意也。此第七章。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赜，杂乱也。象，卦之象，如《说卦》所列者。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会，谓理之所聚，而不可遗处；通，谓理之可行，而无所碍处。如庖丁解牛，会则其族，而通则其虚也。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恶，犹厌也。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观象玩辞，观变玩占，而法行之。此下七爻，则其例也。“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释中孚九二爻义。“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释同人九五爻义。言君子之道，初若不同，而后实无间。断金、如兰，言物莫能间，而其言有味也。“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错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术也以往，其无所失矣。”释大过初六爻义。“劳谦，君子有终，吉”。子曰：“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语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礼言恭。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释谦九三爻义。德言盛，礼言恭，



言德欲其盛，礼欲其恭也。“亢龙有悔”。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释乾上九爻义。当属《文言》，此盖重出。“不出户庭，无咎”。子曰：“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凡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释节初九爻义。子曰：“作《易》者其知盗乎？《易》曰：‘负且乘，致寇至。’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释解六三爻义。此第八章，言卦爻之用。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简本在第十章之首。程子曰宜在此。今从之。此言天地之数，阳奇阴耦，即所谓河图者也。其位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就此章而言之，则中五为衍母，次十为衍子，次一二三四为四象之位，次六七八九为四象之数，二老位于西北，二少位于东南，其数则各以其类交错于外也。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此简本在大衍之后，今按宜在此。天数五者，一三五七九，皆奇也；地数五者，二四六八十，皆耦也。相得，谓一与二，三与四，五与六，七与八，九与十，各以奇耦为类而自相得；有合，谓一与六，二与七，三与八，四与九，五与十，皆两相合。二十有五者，五奇之积也；三十者，五耦之积也。变化，谓一变生水而六化成之，二化生火而七变成之，三变生木而八化成之，四化生金而九变成之，五变生土而十化成之。鬼神，谓凡奇耦生成之屈伸往来者。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扚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扚而后挂。大衍之数五十，盖以河图中宫天五乘地十而得之。至用以筮，则又止用四十有九，盖皆出于理势之自然，而非人之知力所能损益也。两，谓天地也。挂，悬其一于左手小指之间也。三，三才也。揲，间而数之也。奇，所揲四数之余也。扚，勒于左手中三指之两间也。闰，积月之余日而成月者也。五岁之间，再积日

而再成月。故五岁之中，凡有再闰，然后别起积分，如一挂之后，左右各一揲而一扚，故五者之中，凡有再扚，然后别起一挂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凡此策数生于四象。盖河图四面，太阳居一而连九，少阴居二而连八，少阳居三而连七，太阴居四而连六。揲蓍之法，则通计三变之余，去其初挂之一，凡四为奇，凡八为耦，奇圆围三，耦方围四，三用其全，四用其半，积而数之，则为六七八九。而第三变揲数、策数，亦皆符会。盖余三奇则九，而其揲亦九，策亦四九三十六，是为居一之太阳。余二奇一耦则八，而其揲亦八，策亦四八三十二，是为居二之少阴，二耦一奇则七，而其揲亦七，策亦四七二十八，是为居三之少阳。三耦则六，而其揲亦六，策亦四六二十四，是为居四之老阴。是其变化往来进退离合之妙，皆出自然，非人之所能为也。少阴退而未极乎虚，少阳进而未极乎盈，故此独以老阳、老阴计乾坤六爻之策数，余可推而知也。期，周一岁也。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此特举成数而概言之耳。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二篇，谓上下经。凡阳爻百九十二，得六千九百一十二策；阴爻百九十二，得四千六百八策，合之得此数。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四营，谓分二、挂一、揲四归奇也。易，变<sup>①</sup>也，谓一变也。三变成爻，十八变则成六爻也。八卦而小成。谓九变而成三画，得内卦也。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谓已成六爻，而视其爻之变与不变以为动静，则一卦可变而为六十四卦以定吉凶，凡四千九十六卦也。显道神德行，是故可与酬酢，可与祐神矣。道因辞显，行以数神。酬酢，谓应对。祐神，谓助神化之功。子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变化之道，即上文数法是也。皆非人之所能为，故夫子叹之，而门人加“子曰”以别上文也。此第九章。言天地、大衍之数，揲蓍求卦之法，然亦略矣。意其详具于太卜筮人之官，而今不可考耳。其可推者，《启蒙》备言之。《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四者皆变化之道，神之所为者也。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

① 据清明善堂刻本、苏本、廖本，“变”字下脱一“易”字。

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此尚辞尚占之事。言人以蓍问《易》，求其卦爻之辞，而以之发言处事，则《易》受人之命而有以告之，如响之应声，以决其未来之吉凶也。以言，与“以言者尚其辞”之以言义同。命，则将筮而告蓍之语。《冠礼》，筮日辛自有赞命是也。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此尚象之事，变则象之未定者也。参者，三数之也。伍者，五数之也。既参以变，又伍以变，一先一后，更相考核，以审其多寡之实也。错者，交而互之，一左一右之谓也；综者，总而契之，一低一昂之谓也。此亦皆谓揲蓍求卦之事。盖通三揲两手入策，以成阴阳老少之画，究七八九六之数，以定卦爻动静之象也。“参伍”、“错综”皆古语，而“参伍”尤难晓。按《荀子》云：“窥敌制变，欲伍以参。”韩非曰：“省同异之言，以知朋党之分。偶参伍之验，以责陈言之实。”又曰：“参之以比<sup>①</sup>物，伍之以合参。”《史记》曰：“必参而伍之。”又曰：“参伍不失。”《汉书》曰：“参伍其贾，以类相准。”此足以相发明矣。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此四者，之<sup>②</sup>体所以立，而用所以行者也。易，指蓍卦。无思无为，言其无心也。寂然者，感之体。感通者，寂之用。人心之妙，其动静亦如此。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研，犹审也。几，微也。所以极深者，至精也；所以研几者，至变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所以通志而成务者，神之所为也。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此之谓也。此第十章。承上章之意，言易之用有此四者。子曰：“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开物成务，谓使人卜筮以知吉凶而成事业。冒天下之道，谓卦爻既设，而天下之道皆在其中。是故，蓍之

① 四库本作“比”字，据清明善堂刻本、苏本、廖本，应作“此”字。

② 据清明善堂刻本、苏本、廖本，“之”字前脱一“易”字。

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义易以贡。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其孰能与于此哉？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圆神，谓变化无方；方知，谓事有定理；易以贡，谓变易以告人。圣人体具三者之德，而无一尘之累。无事，则其心寂然，人莫能窥；有事，则神知之用，随感而应，所谓无卜筮而知吉凶也。神武不杀，得其理而不假其物之谓。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圣人以此齐戒，以神明其德夫。神物，谓蓍龟。湛然纯一之谓齐，肃然警惕之谓戒。明天道，故知神物之可兴；察民故，故知其用之不可不有以开其先。是以作为卜筮以教人于此焉。斋戒以考其占，使其心神明不测，如鬼神之能知来也。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阖辟，动静之机也。先言坤者，由静而动也。乾坤变通者，化育之功也；见象形器者，生物之序也。法者，圣人修道之所为；而神者，百姓自然之日用也。是故，易有大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一每生二，自然之理也。易者，阴阳之变。大极者，其理也。两仪者，始为一画以分阴阳。四象者，次为二画以分太少。八卦者，次为三画而三才之象始备。此数言者，实圣人作易，自然之次第，有不假丝毫智力而成者。画卦揲蓍，其序皆然。详见序例《启蒙》。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有吉有凶，是生大业。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贵。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探赜索隐，钩深致远，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富贵，谓有天下履帝位。“立”下疑有阙文。亹亹，犹勉勉也。疑则怠，决故勉。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此四者，圣人作《易》之所由也。河图、洛书，说见《启蒙》。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系辞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

断也。四象，谓阴阳老少。示，谓示人以所值之卦爻。此第十一章，专言卜筮。《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顺也；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释大有上九爻义。然在此无所属，或恐是错简，宜在第七章<sup>①</sup>之末。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言之所传者浅，象之所示者深。观奇耦二画，包含变化，无有穷尽，则可见矣。变通、鼓舞，以事而言。两“子曰”字，宜<sup>②</sup>衍其一。盖“子曰”字，皆后人所加，故有此误。如近世《通书》，乃周子所自作，亦为后人每章加以“周子曰”字，其设问答处，正如此也。乾坤其易之缊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缊，所包蓄者，犹衣之著也。易之所有，阴阳而已。凡阳皆乾，凡阴皆坤，画卦定位，则二者成列而易之体立矣。乾坤毁，谓卦画不立；乾坤息，谓变化不行。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卦爻阴阳，皆形而下者，其理则道也。因其自然之化而裁制之，变之义也<sup>③</sup>。“变通”二字，上章以天言，此章以人言。是故，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重出以起下文。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卦，即象也；辞，即爻也。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卦爻所以变通者在人，人之所以能神而明之者在德。此第十二章。

① 四库本作“第七章”，据清明善堂刻本、苏本、廖本，应作“第八章”。

② 四库本作“宜”字，据清明善堂刻本、苏本、廖本，应作“疑”字。

③ 四库本、清明善堂刻本、王本作“变之义也”，苏本、廖本作“变化之义也”。

## 卷八

### 周易系辞下传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成列，谓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类。象，谓卦之形体也。因而重之，谓各因一卦而以八卦次第加之，为六十四也。爻，六爻也。既重而后卦有六爻也。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刚柔相推，而卦爻之变，往来交错，无不可见。圣人因其如此，而皆系之辞以命其吉凶，则占者所值当动之爻象，亦不出乎此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吉凶悔吝，皆辞之所命也。然必因卦爻之动而后见。刚柔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趣时者也。一刚一柔，各有定位。自此而后，变以从时。吉凶者，贞胜者也。贞，正也，常也，物以其所正为常者也。天下之事，非吉则凶，非凶则吉，常相胜而不已也。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日月之道，贞明者也；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观，示也。天下之动，其变无穷。然顺理则吉，逆理则凶，则其所正而常者，亦一理而已矣。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简矣。确然，健貌。隤然，顺貌，所谓贞观者也。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此谓上文言、坤所示之理，爻之奇耦，卦之消息，所以效而象之。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功业见乎变，圣人之情见乎辞。内，谓著卦之中；外，谓著卦之

外。变，即动乎内之变；辞，即见乎外之辞。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曰人”之“人”，今本作“仁”。吕氏从古，盖所谓非众罔与守邦。此第一章，言卦爻吉凶，造化功业。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王昭素曰：“与地”之间，诸本多有“天”字。俯仰远近，所取不一，然不过以验阴阳消息两端而已。神明之德，如健顺动止之性；万物之情，如雷风山泽之象。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两目相承，而物丽焉。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二体皆木，上入下动，天下之益莫大于此。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日中为市，上明而下动。又借噬为市，噬为合也。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乾、坤变化而无为。剡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木在水上也。“致远以利天下”，疑衍。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下动上说。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豫备之意。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下止上动。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睽，乖然后威以服之。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壮，固之意。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槨，盖取诸大过。送死大事，而过于厚。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

盖取诸夬。明决之意。此第二章，言圣人制器尚象之事。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易卦之形，理之似也。彖者，材也。彖言一卦之材。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效，放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悔吝本微，因此而著。此第三章。阳卦多阴，阴卦多阳。震、坎、艮为阳卦，皆一阳二阴；巽、离、兑为阴卦，皆一阴二阳。其故何也？阳卦奇，阴卦耦。凡阳卦皆五画，凡阴卦皆四画。其德行何也？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君，谓阳；民，谓阴。此第四章。《易》曰：“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引咸九四爻词而释之。言理本无二，而殊途百虑，莫非自然，何以思虑为哉？必思而从，则所从者亦狭矣。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言往来、屈信，皆感应自然之常理，加憧憧焉，则入于私矣，所以必思而后有从也。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因言屈伸<sup>①</sup>往来之理，而又推以言学，亦有自然之机也。精研其义，至于入神，屈之至也；然乃所以为出而致用之本，利其施用，无适不安，伸<sup>②</sup>之极也；然乃所以为人而崇德之资，内外交相养，互相发也。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下学之事，尽力于精义、利用，而交养互发之机，自不能己。自是以上，则亦无所用其力矣。至于穷神知化，乃德盛仁熟而自致耳。然不知者，往而屈也。自致者，来而信也。是亦感应自然之理而已。张子曰：“气有阴阳，推行有渐为化，合一不测为神。”此上四节，皆以释咸九四爻义。《易》曰：“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据而据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将

①② 四库本作“伸”字，据清明善堂刻本、苏本、廖本，应作“信”字。



至，妻其可得见邪？”释困六三爻义。《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动而不括，是以出而有获，语成器而动者也。”括，结碍也。此释解上六爻义。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惩。小惩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屡校灭趾，无咎。”此之谓也。此释噬嗑初九爻义。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灭耳，凶。”此释噬嗑上九爻义。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此释否九五爻义。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胜其任也。”此释鼎九四爻义。子曰：“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易》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介如石焉，宁用终日，断可识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此释豫六二爻义。《汉书》“吉之”之间有“凶”字。子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易》曰：‘不远复，无祇悔，元吉。’”殆，危也。庶几，近意，言近道也。此释复初九爻义。天地絪縕，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言致一也。絪縕，交密之状。醇，谓厚而凝也，言气化者也。化生，形化者也。此释损六三爻义。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君子

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动，则民不与也；惧以语，则民不应也。无交而求，则民不与也。莫之与，则伤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此释益上九爻义。 此第五章。 子曰：“乾、坤，其易之门邪？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诸卦刚柔之体，皆以乾、坤合德而成。故曰：“乾、坤，《易》之门。”撰，犹事也。其称名也，杂而不越。于稽其类，其衰世之意邪。万物虽多，无不出于阴阳之变。故卦爻之义，虽杂出而不差缪，然非上古淳质之时思虑所及也。故以为衰世之意，盖指文王与纣之时也。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而微显”恐当作“微显而”。“开而”之“而”，亦疑有误。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因贰以济民行，以明失得之报。肆，陈也。贰，疑也。 此第六章。多阙文疑字，不可尽通，后皆放此。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夏、商之末，易道中微，文王拘于羑里而系彖辞，易道复兴。是故，《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辩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履，礼也。上天下泽，定分不易，必谨乎此，然后其德有以为基而立也。谦者，自卑而尊人，又为礼者之所当执持而不可失者也。九卦皆反身修德以处忧患之事也，而有序焉。基，所以立；柄，所以持。复者，心不外而善端存；恒者，守不变而常且久。惩忿窒欲以修身，迁善改过以长善；困以自验其力，井以不变其所。然后能巽顺于理，以制事变也。履，和而至。谦，尊而光。复，小而辨于物。恒，杂而不厌。损，先难而后易。益，长裕而不设。困，穷而通。井，居其所而迁。巽，称而隐。此如《书》之九德。礼非强世，然事皆至极。谦，以自卑而尊且光；复，阳微而不乱于群阴；恒，处杂而常德不厌；损，欲先难，习熟则易；益，但充长而不造作；困，身困而道亨；井，不动而及物；巽，称物之宜而潜隐不

露。履以和行，谦以制礼，复以自知，恒以一德，损以远害，益以兴利，困以寡怨，并以辨义，巽以行权。寡怨，谓少所怨尤；辨义，谓安而能虑。此第七章。三陈九卦，以明处忧患之道。《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远，犹忘也。周流六虚，谓阴阳流行于卦之六位。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此句未详，疑有脱误。又明于忧患与故，无有师保，如临父母。虽无师保，而常若父母临之，戒惧之至。初率其辞，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方，道也。始由辞以度其理，则见其有典常矣。然神而明之，则存乎其人也。此第八章。《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质，谓卦体。卦必举其始终而后成体，爻则唯其时物而已。其初难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辞拟之，卒成之终。此言初上二爻。若夫杂物撰德，辨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此谓卦中四爻。噫！亦要存亡吉凶，则居可知矣。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彖，统论一卦六爻之体。二与四同功而异位，其善不同。二多誉，四多惧，近也。柔之为道，不利远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此以下论中爻。同功，谓皆阴位。异位，谓远近不同。四近君，故多惧。柔不利远，而二多誉者，以其柔中也。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其柔危，其刚胜邪。三、五同阳位，而贵贱不同。然以柔居之则危，惟刚则能胜之。此第九章。《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sup>①</sup>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sup>②</sup>之道也。三画已具三材<sup>③</sup>，重之故六。而以上二爻为天，中二爻为人，下二爻为地。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文不

①②③ 四库本作“材”字，据清明善堂刻、苏本、廖本，应作“才”字。

当，故吉凶生焉。道有变动，谓卦之一体。等，谓远近贵贱之差。相杂，谓刚柔之位相间。不当，谓爻不当位。此第十章。《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危惧故得平安，慢易则必倾覆，《易》之道也。此第十一章。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至健则所行无难，故易；至顺则所行不烦，故简。然其于事皆有以知其难，而不敢易以处之<sup>①</sup>。是以前有忧患，则健者如自高临下而知其险，顺者如自下趋上而知其阻。盖虽易而能知险，则不陷于险矣。既简而又知阻，则不困于阻矣。所以能危能惧，而无易者之倾也。能说诸心，能研诸侯之虑，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侯之”二字衍。说诸心者，心与理会，乾之事也；研诸虑者，理因虑审，坤之事也。说诸心，故有以定吉凶；研诸虑，故有以成亹亹。是故，变化云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来。变化云为，故象事可以知器；吉事有祥，故占事可以知来。天地设位，圣人成能。人谋鬼谋，百姓与能。天地设位，而圣人作《易》以成其功。于是人谋鬼谋，虽百姓之愚，皆得以与其能。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刚柔杂居，而吉凶可见矣。象，谓卦画。爻彖，谓卦爻辞。变动以利言，吉凶以情迁。是故，爱恶相攻，而吉凶生；远近相取，而悔吝生；情伪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则凶。或害之，悔且吝。不相得，谓相恶也。凶害悔吝，皆由此生。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卦爻之辞，亦犹是也。此第十二章。

① 据清明善堂刻本、苏本、廖本，“之”字下脱一“也”字。

## 卷九

### 周易文言传

此篇申《彖传》、《象传》之意，以尽乾、坤二卦之蕴，而余卦之说，因可以例推云。

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于此，故于时为春，于人则为仁，而众善之长也；亨者，生物之通，物至于此，莫不嘉美，故于时为夏，于人则为礼，而众美之会也；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故于时为秋，于人则为义，而得其分之和；贞者，生物之成，实理具备，随在各足，故于时为冬，于人则为知<sup>①</sup>，而为众事之干。干，木之身，枝叶所依以立者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以仁为体，则无一物不在所爱之中，故足以长人；嘉其所会，则无不合礼；使物各得其利，则义无不和；贞固者，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谓知而弗去者也，故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非君子之至健，无以行此，故曰：“乾，元亨利贞。”此第一节，申《彖传》之意，与《春秋传》所载穆姜之言不异。疑古者已有此语，穆姜称之，而夫子亦有取焉。故下文别以“子曰”表孔子之词，盖传者欲以明此章之为古语也。初九曰：“潜龙勿用。”

---

① 四库本作“知”字，苏本作“智”字。“知”与“智”通。

何谓也？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龙德，圣人之德也。在下故隐。易，谓变其所守。大抵乾卦六爻，文言皆以圣人明之，有隐显而无浅深也。九二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龙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正中，不潜而未跃之时也。常言亦信，常行亦谨，盛德之至也。闲邪存其诚，无教亦保之意，言君德也者。释大人之为九二也。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忠信，主于心者，无一念之不诚也；修辞，见于事者，无一言之不实也。虽有忠信之心，然非修辞立诚，则无以居之。知至至之，进德之事；知终终之，居业之事。所以终日乾乾而夕犹惕若者，以此故也。可上可下，不骄不忧，所以无咎也。九四曰：“或跃在渊，无咎。”何谓也？子曰：“上下无常，非为邪也；进退无恒，非离群也。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内卦以德学言，外卦以时位言。进德修业，九三备矣，此则欲其及时而进也。九五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作，起也。物，犹人也。睹，释利见之意也。“本乎天”者，谓动物；“本乎地”者，谓植物。物各从其类。圣人，人类之首也，故兴起于上，则人皆见之。上九曰：“亢龙有悔。”何谓也？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贤人在下位，谓九五以下。无辅，以上九过高志满，不来辅助之也。此第二节，申《象传》之意。“潜龙勿用”，下也；“见龙在田”，时舍也。言未为

时用也。“终日乾乾”，行事也。“或跃在渊”，自试也。未遽有为，姑试其可。“飞龙在天”，上治也。居上以治下。“亢龙有悔”，穷之灾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言“乾元用九”，见与它卦不同。君道刚而能柔，天下无不治矣。此第三节再申前意。“潜龙勿用”，阳气潜藏。“见龙在田”，天下文明。虽不在上位，然天下已被其化。“终日乾乾”，与时偕行。时，当然也。“或跃在渊”，乾道乃革。离下而上，变革之时。“飞龙在天”，乃位乎天德。天德，即天位也。盖唯有是德，乃宜居是位，故以名之。“亢龙有悔”，与时偕极。乾元用九，乃见天则。刚而能柔，天之法也。此第四节又申前意。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始则必亨，理势然矣。“利贞”者，性情也。收敛归藏，乃见性情之实。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始者，元而亨也。“利天下”者，利也；“不言所利”者，贞也。或曰：坤利牝马，则言所利矣。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刚以体言，健兼用言。中者，其行无过不及；正者，其立不偏。四者乾之德也。纯者，不杂于阴柔；粹者，不杂于邪恶。盖刚健中正之至极，而精者又纯粹之至极也。或疑乾刚无柔，不得言中正者，不然也。天地之间，本一气之流行而有动静耳<sup>①</sup>。以其流行之统体而言，则但谓之乾而无所不包矣；以其动静分之，然后有阴阳刚柔之别也。六爻发挥，旁通情也。旁通，犹言曲尽。时乘六龙，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言圣人时乘六龙以御天，则如天之云行雨施，而天下平也。此第五节复申首章之意。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潜之为言也，隐而未见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成德，已成之德也。初九固成德，但其行未可见耳<sup>②</sup>。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盖由四者以成大人之德。再言君德，以深明九二之为大人也。九三：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时而惕，

①② 四库本、王本作“耳”字，苏本作“尔”字。

虽危无咎矣。重刚，谓阳爻阳位。九四：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九四非重刚，“重”字疑衍。在人，谓三。或者，随时而未定也。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大人，即释爻释所“利见”之“大人”也。有是德而当其位，乃可当之<sup>①</sup>。人与天地鬼神，本无二理。特蔽于有我之私，是以梏于形体而不能相通。大人无私，以道为体，曾何彼此先后之可言哉。先天不违，谓意之所为，默与道契；后天奉天，谓知理如是，奉而行之。回纥谓郭子仪曰：“卜者言此行当见一大人而还”。其占盖与此合。若子仪者，虽未及乎夫子之所论，然其至公无我，亦可谓当时之大人矣。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所以“动而有悔”也。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知其理势如是，而处之以道，则不至于有悔矣。固非计私以避害者也。再言“其唯圣人乎”？始若设问，而卒自应之也。此第六节，复申第二、第三、第四节之意。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刚、方，释牝马之贞也。方，谓生物有常。后得主而有常。程《传》曰：“主”下当有“利”字。含万物而化光。复明亨义。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复明顺承天之义。此以上申《彖传》之意。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古字“顺”、“慎”通用。按此当作“慎”，言当辨之于微也。直其正也，方其义也。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则不疑其所行也。此以学言之也。正，谓本体；义，谓裁制；敬，则本体之守也；直内方外，程《传》备矣；不孤，言大也。疑故习而后利，不疑则何假于习。

① 四库本、王本作“乃可当之”，苏本作“乃可以当之”。



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天地变化，草木蕃，天地闭，贤人隐。《易》曰：“括囊，无咎无誉。”盖言谨也。君子黄中通理。黄中，言中德在内。释“黄”字之义也。正位居体。虽在尊位，而居下体。释“裳”字之义也。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美中其中，复释黄中，畅于四支，复释居体。阴疑于阳必战，为其嫌于无阳也，故称龙焉。犹未离其类也，故称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疑，谓钧敌无小大之差也。坤虽无阳，然阳未尝无也。血，阴属，盖气阳而血阴也。玄、黄，天地之正色，言阴阳皆伤也。此以上申《象传》之意。

## 卷十

### 周易说卦传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幽赞神明，犹言赞化育。《龟策传》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茎长丈，其丛生满百茎。”参天两地而倚数，天圆地方，圆者一而围三，三各一奇，故参天而为三；方者一而围四，四合二耦，故两地而为二。数皆倚此而起，故揲蓍三变之末，其余三奇，则三三而九。三耦，则三二而六，两二一三则为七，两三一二则为八。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和顺，从容无所乖逆，统言之也。理，谓随事得其条理，析言之也。穷天下之理，尽人物之性，而合于天道，此圣人作《易》之极功也。

此第一章。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兼三才而两之，总言六画。又细分之，则阴阳之位，间杂而成文章也。此第二章。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邵子曰：此伏羲八卦之位，乾南、坤北、离东、坎西，兑居东南、震居东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于是八卦相交而成六十四卦，所谓先天之学也。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

也。起震而历离、兑以至于乾，数已生之卦也。自巽而历坎、艮以至于坤，推未生之卦也。《易》之生卦，则以乾、兑、离、震、巽、坎、艮、坤为次，故皆逆数也。

此第三章。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兑以说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此卦位相对，与上章同。

此第四章。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帝者，天之主宰。邵子曰：此卦位乃文王所定，所谓后天之学也。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洁齐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故曰：说言乎兑。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上言帝，此言万物之随帝以出入也。此第五章。所推卦位之说，多未详者。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动万物者，莫疾乎雷；桡万物者，莫疾乎风；燥万物者，莫燥乎火；说万物者，莫说乎泽；润万物者，莫润乎水。终万物、始万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此去乾、坤而专言六子，以见神之所为，然其位序亦用上章之说，未详其义。此第六章。

乾，健也；坤，顺也；震，动也；巽，入也；坎，陷也；离，丽也；艮，止也；兑，说也。此言八卦之性情。此第七章。乾为马。坤为牛。震为龙。巽为鸡。坎为豕。离为雉。艮为狗。兑为羊。远取诸物如此。此第八章。乾为首。坤为腹。震为足。巽为股。坎为耳。离为目。艮为手。兑为口。近取诸身如此。此第九章。

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震一索而得

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索，求也，谓揲蓍以求爻也。男女，指卦中一阴一阳之爻而言。此第十章。乾为天，为圜，为君，为父，为玉，为金，为寒，为冰，为大赤，为良马，为老马，为瘠马，为驳马，为木果。《荀九家》此下有为龙，为直，为衣，为言。坤为地，为母，为布，为釜，为吝啬，为均，为子母牛，为大舆，为文，为众，为柄。其于地也，为黑。《荀九家》有为牝，为迷，为方，为囊，为裳，为黄，为帛，为浆。震为雷，为龙，为玄黄，为旉，为大涂，为长子，为决躁，为苍筤竹，为萑苇。其于马也，为善鸣，为馵足，为作足，为的颡。其于稼也，为反生。其究为健，为蕃鲜。《荀九家》有为五<sup>①</sup>、为鹳、为鹄。巽为木，为风，为长女，为绳直，为工，为白，为长，为高，为进退，为不果，为臭。其于人也，为寡发，为广颡，为多白眼，为近利市三倍，其究为躁卦。《荀九家》有为杨，为鹳。坎为水，为沟渎，为隐伏，为矫揉，为弓轮。其于人也，为加忧，为心病，为耳痛，为血卦，为赤。其于马也，为美脊，为亟心，为下首，为薄蹄，为曳。其于舆也，为多眚，为通，为月，为盗。其于木也，为坚多心。《荀九家》有为宫，为律，为可，为栋，为丛棘，为狐，为蒺藜，为桎梏。离为火，为日，为电，为中女，为甲冑，为戈兵。其于人也，为大腹，为乾卦，为鳖，为蟹，为蠃，为蚌，为龟。其于木也，为科上槁。《荀九家》有为牝牛。艮为山，为径路，为小石，为门阙，为果蓏，为阍寺，为指，为狗，为鼠，为黔啄之属。其于木也，为坚多节。《荀九家》有为鼻，为虎，为狐。兑为泽，为少女，为巫，为口舌，为毁折，为

① 据清明善堂刻本、苏本、廖本，“五”字应作“玉”字。

附决。其于地也，为刚鹵，为妾，为羊。《荀九家》有为常，为辅烦。此第十一章，广八卦之象，其间多不可晓者。求之于经，亦不尽合也。

## 卷十一

### 周易序卦传

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物稚不可不养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饮食之道也。饮食必有讼，故受之以讼。讼必有众起，故受之以师；师者，众也。众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后有礼，故受之以履。履而泰，晁氏云，郑<sup>①</sup>无“而泰”二字。然后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终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同人。与人同者，物必归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谦。有大而能谦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随，故受之以随。以喜随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蛊；蛊者，事也。有事而后大，故受之以临；临者，大也。物大然后可以观，故受之以观。可观而后有所合，故受之以

---

<sup>①</sup> 据清明善堂刻本、苏本、廖本，“郑”字下脱一“本”字。

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贲；贲者，饰也。致饰然后亨则尽矣，故受之以剥；剥者，剥也。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复则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后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后可养，故受之以颐；颐者，养也。不养则不可动，故受之以大过。物不可以终过，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丽，故受之以离；离者，丽也。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遁；遁者，退也。物不可以终遁，故受之以大壮。物不可以终壮，故受之以晋；晋者，进也。进必有所伤，故受之以明夷；夷者，伤也。伤于外者必反于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穷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难，故受之以蹇；蹇者，难也。物不可以终难，故受之以解；解者，缓也。缓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损。损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决，故受之以夬；夬者，决也。决必有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后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谓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长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动也。物不可以终动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终止，故受之以渐；渐者，进也。进必有所归，故受之以归妹。得其所归者必大，故受之以丰；丰者，大也。穷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

受之以巽；巽者，人也。人而后说之，故受之以兑；兑者，说也。说而后散之，故受之以涣；涣者，离也。物不可以终离，故受之以节。节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过。有过物者必济，故受之以既济。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



## 卷十二

### 周易杂卦传

乾刚坤柔，比乐师忧。临观之义，或与或求。以我临物曰“与”，物来观我曰“求”。或曰二卦互有与求之义。屯见而不失其居。蒙杂而著。屯，震遇坎，震动故见坎险不行也；蒙，坎遇艮，坎幽昧，艮光明也。或曰：屯以初言，蒙以二言。震，起也；艮，止也。损、益，盛衰之始也。大畜，时也。无妄，灾也。止健者时有适然。无妄而灾自外至。萃聚，而升不来也；谦轻，而豫怠也。噬嗑，食也。贲，无色也。白受采。兑见，而巽伏也。兑，阴外见；巽，阴内伏。随，无故也；蛊，则飭也。随前无故，蛊后当飭。剥，烂也；复，反也。晋，昼也；明夷，诛也。诛，伤也。井通，而困相遇也。刚柔相遇，而刚见掩也。咸，速也；恒，久也。感速常久。涣，离也；节，止也。解，缓也；蹇，难也。睽，外也；家人，内也。否、泰，反其类也。大壮则止，遁则退也。止，谓不退。大有，众也；同人，亲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过，过也。中孚，信也。丰，多故也；亲寡，旅也。既明且动，其故多矣。离上而坎下也。火炎上，水润下。小畜，寡也。履，不处也。不处，行进之义。需，不进也；讼，不亲

也。大过，颠也。遯，遇也，柔遇刚也。渐，女归待男行也。颐，养正也。既济，定也。归妹，女之终也；未济，男之穷也。夬，决也，刚决柔也。君子道长，小人道忧也。自遯以下，卦不反对，或疑其错简，今以韵协之，又似非误，未详何义。

## 卷末上

### 周易五赞

#### 原象

太一肇判，阴降阳升。阳一以施，阴两而承。惟皇昊羲，仰观俯察。奇偶既陈，两仪斯设。既干乃支，一各生两。阴阳交错，以立四象。奇加以奇，曰阳之阳。奇而加偶，阳阴以章。偶而加奇，阴内阳外。偶复加偶，阴与阴会。两一既分，一复生两。三才在目，八卦指掌。奇奇而奇，初一日乾。奇奇而偶，兑次二焉。奇偶而奇，次三曰离。奇偶而偶，四震以随。偶奇而奇，巽居次五。偶奇而偶，坎六斯睹。偶偶而奇，艮居次七。偶偶而偶，八坤以毕。初画为仪，中画为象。上画卦成，人文斯朗。因而重之，一贞八悔。六十四卦，由内达外。交易为体，往此来彼。变易为用，时静时动。降帝而王，传夏历商。有占无文，民用弗章。文王系彖，周公系爻。视此八卦，二纯六交。乃乾斯父，乃坤斯母。震坎艮男，巽离兑女。离南坎北，震东兑西。乾坤艮巽，位以四维。建官立师，命曰《周易》。孔圣赞之，是为《十翼》。

遭秦弗烬，及宋而明。邵传羲画，程演周经。象陈数列，言尽理得。弥亿万年，永著常式。

### 述旨

昔在上古，世质民淳。是非莫别，利害不分。风气既开，乃生圣人。聪明睿智，出类超群。仰观俯察，始画奇偶。教之卜筮，以断可否。作为君师，开凿户牖。民用不迷，以有常守。降及中古，世变风移。淳浇质丧，民伪日滋。穆穆文王，身蒙大难。安土乐天，惟世之患。乃本卦义，系此彖辞。爰及周公，六爻是资。因事设教，丁寧详密。必中必正，乃亨乃吉。语子惟孝，语臣则忠。钩深阐微，如日之中。爰暨末流，淫于术数。俚句成欺，黄裳亦误。大哉孔子，晚好是书。韦编既绝，八索以祛。乃作《彖象》，《十翼》之篇。专用义理，发挥经言。居省象辞，动察变占。存亡进退，陟降飞潜。曰豪曰毫，匪差匪缪。假我数年，庶无大咎。恭惟三古，四圣一心。垂象炳明，千载是临。惟是学者，不本其初。文辞象数，或肆或拘。嗟予小子，既微且陋。钻仰没身，奚测奚究。匪警滋荒，匪识滋漏。维用存疑，敢曰垂后。

### 明筮

倚数之元，参天两地。衍而极之，五十乃备。是曰大衍，虚一无为。其为用者，四十九蓍。信手平分，置右于几。取右一蓍，挂左小指。乃以右手，揲左之策。四四之馀，归之于扚。初扚左手，无名指间。右策左揲，将指是安。再扚之奇，通挂之筭。不五则九，是谓一变。置此挂扚，再用存策。分挂揲归，复准前式。三亦如之，奇皆四八。三变既备，数斯可察。数之可察，其辨伊何。四五为少，八九为多。三少为九，是曰老阳。三多为六，老阴是当。一少两多，少

阳之七。孰八少阴，少两多一。既得初爻，复合前蓍。四十有九，如前之为。三变一爻，通十八变。六爻发挥，卦体可见。老极而变，少守其常。六爻皆守，彖辞是当。变视其爻，两兼首尾。变及三爻，占两卦体。或四或五，视彼所存。四二五一，二分一专。皆变而他，新成旧毁。消息盈虚，舍此视彼。乾占用九，坤占用六。泰愕匪人，姤喜来复。

### 稽类

八卦之象，《说卦》详焉。考之于经，其用弗专。彖以情言，象以象告。惟是之求，斯得其要。乾健天行，坤顺地从。震动为雷，巽入木风。坎险水泉，亦云亦雨。离丽文明，电日而火。艮止为山，兑说为泽。以是举之，其要斯得。凡卦六虚，奇偶殊位。奇阳偶阴，各以其类。得位为正，二五为中。二臣五君，初始上终。贞悔体分，爻以位应。阴阳相求，乃得其正。凡阳斯淑，君子居之。凡阴斯慝，小人是为。常可类求，变非例测。非常曷变，谨此为则。

### 警学

读《易》之法，先正其心。肃容端席，有翼有临。于卦于爻，如筮斯得。假彼象辞，为我仪则。字从其训，句逆其情。事因其理，意适其平。曰否曰臧，如目斯见。曰止曰行，如足斯践。毋宽以略，毋密以穷。毋固而可，毋必而通。平易从容，自表而里。及其贯之，万事一理。理定既实，事来尚虚。用应始有，体该本无。稽实待虚，存体应用。执古御会，由静制动。洁静精微，是之谓《易》。体之在我，动有常吉。在昔程氏，继周绍孔。奥指宏纲，星陈极拱。惟斯未启，以俟后人。小子狂简，敢述而申之。

## 卷末下

### 筮 仪

择地洁处为蓍室，南户，置床于室中央。床大约长五尺，广三尺，毋太近壁。蓍五十茎，韬以纁帛，貯以皂囊，纳之桯中，置于床北。桯以竹筒，或坚木，或布漆为之，圆径三寸，如蓍之长，半为底，半为盖。下别为台函之，使不偃仆。设木格于桯南，居床二分之北。格以横木版为之，高一尺，长竟床。当中为两大刻，相距一尺。大刻之西，为三小刻，相距各五寸许。下施横足，侧立案上。置香炉一于格南，香合一于炉南，日炷香致敬。将筮，则洒扫拂拭，涤研一，注水，及笔一、墨一、黄漆版一，于炉东，东上。筮者斋洁衣冠，北向，盥手，焚香致敬。筮者北向，见《仪礼》。若使人筮，则主人焚香毕，少退，北向立。筮者进立于床前少西，南向受命。主人直述所占之事，筮者许诺。主人右还西向立，筮者右还北向立。两手奉桯盖，置于格南炉北，出蓍于桯，去囊解韬，置于桯东。合五十策，两手执之，熏于炉上。此后所用蓍策之数，其说并见《启蒙》。命之曰：“假尔泰筮有常，假尔泰蓍有常。其官姓名，今以某事云云，未知可否。爰质所疑于神于灵，吉凶得失，悔吝忧虞，惟尔有神，尚明告之。”乃以右手取其一策，反于桯中，而以左右手中分四中九策，置格之左

右两大刻。此第一营，所谓分而为二，以象两者也。次以左手取左大刻之策，执之而以右手取右大刻之一策，挂于左手之小指间。此第二营，所谓挂一以象三者也。次以右手四揲左手之策。此第三营之半，所谓揲之以四，以象四时者也。次归其所余之策，或一，或二，或三，或四，而扚之左手无名指间。此第四营之半，所谓归奇于扚，以象闰者也。次以右手反过揲之策于左大刻，遂取右大刻之策执之，而以左手四揲之。此第三营之半。次归其所余之策如前，而扚之左手中指之间。此第四营之半，所谓再扚以象，再闰者也。一变所余之策，左一则右必三，左二则右亦二，左三则右必一，左四则右亦四。通挂一之策，不五则九，五以一其四而为奇，九以两其四而为偶，奇者三而偶者一也。次以右手反过揲之策于右大刻，而合左手一挂二扚之策，置于格上第一小刻。以东为上，后放此。是为一变。再以两手取左右大刻之蓍合之。或四十四策，或四十策。复四营如第一变之仪，而置其挂扚之策于格上第二小刻，是为二变。二变所余之策，左一则右必二，左二则右必一，左三则右必四，左四则右必三。通挂一之策，不四则八，四以一其四而为奇，八以两其四而为偶，奇偶各得四之二焉。又再取左右大刻之蓍合之。或四十策，或三十六策，或三十二策。复四营如第二变之仪，而置其挂扚之策于格上第三小刻，是为三变。三变余策与二变同。三变既毕，乃视其三变所得挂扚过揲之策，而画其爻于版。挂扚之数，五四为奇，九八为偶。挂扚三奇，合十三策，则过揲三十六策而为老阳，其画为☰，所谓重也；挂扚两奇一偶合十七策，则过揲三十二策而为少阴，其画为☶，所谓拆也；挂扚两偶一奇合二十一策，则过揲二十八策，所谓少阳，其画为☳，所谓单也；挂扚三偶合二十五策，则过揲二十四策而为老阴，其画为☷，所谓交也。如是每三变而成爻。第一、第四、第七、第十、第十三、第十六，凡六变并同。但第二变以下不命，而但用四十九蓍耳。第二、第五、第八、第十一、第十四、第十七，凡六变亦同；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二、第十五、第十八，凡六变亦同。凡十有八变而成卦，乃考其卦之变，而占其事之吉凶。卦变别有图说，见《启蒙》。礼毕，

韬蓍袞之以囊，入棊加盖。敛笔、研、墨版，再焚香，致敬而退。如使人筮，则主人焚香，揖筮者而退。



## 附录一 序跋

### 新锓《周易本义》后序(杨守陈)

奉化文学成君矩新锓《周易本义》于梓，既自题于篇端，而复属某识其末。辞不获，为之言曰：夫《易》，四圣之心，百事之鉴，而天地万物之秘藏也。自尼父授商瞿子木，一传而桥子庸，再传而馯子弓，五传而田子装，犹未离本真也。其后学有理数之别，而经有古今之异。今经则始于康成，卒于辅嗣。或谓长翁始变者，非也。古经则二吕氏复之，盖得于《汉·艺文志》焉。尚数学者，若孟、焦诸家皆泥于术数；尚理学者，若王、韩诸家，皆沦于空寂。而于圣人开物成务之旨，尽性至命之道，茫乎失之矣。惟濂溪之“太极”，康节之“先天”，独得理数之正原，而伊川、考亭宗之。伊川宗濂溪，因今经而作《传》，其说主义理；考亭宗康节，因古经而作《本义》，其说主象、占。所谓并行而不悖者，盖义理、象占，致本一也。谈义理而不沦于空寂，推象占而不泥于术数，一洗群儒之陋，而大阐四圣之微，二子之功茂矣。《易》之有二子也，犹天之有二曜，焕乎发其光烛万世矣。然古作《易》者，皆因占以寓理，故今读《易》者，或先《本义》而后《传》，亦不为无谓。成君为锓梓者，此也。

守陈童时，即读四圣经，茫然不知所谓。后取《传》、《义》味之，而参以诸家之说，质以友师父祖之言，缅思而力探之。逾二十载，始若嚙枯枿，继若睇流霆而索奔骏，卒若登天府见百宝充斥。虽不能取，然爱悦把玩而不能舍也。窃尝谓易有三非，太卜所掌者，两仪之造化，一易也；天下之万事，一易也；古今之人心，一易也。得心易，则思

过半矣。然心易不求诸书，卒未得也。求书必鉴《传》、《义》，而诸家之说，亦不可废。盖易道由一而万，得其一则伏羲之一画亦赘也。负苓者有见乎是矣。求其万则虽稗官虞初之说，亦可资也。呜呼，安得会万于一者，与之共言易乎。成君矩，苏人也。厥考教授公以文著，厥兄御史公以直名。君累掾文学，士皆德之。其钁是编，异朱子元本亦以便士也。好事者，何容喙哉！<sup>①</sup>

### 跋《周易本义》咸淳本（钱大昕）

曩有客读朱文公《本义》毕，谓予曰：“《杂卦》传‘咸，速也。恒，久也。’《注》但云‘咸，速。恒，久’而不加一字，得毋有脱字句乎？”蒙无以应也。今视咸淳乙丑九江吴革刊本，乃是“咸速，常久”，始叹《本义》之简而明。盖感故速，常故久，俗本讹两字，而注文遂成附赘矣。又《杂卦》“遯，遇也”不作“姤”，与唐《石经》、岳倦翁本正同，可证文公《本义》犹未误，或据流俗本以訾考亭，岂其然乎！<sup>②</sup>

### 清江南书局刊十二卷本跋（李鸿章）

《易》宗程、朱，自宋元以来已知遵守，于是有合刻《传》、《义》以便诵习者。夫程《传》经文从王辅嗣本，朱子《本义》经文从吕伯恭考定古本，二者不可得而合也。合刻者以程先朱后，割裂《本义》以次程《传》，后人日趋简便，又刊程《传》专存《本义》，仍以程子序文冠其首，今之通行本是也。其颠倒错乱盖有不可胜诘有矣。朱子原书近世既不得见，乾隆间宝应刘氏参考众说，复朱子十二卷之旧，附以吕氏《音训》，《本义》之善者也。近浦城祝氏合刻本援宋吴氏革所刊《本义》，前列九图，后附《五赞》、《筮仪》，原书卷帙首尾略具，而刘刻但存《五赞》，尚非朱子完书，今据以补入刘刻。又以《音训》著之眉端，字小多误，今以附各卷之后。其有合于朱子原书与否未可悬揣，而读《本义》

① （明）杨守陈《杨文懿公文集》卷五，《四库未收书辑刊》五辑 17 册，北京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42 页。

② （清）钱大昕撰，吕友仁校点：《潜研堂集》卷二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56—457 页。

者牴牾可以差少矣。至朱子既从古本，经文字句多有与通行本异者，后人不知，改窜略尽。

今惟《系辞》“何以守位曰人”之“人”字，以注有明文，未经改去。其散见他书尚可考而知者，如吴刻比卦、中孚卦“有它”不作“有他”，《序卦》“必反于家”不作“其家”，“决必有遇”无“所”字，“遭遇也”不作“姤”，董氏真卿称《泰·象传》“无往不复”《本义》作“无平不陂”，《杂卦传》“丰多故也”《本义》无“也”字，李氏心传称《系辞》“为易者其知盗乎”诸本多云“作易”，“以全身也”诸本多作“存身”，惠氏定宇称革《象传》“志未光也”《语类》引无“志”字，《说卦传》“水火相逮”《会通》作“不相逮”之类，今亦未敢辄改，致滋点窜经文之弊，附识于此，俾读者知其异同。若《本义》原文《彖上传》注“上者经之上篇”六字，各本脱去，《杂卦传》注“感速”、“长久”，各本讹“咸速”、“恒久”，其《系辞》、《说卦》注“此第几章”，各本误提行作“右第几章”，《易图》下题“朱熹集录”字，《易赞》下题“朱熹系述”字，各本所无，皆从祝氏补正。《系辞上传》注引韩非曰“参之以比物，伍之以合参”，各本“比”误作“此”，惟胡双湖本作“比”，与《韩子》合，今据改。“合参”今《韩子》作“合虚”，或朱子所见本不同，今仍其就。他刻之异于通行本而义属至当者从之，义可两存则不尽改。《音训》久无专刻，今据《释文》、《会通》暨祝刻校正。江南兵燹之后，藏书散尽，今经籍善本庶几学者童而习之，端其蒙养之基，亦圣功之一助云。合肥李鸿章谨跋。<sup>①</sup>

### 《文公易说》序

自《文公本义》出，而《易》道大明，久为天下学士所服习。然而公论《易》之精义微言，见于同时之论难与及门弟子之辨说者，不一而足。又或著为文章，发之歌咏，间有可以阐义文之秘，扶周孔之奥者，虽《文集》《语录》各有成编，然以简帙重大，学者或未能周览。且丛见杂出，非汇而归于一，亦无由得其要领也。公孙子明绍承家学，取《文

<sup>①</sup>（宋）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人、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75—176页。

集《语类》汇而葺之，首之以河洛、太极、两仪、四象、八卦，重卦与乾坤之要指，次取论上、下二篇之策与《十翼》之言，而终之以卜筮与蓍卦考误，正郭子和之失者。及凡注疏，欧、苏参同及麻衣心法之类，靡不著其得失，明其归趣，使学者知所从违而不惑于群言之淆乱。信如杨东里所云：“学《易》之士，不可无之书也。”其后童正叔、胡庭芳、董真卿亦缘子明之意而各为《附录》，《纂注》诸书，然或不专取朱子之言。若自为一书，且采之博而择之精，惟是书为优。子明名鉴，文公长子塾之子，以荫补迪功郎，官至奉直大夫、湖广总领，居建安紫霞洲。文公子孙居建安者，自子明始。<sup>①</sup>

#### 董氏《周易程朱氏说》序

宋哲宗元符己卯，程伊川先生序《易传》十卷。后七十九年，为孝宗淳熙丁酉，晦庵先生《本义》成。自有两书，而四圣人之精义微旨益著。又八十九年，为咸淳丙寅，实度宗即位之二年，天台董正叔取二先生之书合而一之，为《周易程朱氏说》，盖始终百七十年矣。尝观程先生之《传》主于言理，而朱子《本义》则推本圣人因卜筮教人之意，第明其为卦象、卦变、卦体、卦德而不费于辞说。

夫以二先生学之渊源有本，而论《易》若是不同，何也？盖尝征之程先生之言曰：“有理而后有气，有气而后有数，《易》因象以知数，得其义则象在其中。”又曰：“理无形也，因象以明理。理见乎辞者也，则可由辞以观象。”是程先生虽专言理，实兼包乎象数也。朱子曰：“《易》只是卜筮之书，今人说得来太精了，然却入粗不得。某之说虽粗，然隙入得精，精义皆在其中，良以卜筮象数原未尝外于义理，盖有此理则有此象、有此数，即卜筮所谓趣吉避凶、惠迪吉、从逆凶者，未尝外义理而得，是理与数岂歧而二之物乎！”正叔有见于此，故辑为成书，依程《传》之文，而录《本义》于后。凡程之《遗书》、朱之《文集》《语类》有裨于《传》《义》者，咸取而附之《系辞》以后，程子无《传》，则取程

<sup>①</sup>（清）纳兰性德：《通志堂集》卷十一“经解序二·董氏《周易程朱氏说》序”，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版，第46—47页。

子平日论说补之，而附录如上、下经之例，于以明两夫子之同有功于四圣而非有所异也。其后董真卿之《辑录》《纂注》，与明永乐之《大全》，实权輿于此。正叔之有功于两夫子不亦大乎！正叔名楷，台之临海人。中文天祥榜进士，知洪州，有惠政。后官吏部郎中，从潜室陈器之游，得朱子再传之学者也。<sup>①</sup>

### 新校《周易本义》跋（孙葆田）

朱子《周易本义》，用吕伯恭氏所定经传次第，复先圣之旧文，为书十有二卷。国初有内府摹雕宋槧本，字大悦目，顾世多不覩。乾隆时，宝应刘氏校刊《本义》，附列吕氏《音训》于眉端，用便学者诵习，顾其书行世，亦不甚远。盖自辅嗣《易》行，而先圣之古经为后儒所乱者千有余年。虽大儒如程子，犹未能遽正其失，及晁氏、吕氏，先后继起，推考益精，朱子《本义》从之。乃一乱于董正叔之《传义附录》，再乱于永乐之撰辑《大全》，割《本义》以附程传，使古经已正而复乱。至成化时姑苏成氏削去程《传》，专梓《本义》，为坊本所祖行之，至今且五六百年，学者茫然不知有朱子元本，此顾亭林、朱竹垞诸君子所为愤慨而增叹也。

近岁江南书局于程子《易传》、朱子《本义》各为梓行，足正俗本之失。第所据乃浦城祝氏合刻《传义音训》本，承校之士似尚未见。内府仿宋刻，如《彖上传》下注有“从王肃本”四字。《四库全书提要》辨证甚明。今并未能补正，而于每卷标题前列《易经》并卷数一行，盖尤失之，其他经文内府仿宋本与开成石经合者，江南本亦皆未及审订，又淮南局复刻刘氏错误亦多。欲复古而反不足取信乎今，斯亦校讎之一弊也。山东书局所刊经书读本，纯杂不齐，颇为通人所诟病。予既承官保张公延司校订，与书局陆君、张君先取《诗》、《书》二经，用宋本校正。于《诗集传》后补《小序辨说》二卷。而朱子本书二十卷之旧，犹未能遽复也。书则补刻《小序》一卷，《问答》一卷，以符元本。

<sup>①</sup>（清）纳兰性德：《通志堂集》卷十一“经解序二·董氏《周易程朱氏说》序”，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版，第46—47页。

今更以《周易本义》付梓，谨遵内府仿宋本与《御纂周易折中》，校定参考传注，择善而从，兼附吕氏《音训》于后。《本义》既从通行本，悉加句读与江南本同。其间点画错讹，仍恐不免。《音训》旧分二卷，今误刻一卷，视江南本各附十二卷之后，亦为小异云。光绪十七年夏六月。<sup>①</sup>

### 宋本《周易本义》跋(陈鱣)

吴中顾氏素多藏书，顷得其宋本《周易本义》十二卷，以上下经为二卷，《十翼》为十卷；每页十四行，行十五字；前有《易图》，后附《筮仪》、《五赞》；与今本作四卷者不同。《彖》上传标题下注“从王肃本”四字，今本删之。《杂卦》传：“咸，速也；恒，久也”，注：“感速常久”，今本注：“咸速恒久”。书中“恒”“贞”“畜”“真”等字，皆缺笔，因思经文“恒”字既缺笔，注中自宜避字，而曷为复述“咸速恒久”乎？是本与近时摹雕咸淳乙丑九江吴革刊本，行款悉合。惟吴本《杂卦》传：“遘，遇也”，此“遘”作“垢”，为异。又无年月题识。然纸墨精良，其为宋槧无疑。至今本割裂淆乱，详见《日知录》，不复赘云。嘉庆九年冬月。（选自光绪十四年刻本《简庄文抄》卷三）<sup>②</sup>

### 宋咸淳本《周易本义》跋(陈鱣)

向从吴中顾氏得宋版《周易本义》十二卷，精美无比，有跋刻于缀文。又从吴中袁氏得幡宋刊《周易本义》，其卷帙次序悉同宋版，惟字样较大，每叶十二行，行十五字。其经文，如比初六“终来有它吉”不作“有他”，否九五“系于苞桑”不作“包桑”，井九五“井冽寒泉食”不作“井冽”。坤《彖传》“应地无疆”不作“無疆”；颐《彖传》“自求口实”不作“口食”；《系辞传》“失得之象也”不作“得失”；“其受命如乡”不作“如向”，“何以守位曰人”不作“曰仁”，“男女媾精”不作“媾精”，“兼三

① (清)孙葆田：《校经室文集》卷一，《丛书集成续编》198 文学类，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8 年版，第 258—259 页。

② 王达津主编，南开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选编：《清代经部序跋选》，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9 页。

材而两之故六”不作“三才”，下句同；《序卦传》“伤于外者必反于家”不作“其家”，“决必有遇”，“有”下无“所”字；《杂卦传》“丰多故”下无“也”字。俱与宋版相合，而可以证俗间通行本之误。至于《杂卦传》“遯，遇也”不作“姤则”，则此本遇尤胜。考《说文》无“姤”字，徐铉新附乃有之。《尔雅释诂》：“遯，遇也。”《易》“姤”，释文：“古豆反。薛云：古文作‘遯’。郑同。”冯椅《易辑》云“古文‘姤’作‘遯’，遇也，亦婚媾也。王注《易》改为今文，为‘姤’，《杂卦》犹是古文，郑本同。”盖《杂卦》以无王《注》，故未及改。《唐石经》及宋台岳氏本皆作“遯”。流俗相承尽改为“姤”，遂不复知《本义》原本矣。若夫注之胜今本处，已见前跋。钱詹事《潜研堂集》“宋咸淳本周易本义跋”亦详言之。是本为九江吴革刊，敷原刘容校。前有革《序》，称咸淳乙丑立秋日。按乙丑为度宗咸淳元年也。宋有三吴革。一字义夫，华州华阳人，宋初勋臣廷祚七世孙，官至武功大夫、阁门宣赞舍人，死宣和之难，详见《宋史·忠义传》。一绍兴初江西运制，见《系年录》。一江州人，景定四年四月以权发遣户部判官兼知临安府事，六月转朝奉大夫，九月除司农少卿，仍兼，十一月兼敕令所删修官，五年七月罢，见咸淳《临安志》。革曾于淳祐中为钱塘令，寻通判临安府，见嘉靖《浙江通志》。咸淳元年与景定五年，仅越一年耳。《序》云“昨刻程《传》于章贡郡斋，今敬刊《本义》于朱子故里”，盖亦穷经好古之士。或谓即宣和殉难之吴革，大非。是本虽系幡雕，而字画工致，纸墨精良，洵堪悦目。又曹寅刻于扬州者，即此本而改其行款，缩为小字密格，与之相较，不已悬殊乎！<sup>①</sup>

#### 跋仿宋本朱子《周易本义》（钱泰吉）

宋咸淳间，九江吴革既刊程《传》于章贡君斋，有刊《本义》于朱子故里。更敷原刘容为之校正，每卷尾皆有容名，卷前无《序》、无《卦歌》，卷后有《五赞》，殿以《筮仪》，正文下无《音训》（朱子本无《音训》，以东莱有成书也）。皆与今本不同。盖自董楷《附录》、程《传》、成矩

<sup>①</sup> （清）陈鱣：《经籍跋文》，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5页。

别刊《本义》而后，不独经文之变乱矣。嘉庆庚辰得内府重刊本于琉璃厂肆。道光癸巳，海昌管茂才庭芬又以康熙五十年曹通政寅属黄山巴锦刊本见赠，板式与所刊字书相类，纸墨颇精。然不若内府之影写元本也。每卷尾“敷原后学刘容校正”一行，曹本无之。吴革序文“抑朱子有言”，曹本以曹书字形疑似作“于朱子有言”，恐不然也。（翁氏《经义考补正》录吴序文所“抑”）通政刊字书。竹垞翁力赞而成此本开雕，时翁已下世，故曝书亭所跋本卷后附东莱《音训》及朱子《后序》，与此不同。而吴革本、《经义考》不之及，则竹垞翁亦未见也。暇当合两本校其异同，并访求善本东莱《音训》以校正俗刻，附释音之讹，惜吴氏所刊程《传》不可得矣。

《音训》宋君咸熙有刻本，详见《曝书杂记》警石识。<sup>①</sup>

宋本《周易本义》十二卷八册二函（杨绍和）

和幼时读《周易》，先公论曰：“此非朱子之旧也。”检顾氏《日知录》示和。而访求《本义》旧本不可得，所藏者，乃内府摹刻宋吴革本也。昨岁入都，于厂肆见此本。楮墨绝精，色香俱古，洵吴氏原槧，爱玩不忍释手。而索直昂，议再三未就，比归，始致书友人购之。谨案：《四库全书总目》云：“是书以《上》《下经》经为二卷，《十翼》自为十卷。《日知录》曰：洪武初，敕《五经》天下儒学，《易》兼用程朱，二氏亦各自为书。永乐中修《大全》，乃取朱子卷次，割裂附程《传》之后，（《天禄琳琅书目》云：‘考董楷《周易传义附录》，割朱《义》以附程《传》，宋时亦然，不昉于永乐《大全》也。’而朱子所定之古文，仍复淆乱。如‘《彖》即文王所系之词，《传》是孔子所以释经之词，后凡言《传》仿此’，乃‘《彖》上传’条下义，今削去‘彖上传’三字，而附于‘大哉乾元’之下。‘《象》者，卦之上下两象及两象之六爻，周公所系之词也’，乃‘象上传’条下义，今乃削去‘象上传’三字，而附于‘天行健’之下。‘此篇申《彖传》、《象传》之义，以尽《乾》、《坤》二卦之义，而余卦之说，因可例推’，乃‘文言’条下义，今乃削去‘文言’二字，而附于‘元者，善

① （清）钱泰吉：《甘泉乡人稿》卷四，文海出版社，第161—162页。



之长也’之下。其‘《彖》曰’、‘《象》曰’、‘《文言》曰’，皆朱子本所无，复依程《传》添入。后来士子厌弃程《传》繁多，专用《本义》。而《大全》之本，乃朝廷所斂，不敢辄改，遂即监板《传义》之本，削去程《传》，而以程之次序为朱之次序。其辨最为明晰。此为咸淳乙丑九江吴革所刊、内府以宋槧摹雕者。前有革序，每卷之末题‘敷原后学刘宥校正文字’。行款用《象传》、《履》、《夬》二卦不载程《传》，一一与炎武所言合。卷端列九图，卷末系以《易赞》五首、《筮仪》一篇，与今俗本升《筮仪》于前，而增列《卦歌》之类者，亦迥乎不同。《彖上传》标题之下，注‘从王肃本’四字，今本删之。又《杂卦传》‘咸，速也；恒，久也’下，今惟注‘咸速恒久’四字，读者恒以为疑。考验此本，乃是‘感速常久’，经后人传刻而讹，实为善本。”又海宁简庄陈先生跋是书云：“向从吴中顾氏得宋版《周易本义》，又从袁氏得幡宋刊，卷帙次序悉同，惟字样较大。经文如《比·初六》‘终来有它吉’不作‘有他否’，《九王》‘系于苞桑’不作‘包桑’，《井·九五》‘井冽寒泉食’，不作‘井冽’。《坤彖传》‘应地无疆’，不作‘無疆’。《颐彖传》‘自求口实’，不作‘口食’。《系辞传》‘失得之象也’，不作‘得失’；‘其受命也如乡’，不作‘如向’；‘何以守位曰人’，不作‘曰仁’；‘男女媾精’，不作‘媾精’；‘兼三材而两之故六’，不作‘三才’。下句同。《序卦传》‘伤于外者必反于家’，不作‘其家’；‘决必有遇’，‘有’下无‘所’字；《杂卦传》‘丰多故’下无‘也’字。俱与宋版合，而可以证俗本之误。至《杂卦传》‘遯，遇也’，不作‘姤遇’，则此本尤胜。考《说文》无‘姤’字，徐铉新附乃有之。《尔雅·释诂》：‘遯，遇也。’《易·姤释文》：‘古豆反。薛云：古文作遯。郑同。’冯椅《易辑》云：‘古文姤作遯，遇也，亦婚媾也。王注《易》改为今文，为姤。《杂卦》犹是古文，郑本同。盖《杂卦》以无王《注》，故未及改。唐《石经》及宋相台岳氏本皆作遯。流俗相承，尽改为姤，遂不复知《本义》原本矣。’若夫注之胜今本处，已见前跋。”钱詹事亦详言之。

是本为咸淳乙丑九江吴革刊。按：乙丑，咸淳元年也。宋有三吴革。一字义夫，华州华阳人，宋初勋臣廷祚七世孙，官至武功大夫、阁

门宣赞舍人，死宣和之难，详见《宋史·忠义传》。一绍兴初江西定制，见《系年录》。一江州人，景定四年四月以权发遣户部判官兼知临安府事，六月转朝奉大夫，九月除司农少卿，十一月兼敕令所删修官，五年七月罢，见咸淳《临安志》。革曾于淳祐中为钱唐令，寻通判临安府，见嘉靖《浙江通志》。咸淳元年与景定五年，仅越一年耳。或谓即宣和之吴革，非也。”考辨极为详确，故并著之，足征此本之宝贵矣。

至简庄所称顾氏本，缩改每叶为十四行，又“遣”误作“姤”，即属宋刊，决非原槧。惟《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后编》所载，与此正同。沧华、健庵、栢园、棟亭、椒园诸先生历经鉴藏，固经蹢之秘笈也，因敬铃先公印章于卷之首末，俾子孙世守勿替云。时同治甲子春孟十九日，杨绍和彦合谨识。

每半叶六行，行十五字。有“高丙家藏”、“武林高瑞南家藏书画印”、“振宜之印”、“季振宜藏书”、“崑山徐氏家藏”、“徐健菴”、“乾学之印”、“栢园周氏藏书”、“是书曾藏周元亮家”、“曹寅之印”、“颍川”、“颍川陈衍”、“陈衍之印”、“磐生”、“邓氏汝高”、“元冰”、“沈廷芳印”各印。又朱文长方木记一，其文云“澧记官书”（一），则元时印也。

【校记】（一）周叔弢鉴别，原文为“礼部官书”。又批：沅丈藏此书半部，亦有“礼部官书”印。（《楹书偶录》批校）

【补】此本散出后周叔弢曾经眼，去向不明。周叔弢《楹书偶录》题识云：“戊寅九月见《周易》本义，只饱眼福而已，伤哉。老弢记。”又批：“白麻纸，装潢极精。”《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著录宋咸淳元年吴革刻本《周易本义》十二卷，《易图》一卷，《五赞》一卷，《筮仪》一卷，两部均非海源阁书。其中一部为朱氏结庐旧藏，与海源阁所藏为同一版本，《中国版刻图录》有书影。爰将《叙录》移录于后，以资参证。

《中国版刻图录》云：匡高二四厘米，广一五·五厘米。六行，行十五字。注文双行，行字同。白口，左右双边。首咸淳元年九江吴革《序》：昨刊程《传》于章贡郡斋，今刊《本义》于朱子故里。据《建宁府志》，吴革，咸淳中任知府，知此书为建宁府官版。朱熹少依父友刘子羽寓崇安，后徙建阳之考亭，与《序》称朱子故里正合。刻工邓生、吴

文、阮生又刻福建漕治本《龟山》、《张子》两语录。清武英殿刻本，即据此本影刻。（《叙录》第四一页，《图版》二二）<sup>①</sup>

### 元刊本《周易本义》跋（朱彝尊）

朱子《易本义》析为十二卷，以存《汉志》篇目之旧，较之程子《易传》，依王辅嗣本，原不相同。惟因临海董氏楷辑《周易传义附录》一书，乃强合之，移《易本义》次序以就程传。明初兼用以取士，故不复分。其后习举子业者，专主《本义》，渐置《程传》不讲。于是乡贡进士吴人成矩叔度署奉化儒家教谕，削去《程传》乃不从《本义》原本，更正其义，则朱子之辞，其文则仍依《程传》次序，此何说哉！沿至于今科举试题，爻象并发，其亦悖乎朱子之旨矣！予尝初求原书不可得，今睹此，秩然不紊，中附东莱吕氏《音训》，未有朱子后序是为完书，宜亟开雕颁诸学官，第恐下士见之，翻大笑尔。康熙丁亥夏六月小长庐朱彝尊跋，时年七十有九，书于家衍斋之道古堂。（按此文亦载《曝书亭集》卷四十二，字句略有异同）

### 又（顾广誉）

《周易本义》经二卷传十卷，冠以《九图》，殿以《五赞》、《筮仪》，而《筮仪》已阙。前有秀水朱氏跋文见于《曝书亭集》者是也。此书不著何人所刻与开雕年月，蒙意大较出明初入手。观其不用永乐《大全》与成矩叔度次序可见矣。跋文称中附东莱《吕氏音训》，未有朱子后序，是为全书则蒙有疑焉。吕氏援据详博，《本义》专采具釐为十二卷者，以还孔氏古文之旧，至于训释要为，各不相谋。今取以分隶《经》、《传》之下，则于朱子书有如方枘员凿之不可合者。窃谓不如联刻而仍各自为首尾，乃尽善耳。宝应王氏予中尝斥今行《本义》卷端诸图非朱子所宜有，蒙观是书，所谓《九图》者，《河图》、《洛书》也，伏羲、文王诸图也，卦变图也。凡皆朱子所尝言，固不足深怪，惟《卦歌》（今本有）鄙俚最可疑，而是书无之。然则是书自《音训》外，犹存《本义》旧

<sup>①</sup> 王绍曾、崔国光等整理订补：《订补海源阁书目五种》，《楹书偶录》卷一，齐鲁书社2002年版，第32—35页。

观，而通行坊本率为庸妄子变乱矣。跋文谓宜亟以攷诸学官，信矣。钱唐丁君丙嘉鱼好学有志著述，出此见示，且曰：我祖掌六君，考洛书。君两世业贾，皆喜蓄书，筑八千卷楼庋之，往年为粤匪一炬焚尽，此其烬余也。蒙以其有足感者，因并著之。同治三年季春中旬，后学顾广誉谨跋。<sup>①</sup>

### 跋《周易本义》（汪由敦）

《汉·艺文志》易经十二篇，颜师古谓上下经及《十翼》为十二篇，此东汉以前之旧也。以《文言》八卦中者，自费直始至郑康成，王辅嗣遂合彖、象、文言于经，程《传》所从本是也。吕成公得嵩山晁氏所编《古周易》复定为十二篇，朱子《本义》从之。明初《传》、《义》兼行，遂析《本义》而合于程《传》。今监本崇行《本义》，乃篇次仍依程《传》，非朱子之旧矣，此刻仿宋槧，一依《本义》成书，高曾矩矱于焉，足徵良可重也。于潜徐君潜昭得是书属司业，晋江陈先生为定音句，予复加审校，因书以纪时日，壬子三月既望。<sup>②</sup>

### 《周易本义》跋（彭元瑞）

曩读朱子《本义》于《杂卦传》“咸，速也；恒，久也”之下，注“咸速，恒久”，直钞本文，不得所以注之意。及得宋本观之，乃“感速，常久”，了然明白，乃知传刻之讹耳。宋本无八卦取象歌，分宫卦象次序、上下经卦名次序歌。上下经卦变歌，不知何时羈入，并《彖上传·履卦》、《象下传·夬卦》、《文言传·坤卦》，三处所引程《传》亦宋本所无，盖后人所附益多矣。<sup>③</sup>

① 《近代著名图书馆馆刊荟萃三编·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第一年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第133—134页。

② （清）汪由敦：《松泉集》卷十五“跋周易本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清）彭元瑞：《知圣道斋读书跋尾》卷一“周易本义跋”，四库未收书辑刊第十辑22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765页。

### 《周易本义序》(曹寅)

《周易》经传，自商瞿亲受圣言，历西汉，家承师说，梁丘、施、孟，源流井然。暨乎京、费别兴东都，马、郑诸儒皆宗费氏。魏代王弼，因为之注，盛行隋唐间，今所有注疏本是也。班固云：费直治《易》，“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是割裂古经编简自费氏始。宋伊川程子作《传》，仍主费氏本。紫阳作《本义》，则从东莱吕氏，考订古本，于是古《易》复行于世。明初以经义取士，《易》注兼用程朱。故刊本经文主程传，而朱子《本义》附焉。流及中叶，帖括之士日趋简便，祧程而祢朱。乃坊本虽名《本义》，次序则仍遵程传，简端题词又列朱子之语，铸错亦甚矣。数百年来，塾师所授，经生所诵，无有起而厘正者。夫六经在世，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而首经谬误如此，亦学士大夫之过也。

余宦游江左，奉命于扬州置书局，偶借得花溪徐氏宋槧《本义》善本，属门人重付开雕，以广其传，俾后学得以目见古经，而不终汨没于俗学，是亦盛代右文之一助云尔。时康熙五十年，岁在重光单阙嘉平月，书于淮南使院。<sup>①</sup>

### 跋《周易本义》(陆子传录本)

陆子传手录《周易本义》全部，凡五册，自署“甲申”，为嘉靖三年，是其中年所作，正师承文氏隶法时也。时衡山方官京师，未筑玉磬山房，而隐退之机已兆，读《易》者其见微而知著与？后十四五年，而休承题识于后，则为和州学博亦将垂老矣。小楷亦恬谈无俗气，皆可宝也。此书今为述庵先生所藏，因获观而书其后。乾隆己酉三月五日，北平翁方纲。（注：见《文集》影印本第八册 2128 页）<sup>②</sup>

### 重刊《周易本义》原本序(段玉裁)

《汉·艺文志》：“《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费所同也。”或问

① (清)曹寅著：《棟亭集箋注》，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574 页。

② (清)翁方纲撰，沈津辑：《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 页。

曰：宋晁说之之言曰：“费氏始以《彖》、《象》、《文言》参入卦中”，然与？曰：非也。闻诸东原师曰：《儒林传》：“费直治《易》，无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之言解说上、下经。”盖谓费氏《易》不自立训诂章句，其解说经即用十篇之言。如《左氏传》初出，学者徒摘取其古字古言，至刘子骏始用以释《春秋经》也。且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惟费氏经与古文同。孰谓费氏之书早改窜十二篇，如王氏辅嗣之书也哉！

然则改窜十二篇，放于辅嗣乎？曰：放于郑后司农。何以证之？《魏志》：淳于俊对帝曰：“郑玄合《彖》、《象》于经，欲使学者寻省易了”可证也。

然则郑之书与辅嗣同乎？曰：不同。郑之书，《彖》、《大象》、《文言》附于卦辞后，王所同也；六爻《象辞》总附于六爻经文后，王所异也。何以证之？孔氏冲远正义于《坤》初六曰：“辅嗣之意，以为《象》者本释经文，宜相附近；其义易了，故分爻之《象辞》，各附其当爻下。”不言辅嗣以前已各附当爻下也。

然则朱子云：“王弼注本之《乾》卦，盖存郑氏所附之例，《坤》以下六十三卦，又弼之所自分。”说不然乎？曰：不然也。何以证之？《魏志》：魏帝问博士淳于俊曰：“孔子作《彖》、《象》，郑玄作注，其释经义一也；今《彖》不与经文相连，而注连之，何也？”云今“《彖》不与经文相连”者，盖谓汉石经之属自若十二篇也，云“注连之”者，谓郑注本则《彖》与经文相连，《彖传》在六爻爻辞之后，亦是相连，非独《彖辞》是经文也。）如今本“至哉坤元”属于“东北丧朋，安贞吉”也。然则郑本可知矣。且孔冲远于《坤》卦不言“《彖》、《大象》、《文言》本在六爻经辞后，而王移之”，然则郑本逾可知矣。然则郑本之《乾》卦同于辅嗣乎？曰：以魏君臣问答求之，郑之《乾》同于辅嗣，《坤》以下惟《小象》不析为六耳。

然则辅嗣何以于《乾》独不从郑也？曰：以存古也。三圣之辞，每卦中依其时代，不倒乱其先后。晋汲冢所得《周易》上、下篇无《彖》、《象》、《文言》、《系辞》是也。

然则宋吕氏伯恭因晁氏嵩山古《易》八篇，参考传记，订为十二篇，朱子《本义》从之，其不戾于郑乎？曰：不戾郑。欲使学者寻省易了，故分附之，如就《礼经》为注，分《小序》、《故训传》散附《毛诗》之比，假令学者不惮烦劳，分三圣之辞先后讽诵，乃后博观注说，固郑所深取也，方喜之不暇，而又何尤焉？

朱子《本义》一书自明时为妄庸人割附程子《易传》，不独变紊十二篇，抑使朱子文义多有不可通之处，宝应刘君余斋有忧之，爰取宋本附载吕氏《音训》重刊行世。尊功令也，尊朱子也。玉裁以谓此非宋《易》，而真汉施、孟、梁丘、费之《易》也。执十二篇之旧，以寻求汉《易》学于已坠，余斋之功，岂浅鲜哉。

如此剖析，似得其实，端临以为何如也？（自识）

今按：疑不能明，此序未敢自信也。<sup>①</sup>

---

<sup>①</sup> （清）段玉裁撰，钟敬华校点：《经韵楼集》卷一“重刊周易本义原本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4页。

## 附录二 版本

### 《周易本义》九卷

《发例》缺。《图》缺。《启蒙》上存者十八面，《启蒙》下存者六面。《上经》存者十一面，《下经》存者二十面。《彖上》、《下传》缺。《象上传》存二面，《象下传》存二面。《系辞上传》存者十面，《系辞下转》缺。《文言传》缺。《说卦》存二面。《序卦传》存者二面。《杂卦传》缺。《筮仪》缺。晦庵朱熹撰。谨按：《汉书·艺文志》云：“《易经》十二篇。”颜师古曰：“上、下二经及《十翼》十篇，故曰十二篇。”汉费直初以《彖》、《象》释经，附近卦后，今乾、坤二卦是也。王弼又分诸卦爻辞之下，而增入《文言》，于是始加“彖曰”、“象曰”、“文言曰”以别之，而《系辞》以后则仍其旧，是为今《易》。中山晁说之以古者竹简重大，故篇分上下，后人误有上、下经之辨，故考订古经，厘为八卷：卦爻一，《彖》二，《象》三，《文言》四，《系辞》五，《说卦》六，《序卦》七，《杂卦》八。吕氏曰：《系辞》明言“二篇之策”，是文王定《周易》之时，已有上、下经之分，晁氏之说何其考之不详哉！乃定为《经》二卷，《传》十卷；《上经》一，《下经》二，《彖上传》一，《彖下传》二，《象上传》三，《象下传》四，《系辞上传》五，《系辞下转》六，《文言传》七，《说卦传》八，《序卦传》九，《杂卦传》十。是为古《易》。加《十翼》各以十“传”字始此。盖由《史记·论六家指要》引咸卦九四文言称“易大传”故也。朱子从之。



然天下学者惟诵今《易》，甚至科试合周公、孔子之辞以为题目云。<sup>①</sup>

### 《周易》大字《本义》九卷

《发例》七板，完三，四半损。《图》存者十三面，余缺。《启蒙》上、下存者二十四面。《上》、《下》经存者四十四面。《彖上》、《下传》存者十面。《象上》、《下传》止存八面。《系辞上》、《下传》存者十七面。《文言传》存者六面。《说卦》存二面。上、下《序卦》存二面。《杂卦传》俱缺。《筮仪》四板完一，二损坏。<sup>②</sup>

按朱子《周易本义》本十二卷，经二卷、传十卷。尽复孔氏之旧，乃为永乐中辑《大全》者所殽乱，后又从《大全》提出《本义》单行，仍是王弼次序，非朱子书。顾炎武宁人告予，当觅宋版翻刻，以颁示学官，甚盛心也。<sup>③</sup>

《周易本义》十二卷，宋朱熹撰，坊刻此书，皆改从程传之次第，此本以经为二卷，十翼为十卷，犹朱子之原本也。（《总目》既载十二卷本，又附重刻四卷本，殊嫌蛇足。）内府仿宋咸淳乙丑吴革刊本；又康熙五十年曹寅属黄山巴锦刊本，前列九图，后附五赞筮仪；刘端临翻刻宋吴革本，附音训；天禄后目有宋刊本，宋板亦大字，但较仿宋板稍小耳，行款同，宋本每叶十四行，行十五字。（附录）陆有明覆宋本十卷，每卷后有敷原后学刘容校正一行。<sup>④</sup>

### 《周易本义》十二卷（元刊本，朱竹垞藏书）

朱子《本义》。右书《上经》一，《下经》二，《彖上传》三，《彖下传》四，《象上传》五，《象下传》六，《系辞上传》七，《系辞下传》八，《文言传》九，《说卦传》十，《序卦传》十一，《杂卦传》十二。前有《九图》，后

① 《南雍志经籍考》下篇，见朱熹撰，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80页。

② 《南雍志经籍考》下篇，见朱熹撰，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80—181页。

③ 清人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五上第六十九条。

④ （清）邵懿辰撰，邵章续录：《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年版，第13页。

有《五赞》。朱彝尊手跋云：“朱子易《本义》析为十二卷，以存《汉志》篇目之旧，较之程子《易传》依王辅嗣本原不相同。惟因董氏楷辑《周易传义》附录一书，乃强合之，移《易本义》次第以就《程传》。明初兼用以取士，故不复分，其后习举业者专主《本义》，渐置《程传》于不讲。于是吴人成矩叔度削去程《传》，乃不从《本义》原本更正其义。则朱子之辞，其文则依程《传》次序，此何说哉！沿至于今，科举试题爻象并发，其亦悖乎朱子之旨矣。”

余尝求原书不可得，今观此帙秩然不紊，中附东莱吕氏《音训》，宜亟开雕斂诸学官。第恐下士见之，翻大笑尔。”后鲁良甫元龙录《敏求记》一则，惟此不著何人所刊与开雕年月。观其不用永乐《大全》与成矩叔度次序，当出于元人之手。按经文如比如初六“终来有它吉”，不作“他吉”；《颐彖传》“自求口实”，不作“口食”；《系辞》“搆精”，不作“搆精”；《杂卦传》“丰多故”下元“也”字。俱与宋咸淳本合。有“小长庐朱彝尊印”、“红药山房收藏私印”、“吴輿则氏”、“游好在六经”、“香草山房藏本”、“马玉堂”、“笏斋”诸印。彝尊，字锡鬯，号竹垞，晚号小长庐钓鱼师，秀水人，康熙己未以布衣荐博学鸿词，授检讨。藏书之室曰潜采堂，凡八万卷，见李香子《鹤征后录》。红药山房者，海宁马思赞寒中藏书之所也。寒中为扬州推官麟翔子，工书精学，家有道古楼，插架多宋元精槧。朱竹垞时从借钞，亦吾杭藏书家之烜赫者也。玉堂字留斋，海盐人，道光辛巳副贡，性耽书籍，筑汉唐斋，储藏秘册甚多，杜门校讎，著《读书敏求续记》。<sup>①</sup>

### 《周易》十二卷（明正德王氏钞本，张氏正谊堂藏书）

朱子《本义》。右书分《上经》、《下经》、《彖上传》、《彖下传》、《象上传》、《象下传》、《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杂卦》，为十二卷，末有“正德三年余姚王守仁手录”十一字，书法端正，无一苟笔，卷端钤“仪封大宗伯赐礼乐名臣加太子太保谥清恪张公正谊堂藏书”

<sup>①</sup> （清）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一，《续修四库全书》92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60页。

方印。以“马曰璐”、“南斋”、“秘笈玲珑”、“马氏丛书楼珍藏图记”、“小玲珑山馆”、“马佩兮家珍藏”诸印佐证之。则其书固珍且重矣。清恪名伯行，字孝先，号恕庵，河南仪封人，康熙二十四年进士，历官礼部侍郎从祀孔子庙廷。佩兮名曰璐，号半槎，又号南斋，祁门人，家于扬，其藏书之所有丛书楼、小玲珑山馆，储藏十余万卷，著有《南斋集》。<sup>①</sup>

### 《周易》十卷(日本刊本)

朱子《本义》。右《彖》、《象》、《文言》各自分卷，不依王弼本，与《提要》所载宋本合。首有序例一卷，所载《九图》及《易》象、《筮仪》，及履、夬、象不载程《传》，当依宋刻重雕。每叶之上刻“倭版周易”四字，末有“延宝三年三月，寿文堂旧版烧亡。宽政改元己酉年九月再刻成”两条。倭国自维新以前，颇重文教，近数十年，改师西彝，穷兵黷武，海波汹汹，安得化以经术，识事大之义哉！书此慨然。<sup>②</sup>

### 《周易》十卷(明正德司礼监刊本)

程颐《传》朱子《本义》。前有宋元符二年己卯正月庚申，河南程颐正叔序，次易图，次易说，次纲领，次程子《易传》序，次《传义》十卷。末为上下篇义，次《筮仪》，次《五赞》。经文大字，每节提行，大字顶格，《传》及《本义》夹行低一格，每半叶八行，每行经文十四字，注十七字。明正统间英宗谕旨，以五经四书经注书坊刊本讹误者多，命司礼监眷写重刊，以取便于观览。其版行宽，字大，框印颇精，嘉惠艺林，亦盛典也，此即其一。<sup>③</sup>

### 《周易程朱传义》二十四卷(明刊本)

前有程子《易传序》、朱子《本义序》，次上下篇义，次经传总目，次图说，次《五赞》，次《筮仪》，次上下经二十一卷。次《系辞》上下传二

①② (清)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一，《续修四库全书》92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60页。

③ (清)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一，《续修四库全书》92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60—161页。

卷，次《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其一卷。《传》及《本义》均方规，白文标《传》、《本义》，字每半叶九行，每行十七字，《传》、《本义》夹行，字数同。每卷末均有“巡按福建监察御史吉澄校刊”长方木记。<sup>①</sup>

#### 《周易程朱二先生传义》十九卷（元刊本，晋府藏书）

前有宋元符二年正月庚申河南程颐正叔序，次程子上下篇义，次朱子《周易》五赞、筮仪，每叶二十行，行二十二字，上下经传义十五卷，系辞传义二卷，说卦传义一卷，序卦传义一卷。字大悦目，有“晋府图书”之印，又有库记半印。晋府者，明嗣晋王朱钟铉也，晋惠王之子。正统七年以榆林王进封今爵。<sup>②</sup>

#### 《周易经传》二十四卷（明刊本）

程朱《传义》。此书卷帙次序悉同明吉澄刊本，惟经文传及《本义》均接刻不提行，《传》则圆规，标白文传字。《本义》则椭圆，标白文《本义》。字每半叶九行，《传》、《本义》夹行，每行均十七字。<sup>③</sup>

《原本周易本义》十二卷，宋朱熹撰。坊刻此书，皆改从程传之次第。此本以经为二卷，《十翼》为十卷，犹朱子之原本也。<sup>④</sup>

#### 《周易本义》十二卷

宋本。咸淳乙丑九江吴革校刊。每叶十二行，行十五字，首原序缺，次吴氏《序》，次《九图》。朱子《易传》凡二稿，初稿已佚，此其次稿。末为《五赞》，终以《筮仪》。吴本末题敷原后学刘空<sup>⑤</sup>校正，翻本无之。曹寅刻《本义》于扬州，即吴本，而改其行款，缩为小字，与此悬殊矣。宋本与今本绝不相同。其异文并诸家论说已详著于《目录学》，兹不复出。按朱考朱子《易传》，《宋志》十一卷，佚；《周易本义》十二卷，存；《易学启蒙》三卷，存，有朱子《自序》；《古易音训》二卷，未

①②③（清）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一，《续修四库全书》92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61页。

④（清）清永瑨等：《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8页。

⑤ 注：“空”字为误，应为“空”字。

见;《蓍卦考误》一卷,存,有朱子《自序》。朱子初为《易传》用王弼本,复以吕氏《古易》为《本义》,大指略同,而加详焉。郭雍著《蓍卦辨疑》三卷,朱子谓说愈多,法愈乱,因为考误。<sup>①</sup>

#### 《别本周易本义》四卷

(谨案:《总目》此处不存),明成矩撰。割裂朱子《易本义》,以附《程传》之后,始元董楷,而明永乐《大全》因之。后场屋专用《本义》,而《大全》以官本不敢改。矩因刊为是本,以调停其间,相沿日久,今亦姑与原本存焉。<sup>②</sup>

咸淳本《周易本义》杨协卿有一部,刻工纸墨绝佳。<sup>③</sup>

《周易本义》十二卷,宋朱熹撰,宋临安刻本。半叶七行,行十五字,注双行;白口;版心上计大小字数,下计刊工姓名。(吴炎、张元彧、周嵩、王华、蔡友刊、马良、蔡明、贾端仁、蔡仁、何彬、游熙。)首《本义图》十九叶,卷末附《五赞》七叶,《筮仪》五叶。王士钟依宋补钞《彖》上、下及卷中十余叶。夹板刻“宋槧《周易本义》”,右角上刊一“费”字。附俞氏刊题,曰:旧藏陈仲鱼先生向山阁,后归艺芸精舍,况怀太史荡口蔡氏。古雅可爱,中有钞补诸叶,亦甚精。光绪丙申仲春,俞樾记。<sup>④</sup>

#### 《周易本义》(大字注本)

盖元末明初刻,曝书亭旧藏,今归钱塘丁氏。其经、翼次第一依朱子,而以吕氏《古易音训》双行随条散附经下。昔宋小茗咸熙从董氏《会通》中摘出《音训》以行,此本所载尤完整,惜其未之见也。卷首

① (清)耿文光:《万卷精华楼藏书记》第1册,卷二“经部一·易类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09页。

②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8页。

③ (清)钱大昕撰,窦水勇校点:《竹汀先生日记钞 附八喜斋随笔》,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6页。

④ (清)王文进撰,柳向春校点:《文禄堂访书记》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有“汉唐斋”(白文)、“游好在六经”(朱文)、“吴舆则氏”(白文)、“红药山房藏私印”(朱文)、“玉堂”(白文)、“笏斋”(朱文)六印。

朱检讨跋云：“朱子《易本义》析为十二卷，以存《汉志》篇目之旧，较之程子《易传》依王辅嗣本原不相同。惟因临海董氏楷辑《周易传义附录》一书，乃强合之，移《易本义》次序以就《程传》。明初兼用以取士，故不复分，其后习举子业者专主《本义》，渐置《程传》不讲。于是乡贡进士吴人成矩叔度署奉化儒学教谕，削去《程传》，乃不从《本义》原本，更正其义，则朱子之辞其文则仍依《程传》次序。此何说哉？沿至于今，科举试题爻象并发，其亦悖乎朱子之旨矣。予尝初求原书不可得，今睹此秩然不紊，中附东莱吕氏《音训》，末有朱子《后序》，是为完书，宜亟开雕颁诸学官。第恐下士见之，翻大笑尔。康熙丁亥夏六月，小长庐朱彝尊跋，时年七十有九，书于家衍斋之道古堂”。后有“小长庐”(朱分)印。<sup>①</sup>

### 《周易本义》一函，八本

宋朱熹《本义》。《依古周易经》二卷，《传》十卷。前《易》图九，后《周易·五赞》、《筮仪》。

顾炎武《日知录》：洪武初颁《五经》，天下儒学《易》兼用程、朱二氏，亦各自为书。永乐中，修《大全》，乃取朱子卷次割裂附程传之后，而朱子所定之古文仍复淆乱。如彖即文王所系之词，传者孔子所以释经之义，后凡言传仿此，乃彖上传条下义。今乃削去“彖上传”三字，而附于“大哉乾元”之下。象者卦之上下两象及两家之六爻，周公所系之辞也。今乃削去“象上传”三字，而附于“天行健”之下。此篇中彖传、象传之义，以尽乾、坤二卦之蕴，而余卦说因可例推云。乃“文言”条下义，今乃削“文言”二字而附于“元者善之长也”之下，其象曰、象曰、文言曰，皆朱子本所无，复依程传添入。后来士子厌程传繁多，弃去不读，专用《本义》，而《大全》之本乃朝廷所敕，不敢辄改，遂

<sup>①</sup> (清)莫友芝：《宋元旧本书经眼录》卷二“《周易本义》(大字注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72—73页。

即监版传义之本刊去程传,而以程之次序为朱之次序,凡本中言程传备矣者,又添一传曰而引其文,皆明代人所为云云。考董楷《周易传义附录》,割朱义以附程传,宋时已然,不昉于《永乐大全》也。《易》自汉费直、郑康成、王弼,递有更移。唐孔颖达因之,作《正义》,《古易》遂不复存。宋吕大防作《周易古经》二卷,晁说之作《录古周易》八卷,薛季宣作《古文周易》十二卷,程迥作《古周易考》一卷,李焘作《周易古经》八卷,吴仁杰作《古周易》十二卷,至吕祖谦作《古周易》,分十二篇,朱熹跋之,《本义》即用其本,开卷《周易》条下明云“定著为《经》二卷、《传》十卷”,乃复孔氏之旧。若今通行本,经注不相应,数百年沿袭,几不知朱义本来面目。至《御纂周易折中》用朱义本,而始大定。此本象上传履卦、象下传夬卦,及文言传坤卦,不录程传。杂卦注“咸速恒久”作“感速常久”,《筮仪》列后。象上传下注“从王肃本”四字,无《八卦取象歌》、《分宫卦象次序》、《上下经卦名次序歌》、《上下经卦变歌》,皆与后来本不同,不独宋讳阙笔为验也。

秀水项氏藏本,后归毛氏汲古阁,两家印记甚多。项笃寿,字子长,嘉靖壬戌进士,入翰林。万卷楼,其舍北藏书处。毛氏所藏,用“宋本”印,更著“甲”字印,乃其最佳者。<sup>①</sup>

#### 《周易本义》十二卷《五赞》一卷《筮仪》一卷

宋朱熹撰,宋刻本。半叶七行十五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左右双边,双黑鱼尾。框 18.9 厘米×13.8 厘米。有刻工“祖”、“黄熙”、“杲”等。存半卷:下经第二。钤“项笃寿印”、“子长”、“项氏万卷堂图籍印”、“少溪主人”、“毛晋私印”、“汲古主人”、“毛氏子晋”、“紫玉玄居宝刻”、“云墟子”、“吴氏中孚”及天禄继鉴藏书印全套。<sup>②</sup>

① (清)于敏中、彭元瑞等:《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99—400 页。

② 王筱雯主编:《辽宁省图书馆藏古籍精品图录》,沈阳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9 页。

### 仿宋本《周易本义》十二卷

曹寅扬州诗局刻本，武英殿重刻宋大字本。[补]巴陵方功惠重刻殿本，贵池刘世珩玉海堂覆宋大字本。

重刻宋本周易本义十二卷，附吕氏音训。宝应刘氏校刻本。宋吕祖谦音训。音训别有金华丛书本。<sup>①</sup>

《周易本义》经二卷传十卷（宋朱熹撰，彖上下传二卷影钞补完，各卷亦有钞叶）

宋刊本，半叶七行，每行十五字，注双行同，白口，左右双阑，版心上记字数，下记刻工姓名，有：吴炎、张元彧、黄野、蔡明、蔡友、蔡仁、□恭、游熙、周嵩、王焯、王华、何彬、马良、贾端仁、祖、杲等。宋讳恒、贞、桓、构皆缺末笔，字体方严厚重，似浙杭刊本。前有本义图，卷末附筮仪五赞。

收藏印记有：“升庵”（朱）、“王文琛印”（白）、“平阳汪氏藏书印”（朱）、“王士钟读书”（朱）、“金匱蔡氏醉经堂考藏章”（朱）、“伯卿甫”（朱）、“廷相”（白）、“宋本”（椭圆朱文）、“翰墨缘”（白）、“蔡廷相藏”（白）、“济阳蔡氏”（朱）、“蔡廷桢印”（白）、“卓如心赏”（朱）、“金匱蔡廷桢藏”（朱）、陈鱣考藏（朱）“鱣读”（白）。（文奎堂送阅，壬午三月六日）<sup>②</sup>

### 《周易本义》上下经二卷传十卷（宋朱熹撰）

宋咸淳元年吴革刊本，半叶六行，行十五字，注双行同，白口，左右双阑，版心上记大小字数，下记刊工人名，有蔡庆、邓生、吴文、阮□、□青、□仁、蓝、光、阮生、吴清诸人。每卷后有“敷原后学刘容校正一行。”有咸淳乙丑立秋日九江吴革序。

彖上下传、象上下传各二卷抄配。

钤有“礼部官书”大长方朱印。（癸亥）<sup>③</sup>

① （清）张之洞撰，（清）范希曾编：《书目答问补正》，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6 页。

②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一，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12 页。

③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一，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12—13 页。



### 《周易本义》五卷图说一卷五赞一卷(宋朱熹撰)

明正德刊巾箱本,十一行二十二字,白口,四周单阑,版心题“周易本义”四字。卷末牌子如下:正德辛巳季秋刊行于袁州府之仰韩堂。

首程颐易序,次易传序(元符二年程正叔序),次图说,次易五赞,次凡例七则,为重刊此书而作也。其分卷本义上下为卷一二,系传上下为卷三四,说卦以下为卷五,盖已改易旧第矣。

按凡例,经上下篇从程传元本,系辞以下则从本义,系辞以后无传,以东莱吕氏所集经说补之,字句脱误合诸本讎校。程朱二家之说有及于易者,合天台董氏、鄱阳董氏附录二本分注之,又采双湖胡氏、云峰胡氏之说附着焉。音注取吕氏音训附于下。据此观之,则此本已大非晦庵之旧观矣。钤印如下:“洞门石鼓”(白文,大约二寸方)。“雪苑宋氏兰挥藏书记”(朱)、“己丑进士太史图书”(白文方)、“鱼麦堂”(朱文方)、“朱筠”(朱)、“兰挥”(白)、“酥松庵”(白)。

按:此本写刻精雅,虽改易旧式,然极罕见也。(辛巳元月见,已收)<sup>①</sup>

### 宋槧《周易本义》跋(曹元忠)

宋槧《周易本义》十二卷。每半叶七行,行十五字。前列九图,后附《五赞》及《筮仪》。卷首有朱文“鱣读”,尾有白文“简庄审定”诸印。疑即陈仲鱼《经籍跋文》所谓“向从吴中顾氏得宋版《周易本义》,精美无比”者也。按《本义》为朱子毕力钻研之书,屡经改易而定。尝见《系辞》手稿于归安吴广涵年丈承潞家。“如齐小大者存乎卦”云:“乾大坤小、泰大否小之类。”与此作“小谓阴,大谓阳”异。“忧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云:“介谓几微之际。震,动也。”与此作“介谓辨别之端”四十八字异……益幸《本义》有此六十行手稿之流传,得以参互考订,知定本之精益求精。而定本之前尚有刻本,朱子自谓“《本义》未能成书,为人窃出模印,有误观览,今虽追毁,而流布已多”者,

①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页。

七百年来绝无闻见，不知与此手稿其异同又复何如。悠忽至今，莫可告语。因葱石同年景刊此宋槧《周易本义》，特视缕言之。时己未五月辛丑，吴县曹元忠书于锡福堂（录自玉海堂影宋本）。<sup>①</sup>

#### 《周易本义》四卷《图说》一卷《卦歌》一卷《筮仪》一卷

宋朱熹撰，清康熙十年（1671）崇道堂刻本；二册；匡高十九点八公分，宽十四点三公分；十一行二十三字；白口，单鱼尾，左右双边，眉端刻“御案”；内卦题“御案，崇道堂易经，遵依一定字样校正，点画无讹”；卷端署“朱熹本义”；前有康熙十六年九月“告示”；卷末刻“康熙辛亥仲冬文公十七世孙朱锡旂敬镌”。按：是为崇道堂翻刻内府本。《告示》云：“朝廷特敕监本经书，发各省布政司，令试官、举子一体式从随。有杭州朱子后裔生员锡旂等请于浙省各台，有崇道堂模刻监本四书五经，其校正详细，点画无讹。”钤有“萧艾室藏害”、“随斋”、“禹山人”印。<sup>②</sup>

#### 《周易本义》四卷

明末刻本，二册；匡高二十一点四公分，宽十二点二公分；上下二栏：上栏版心题“易经宙合集注”，十九行二十九字；下栏版心题“周易本义”，十一行二十三字；白口，无鱼尾卷端署“临川陈际泰大士父著，东乡艾南英千子父参”；钤有“清原”、“贤老”印。按：陈际泰，字大士，明江西临川人，崇祯进士，与艾南英等以时文名天下。是书“玄”、“弘”等字皆不避讳，疑为明末书林刻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未见著录。<sup>③</sup>

① 参见王铁点校《周易本义》附录二“著录”，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97—198页。

② 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编：《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③ 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编：《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

### 《周易本义》四卷卷首一卷

一册(《四库总目》卷三)(国会)

明嘉靖间刻本[十一行二十三字(16.8×11.4)]

明成矩编。矩字叔度,长洲人,永乐十八年举人,官奉化教谕。其书即编于是时,为明代士子所习用。《四库全书》于朱子《本义》,既依宋刻十二卷本著录,复附矩书四卷于后,则以清代仍沿用故也。已详《提要》。文溯阁于成氏《本义》另撰一提要,次朱本后。朱彝尊《经义考》卷三十一云:“程子《易传》依王辅嗣本,朱子《本义》用吕伯恭本,原不相同,自克斋董氏合之,移朱子本以就程子之书。明初兼用之取士。其后学者多置程《传》,专主朱《义》,于是姑苏成矩叔度,为奉化教谕,削去程《传》,乃不更正,以从朱子之旧。当心钺时,杨文懿守陈序之,有云:是编异朱子元本,亦以便士也,好事者何容喙哉!文懿盖心非之而不能夺也。今用之三百年,习《易》者茫然不知《本义》元本,若矩者岂非朱子之罪人与!”然则康熙至乾隆间,矩书犹有影响,后遂无闻。今是书原刻本久佚,即明刻亦已不易得。此本卷末有:“嘉靖甲午孟冬崇仁书堂新刊”牌记,卷端有洪常序,盖即从洪序本出也。兹录洪序于后:《周易》序次,有古经、今经之异,程子因今经作《传》,朱子因古经作《本义》,后世以《本义》附于《传》而一之,故今《本义》之序,亦今经也。奉化邑庠教谕成君矩谓世之读《易》者,先《本义》而后《传》,故独刻《本义》行于世,读者便之。今成君致政,还姑苏,板随以行,学者不易得。宁波郡庠胡生俦与其弟信,乃以成君本重加校正,一遵圣朝颁降《大全》,捐己貲以刻诸梓,其嘉惠学者之意可尚也。刻既成,属常识其始末如此云。成化己丑冬十二月既望,四明后学洪常识。①

### 《周易本义》十二卷

宋朱熹撰。宋咸淳间刻大字本,前有咸淳乙丑九江吴革序。元刻黑口本,明刻本、题为《周易程朱传义》。明覆宋本。明阳明手抄

① 王重民撰:《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页。

本。清康熙八年己酉(1669)紫阳朱氏崇道堂刻《五经》四卷本。清康熙五十年辛卯(1711)黄宣扬使院刻本。乾隆七年壬戌(1742)怡府明善堂刻《五经四书》四卷本。清嘉庆十年乙酉(1805)扬州鲍氏樗园刻《五经四书读本》四卷本。清恕堂重刻《五经四书》四卷本。清嘉庆十六年辛未(1811)扬州十笏堂刻清圣祖御案《五经》四卷本。同治十一年壬申(1872)山东书局刻丁宝楨校《十三经读本附校刊记》四卷本。清光绪七年辛巳(1881)江苏书局刻四卷本。清光绪十二年丙戌(1886)书坊重刻四卷监本。清光绪十三年丁亥(1887)京都聚珍堂仿殿本,题为《周易读本》。清光绪十九年癸巳(1893)江南书局刻本,为八卷,另有卷首一卷,卷末一卷。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书坊重刻四卷监本。此外尚有宝应刘氏获古斋重刻宋本。内府仿宋刻本。明覆宋本。日本刻本等。

在这些版本中,宋、明刻本为善本,清康熙、乾隆本亦可称善,而清同治间丁宝楨校为佳。<sup>①</sup>

#### 明叶继轩南松书堂刻本新刊大字《周易本义》

《新刊大字周易本义》四卷《图说》一卷《筮仪》一卷《卦歌》一卷,宋朱熹撰。明叶继轩南松书堂刻本。六册。半页十一行二十三字,四周双边,白口,双鱼尾。框高12厘米,宽10.3厘米。前有成化五年(1460)洪常序。卷四末有牌记,刊“南松书堂叶继轩刊”。

是书乃朱熹以“理”、“气”说《易》,对经文之训释颇多新意。明代以来,为读书士子常用之读本。有十二卷、五卷、四卷本之别。四卷本,明代所刻即有近二十种之多,此南松书堂叶继轩刻本,不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及台湾《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著录。

洪常序云:“《周易本义》有古经、今经之异,程子因今经作《传》,朱子因古经作《本义》,后世以《本义》附于《传》而一之,故今《本义》之序亦今经也。奉化邑庠教谕成君矩,谓世之读《易》者,先《本义》而后《传》,

<sup>①</sup> 刘建国主编:《中国哲学史科学概要》,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71—472页。

故独刻《本义》行于世，读者便之。今成君致政，还姑苏，板随以行，学者不易得。宁波郡庠胡生侔与其弟信，乃以成君本重加校正，一遵宋朝颁降《大全》，捐己貲以刻诸梓，其嘉惠学者之意可尚也。刻既成，属常识其始末如此云。”序中所云成矩者，字叔度，长洲人。永乐十八年举人，官奉化教谕。清朱彝尊《经义考》于成矩刻是书述之甚详。

案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有明嘉靖十三年崇仁书堂刻本，也有洪常序，盖此本及国会本均从洪序本出也。

钤印有“高桥氏藏书记”、“内藤虎印”、“湖南”。内藤虎，字炳卿，号湖南，日本著名汉学字，本世纪初“日本中国学”主要创始者之一。<sup>①</sup>

---

<sup>①</sup> 沈律著：《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1 页。

## 附录三 著录

### 易本义大旨

昔者伏羲氏仰观俯察，有以见乎阴阳奇偶之相生，交换变易自然而然其势，若不容己，于是作《易》以配之。始之为八卦，一乾二兑，三离四震，五巽六坎，七艮八坤，加倍而重之，为六十四，而布之为圆图，则乾南尽于午中而姤生焉，坤北尽于子中而复生焉，与天地造化自然者相吻合，因教人占筮以断吉凶。是时，虽未有文字，而开物成务之道具矣。逮文王系《彖》，周公系《象》，而随事叮咛之意，始为详密。及孔子（缺）释经，乃专以义理明之，使人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以求免于大咎。虽因时（缺）为心者，并行而不相悖，虽其所发多因，（缺）所以为图象之妙者已具见于《系辞》、《说卦》二传中矣。

自秦以来，书幸全于遗烬，而道则晦而不彰。其溺于象数者，既牵合傅会而失其源流；其泥于文义者，又支离散漫而无所根著。至我宋康节邵子之图出，于是乎伏羲之精画卦以示者，始可得而见；伊川程子之传出，于是乎文王周孔之蕴因卦以发者，始可得而明。今晦翁先生《本义》之书，盖又发挥邵图之法象，而申明《程》传之旨趣，本末兼该，精粗具举，推本四圣，所以作述本然之义，而易道之盛至是无余蕴矣。其纲领备于《五赞》，未可直以占法视之也。抑程子昔以《传》示门人曰只说得七分，后人更自体究。若晦翁是书，其补程子之三

分，而上以达于四圣之心也欤。<sup>①</sup>

### 本义

《语录》云其作《易本义》，欲将文王卦辞只大纲依文王本义，略说至其所以然之故，故此乃不失文王本意。于孔子彖辞中发之，但未暇整顿耳。向见老儒括苍叶大庆云：“晦庵此语，似乎不满孔子彖词之意，别欲与文王重作彖辞，无奈何孔子已作了，故不得已言，却于孔子彖辞发之耳。晦庵聪明至当，古人说话无一个中他意，虽孔子彖易之辞，亦不然之也。”可笑此语已闻之五十年（志雅堂杂抄）。<sup>②</sup>

### 古经今经

《易》，程子因今经作《传》，朱子因古经作《本义》。今之刊本，乃程子所因以作《传》者，而以《本义》系之，失其旨矣。如《乾卦》“《彖》曰”下，《本义》：“《彖》，即文王所系之辞，《传》者，孔子所以释经之辞。”古经原有“《彖传》上”三字故耳。今既无知而附注若此，其说有不能推者矣。<sup>③</sup>

### 古易

古人欲发明圣贤经传，皆自为一书，不以相附。如孔子作《十翼》以赞《易》，子思、孟子作《学》、《庸》、《七篇》明《论语》，庄周作《庄子》以明《老》是也。自王弼乃以《十翼》杂于经文，不知《易》文有韵，不可以他语间之。且伏羲有伏羲之《易》，文、周有文、周之《易》，孔子有孔子之《易》，又有难强同者，故朱子作《本义》，以其还阳。成化间一俗儒复分散如王弼本，业举者便之，至今遂不复见《易》之原文，良可叹也。宋人云：晁说之作《古易彖象》，别异于卦爻，欲学者不执彖以论

① （宋）陈淳：《北溪大全集》卷十六“杂著·易本义大旨”，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明）陈耀文：《经典稽疑》卷下“本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明）吴廷翰著，容肇祖点校：《吴廷翰集》卷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35页。

卦，不执象以论爻，语为得之。然谓《古易》作于说之，甚谬。<sup>①</sup>

### 朱子本义

朱子《周易》上经本义云：周，代名也；易，书名也。其卦本伏羲所画，有交易、变易之义，故谓之易。其辞则文王、周公所系，故系之周。简褻重大，故分为上下两篇。经则伏羲之画，文王、周公之辞也，并孔子所作之传十篇，凡十二篇。中间颇为诸儒所乱，近世晁氏始正其失，而未能尽合古文，吕氏又更定著为经二卷，传十卷，乃复孔子之旧云。……昌（丁寿昌）案余家藏有吴革刊本，如“他”作“它”，“皙”作“皙”，“昃”作“昊”，“姤”，作“遘”，文字款式与《提要》、《养新录》所言悉同。惠氏谓宋本《本义》不可见，盖偶未得也。同治癸亥孟春，余于琉璃厂庙市又得武英殿重刊宋本，前有吴革《序》，后附《五赞》、《筮仪》，校讎精审，不减原书，若得好事者广为摹刻，以复朱子之旧，正坊刻之谬，亦右文之一助也。至《本义》前列九图，后附《筮仪》，自宋时刊本已然。又宋本有《五赞》，而今无之，足见其为后人随意附入。宝应王白田懋竑杂著，决为非朱子之作，可谓有识，备录于左……案王氏此论，参考《启蒙》，定九图为作伪，实与震川之《易图论》，卓越前人，非惟以辩俗本之诬，亦可以雪紫阳之谤矣。因叹经学之废也。瞽儒小生，茫昧句读，而贾人坊肆，得以窜乱于其间，朱子复古《周易》而今本改从程《传》，冠以程序，诗书集传皆附古序，而今本悉无。至于陈云庄之说《礼记》，林尧叟之注《左氏》，则又程朱之所不及料者，今乃不察本末，率以咎宋。呜呼！是岂宋儒之过哉！道光丁酉孟冬书。<sup>②</sup>

### 朱文公本义

《贲彖传本义》云：“先儒说‘天文’上当有‘刚柔交错’四字。”不云

① （明）焦竑撰，李建雄点校：《焦氏笔乘续集》卷四“古易”条，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59页。

② （清）丁寿昌：《易经会通》卷一，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7—95页。



“先儒”何人。案王辅嗣注：“刚柔交错以成文，天文也。”《释文》、《正义》俱不言经有脱文，唯李衡《义海撮要》载徐氏说“天文也”上脱“刚柔交错”四字。《本义》所称“先儒”即其人也，名字未详。（或云郭京《周易举正》先有此说。然《举正》系宋人托名。自言曾见王辅嗣、韩康伯手写真本，其诞妄可知。）“《既济》‘亨小’当为‘小亨’”，此胡瑗说也；“‘能研诸侯之虑’，‘侯之’二字衍”，此朱震说也。（朱引王弼《略例》“能研诸虑”句为证。）皆见《义海撮要》。

咸淳乙丑九江吴革所刻《正义》大字本极精审。《杂卦》“遭遇也”，不作“姤”，与唐石经同。案《说文》无“姤”字，徐铉新附乃有之。古《易》卦名本作“遯”，王辅嗣始改为“姤”。后儒皆尊王本，唯《杂卦传》以无王注偶未及改。宋本犹存此古字，明人撰《大全》者尽改为“姤”，自后坊本相承皆用《大全》本，村夫子不复知有文公元本矣。《大有·象传》“明辨晰也”，亦与石经同。<sup>①</sup>

#### 《周易本义集成附录》序

朱子《易本义》一书，疏明其义者，有董楷之《正书》，蔡渊之《训解》，胡炳文之《通释》，胡一桂之《附录纂注》，董真卿之《会通》。而熊良辅之《集成》，亦其一也。良辅字季重，别号梅边，南昌人。举元延祐丁巳乡试。早师遥溪熊凯学《易》，复得《易》传于凯之友泉峰龚煥。试礼部不第，归，训徒乡塾，研究《易》旨，乃为是书。采摭诸家之说，与《本义》合者录之，即不合而有得于经旨者，亦备录以相发，末则折衷以己意。盖本朱子之书而不泥焉者也。始朱子《本义》一遵吕成公所订古文为主，以六十四卦为彖、爻之辞为上、下经，而孔子所释彖、象、文言及上下系、说卦、序卦、杂卦为“十翼”。明永乐时编次《大全》，乃以朱子《本义》附程传以行，而初本遂淆。

良辅是书，犹仍旧本上下经二卷，谓之《集成》，十翼十卷，谓之附录，总为十二卷，统名之曰《周易本义集成附录》。《授经图》但录《集

<sup>①</sup>（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一，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9—10页。

成》二卷，盖未见全书也。嗟乎！自《周易传义大全》行，而世无知朱子《易》之为古文也久矣。故科试者往往合周公、孔子之辞以命题，割裂纰缪，良可怪叹。得是书，庶可一正之乎！良辅所采摭，自唐迄元凡八十四家中姓氏多不著者。于以见《易》书之多，后世不可得尽见，犹赖是书以传，亦可尚也。<sup>①</sup>

### 原本《周易本义》十二卷附重刻《周易本义》四卷（并内府刊本）

宋朱子撰。是书以上、下经为二卷，《十翼》自为十卷。顾炎武《日知录》曰：“洪武初，颁五经天下儒学，而《易》兼用程朱二氏，亦各自为书。永乐中修《大全》，乃取朱子卷次割裂附程传之后，而朱子所定之古文，仍复淆乱。如：‘《彖》即文王所系之辞，传者孔子所以释经之辞，后凡言传仿此’，乃《彖上传》条下义，今乃削去‘彖上传’三字，而附于‘大哉乾元’之下。象者，卦之上下两象及两象之六爻，周公所系之辞也，乃《象上传》条下义，今乃削去‘象上传’三字，而附于‘天行健’之下。此篇申《彖传》、《象传》之义，以尽乾、坤二卦之义，而余卦之说因可例推云。乃《文言》条下义，今乃削‘文言’二字，而附于‘元者善之长也’之下，其‘象曰’、‘象曰’、‘文言曰’，皆朱子本所无，复依程《传》添入，后来士子厌程《传》繁多，弃去不读，专用《本义》，而《大全》之本乃朝廷所颁，不敢辄改，遂即监板传、义之本刊去程《传》，而以程之次序为朱之次序。”又曰：“今四书坊本，每张十八行，每行十七字，而注皆小字，《书》、《诗》、《礼记》并同。惟《易》每张二十二行，每行二十三字，而《本义》皆作大字，与各经不同，凡《本义》中言‘程《传》备矣’者，又添一‘传曰’而引其文，皆今代人所为”云云，其辨最为明晰。然割裂《本义》以附程传，自宋董楷已然，不始于永乐也。（详董楷《周易传义附录》条）

此为咸淳乙丑九江吴革所刊，内府以宋槧摹雕者，前有革序，每卷之末题“敷原后学刘容校正文字”行款，及《象传》、《履》、《夬》二卦

<sup>①</sup>（清）纳兰性德：《通志堂集》卷十一“经解序二·《周易本义集成附录》序”，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版，第48页。

不载程《传》，一一与炎武所言合。卷端惟列九图，卷末系以“易赞”五首，《筮仪》一篇，与今本升《筮仪》于前，而增列《卦歌》之类者亦迥乎不同。《彖上传》标题之下注“从王肃本”四字，今本删之。又《杂卦传》“咸，速也。恒，久也”下，今本惟注“咸速，恒久”四字，读者恒以为疑。考验此本，乃是“感速，常久”，经后人传刻而讹，实为善本。故我圣祖仁皇帝《御纂周易折中》即用此本之次序，复先圣之旧文，破俗儒之陋见，洵读《易》之家所宜奉为彝训者矣。至成矩重刻之本，自明代以来，士子童而习之，历年已久，骤令改易，虑烦扰难行。且其本虽因永乐《大全》，实亦王、韩之旧本，唐用之以作《正义》者，是以国朝试士，惟除其爻象之合题，而命题次序则仍其旧。内府所刊《袖珍五经》，亦复因仍。考汉代《论语》凡有三本，梁皇侃《论语义疏·序》称：“《古论》分《尧曰》下章《子张问》更为一篇，合二十一篇。篇次以《乡党》为第二篇，《雍也》为第三篇，《齐论》题目，长《问王》、《知道》二篇，合二十二篇。《鲁论》有二十篇，即今所讲是也”云云。是自古以来，经师授受，不妨各有异同，即秘府储藏，亦各兼存众本。苟其微言大义，本不相乖，则篇章分合，未为大害于宏旨。故今但著其割裂《本义》之失，而仍附于原本之后，以备参考焉。<sup>①</sup>

### 朱子《周易本义》

《周易》自伏羲画卦，文王作《彖辞》，周公作《爻辞》，谓之经。经分上下二篇。孔子作《十翼》，谓之传。传分十篇，《彖传》上下二篇，《象传》上下二篇，《系辞传》上下二篇，《文言》、《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各一篇。自汉以来，为费直、郑玄、王弼所乱，取孔子之言逐条附于卦爻之下。程正叔《传》因之，及朱元晦《本义》，始依古文，故于《周易上经》条下云：“中间颇为诸儒所乱，近世晁氏始正其失，而未能尽合古文。吕氏又更定，著为经二卷，传十卷，乃复孔氏之旧云。”洪武初，颁《五经》天下儒学，而《易》兼用程、朱二氏，亦各自为书。永

<sup>①</sup> 《四库全书总目》卷三，“经部三·易类三·原本周易本义十二卷附重刻周易本义四卷”，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乐中修《大全》，乃取朱子卷次割裂，附之程传之后，而朱子所定之古文仍复淆乱。“《象》即文王所系之辞，《传》者孔子所以释经之辞也。后凡言‘传’放此。”此乃《象上传》条下义，今乃削“象上传”三字，而附于“大哉乾元”之下。“象者，卦之上下两象乃两象之六爻，周公所系之辞也。”乃《象上传》条下义，今乃削“象上传”三字，而附于“天行健”之下。此篇申《象传》、《象传》之意，以尽《乾》、《坤》二卦之蕴，而余卦之说因可以例推云。”乃《文言》条下义，今乃削“文言”二字，而附于“元者善之长也”之下。其“彖曰”、“象曰”、“文言曰”字皆朱子本所无，复依程《传》添入。后来士子厌程《传》之多，弃去不读，专用《本义》。而《大全》之本乃朝廷所颁，不敢辄改，遂即监版《传》、《义》之本刊去程传，而以程之次序为朱之次序。相传且二百年矣。惜乎，朱子定正之书竟不得见于世，岂非此经之不幸也失乎？

朱子《记嵩山晁氏卦爻象象说》谓：“古经始变于费氏，而卒大乱于王弼。”此据孔氏《正义》，曰：“夫子所作《象辞》，元在六爻经辞之后，以自卑退，不敢干乱先圣正经之辞。”王嗣辅之意，以为《象》者本释经文，宜相附近，其义易了，故分爻之《象辞》各附其当爻下，如杜元凯注《左传》，分经之年与《传》相附。”故谓连合经、传始于辅嗣，不知其实本于康成也。《魏志》：“高贵乡公幸太学，问博士淳于后曰：‘孔子作《象》、《象》，郑玄作注，其释经义一也。今《象》、《象》不与经文相连，而注连也，何也？’俊对曰：‘郑玄合《象》、《象》于经者，欲使学者寻省易了也。’帝曰：‘若合之于学诚便，则孔子曷为不合以了学者乎？’俊对曰：‘孔子恐其与文王相乱，是以不合。此圣人以不合为谦。’帝曰：‘若圣人以不合为谦，则郑玄何独不谦邪？’俊对曰：‘古义宏深，圣问奥远，非臣所能详尽。’”是则康成之书已先合之，不自辅嗣始矣。乃《汉书·儒林传》云：“费直治《易》，无章句，徒以《象》、《象》、《系辞》、《文言》解说《上下经》。”则以传附经又不自康成始。朱子《记晁氏说》谓：“初乱古制时犹若今之《乾》卦。”盖自《坤》以下皆依此，后人又散之各爻之下，而独存《乾》一卦，以见旧本相传之样式耳。愚尝以其说推之，今《乾》卦“彖曰”为一条，“象曰”为一条，疑此费直所附之

元本也。《坤》卦以小象散于各爻之下，其为“象曰”者八，余卦则为“象曰”者七，此郑玄所连，高贵乡公所见之本也。

程《传》虽用辅嗣本，亦言其非《古易》。《咸·九三》：“咸其股，亦不处也。”《传》曰：“云‘亦’者，盖象辞，本不与《易》相比，自作一处，故诸爻之象辞意有相续者。此言‘亦’者，承上爻辞也。”

秦以焚书而五经亡，本朝以取士而五经亡。今之为科举之学者，大率皆帖括熟烂之言，不能通知大义者也。而《易》、《春秋》尤为缪戾。以《彖传》合大象，以大象合爻，以爻合小象，二必臣，五必君，阴卦必云小人，阳卦必云君子，于是此一经者为拾渾之书，而《易》亡矣。取胡氏《传》一句、两句为旨，而以经事之相类者合以为题，《传》为主，经为客，有以彼经证此经之题，有用彼经而隐此经之题，于是此一经者为射覆之书，而《春秋》亡矣。复程、朱之书以存《易》，备《三传》、啖、赵诸家之说以存《春秋》，必有待于后之兴文教者。<sup>①</sup>

### 周易本义成

按《年谱》诗、传成，据《传》序成于丁酉十月，《易本义》则不知所据也。李微之序言成于乙巳、丙午之间，当以李序为正。又马氏《文献通考》易传十一卷本义十二卷，陈氏曰：晦庵初为《易传》用王弼本，复以吕氏《古易》为《本义》，其大指略同，而加详焉。首列九图，末列揲法，今考之《文集》、《语录》，皆未尝言有《易传》、《本义》之异。后来纂辑诸书，亦未有言及此者，不知陈氏何据而云然也。前列九图，末列揲法，则诸书所同，然实非朱子之旧，《通考》说盖朱可言，今姑载于此，而俟考焉。按《文集·答孙敬甫书》云“《易传》初以未成书，故不敢出，近觉衰耄，不能复有所进，颇欲传之于人，而私居无人写得，只有一本，不敢远寄，其书在丙辰后，则《易本义》久已刊行，不当云不敢出。又书名《本义》，不名《易传》，且其语与程子《答张閤中》语略同。以《别集》答孙季和杨伯起书考之，殊不相类，今不载。按《古易》经二

<sup>①</sup>（清）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9页。

篇传十篇，后为王辅嗣、郑康成所乱，至宋晁、吕始正其失。朱子《本义》从吕氏，其见于论说者详矣。乃朱子歿未几，而门人节斋蔡氏已变其例，至度宗咸淳时，天台董氏乃合程《传》、《本义》为一书。元文宗天历时，鄱阳董氏从其说，而小有不同。至明永乐《大全》依两董氏例，而又一以程《传》为主，反以《本义》附焉。坊刻则去程《传》，而改《本义》从程《传》本，于是朱子已正之《古易》遂淆乱，而不复可见矣。果斋作谱时，节斋本亦未出，后来改订，至永乐《大全》而极，若坊刻之妄亦不足置辨也。

又按朱子自不满于《易本义》，以答孙季和、刘君房、杨伯起诸书考之，则沉庄仲所录是也，但自以其未及修补改订，如《章句》、《集注》之精当耳。谓其说道理太多，翻却窠臼不尽，则亦恐未然。《周易会通》载朱子辨吕氏、晁氏语，不知所从出，朱子明《文公易说》第十九卷“论古易”，今刻前阙二板，当是书临漳所刊，易后及此篇而已，不可考。按《会通》载书临漳所刊易附后。朱子明《吕氏音训跋》云：《嵩山古易跋》语先公尝折衷晁、吕之说于其后，据此则此篇乃《书嵩山古易跋》后，而《文集》竟无之，则《文集》之遗逸亦多矣。《易本义》所附《九图》、《筮仪》，皆非朱子之作，乃后人误增入者。如程子易序、上下篇义，不见于程子《文集》，考其辞意，断断非程子作，而天台董氏则附上下篇义于程《传》。鄱阳董氏又并以易序附焉，皆据所传而不考其真伪，其附《九图》、《筮仪》于《本义》，亦其类也。尝有辨说极详，今系于后，附《周易本义》九图论《易本义》九图，非朱子之作也，后之人以《启蒙》依放为之，又杂以己意，而尽失其本指者也。

朱子于《易》有《本义》、有《启蒙》，其见于《文集》、《语录》讲论者甚详，而此九图未尝有一语及之，九图之不合于《本义》、《启蒙》者多矣，门人岂不见此九图者，何以绝不致疑也。朱子于《本义》叙画卦约略大传之文，故云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三画已具，八卦已成，则又三倍其画，以成六画，而于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而不敢参以邵子之说。至《启蒙》则一本邵子，而邵子所传止有先天图，其伏羲八卦图、文王八卦图，则以经世演易图推而得之。同州

王氏汉上朱氏易，皆载伏羲八卦图、文王八卦图，《启蒙》因之。至朱子所自作横图六则注……①

王应麟曰：淳熙四年文公《易本义》成，十二卷，又为诸图冠首，为《原象》、《述旨》、《明筮》、《稽类》、《警学》五赞及《筮仪》附于末，《音义》二卷。十三年三月，《易学启蒙》成，四篇，以本图书原卦画，明蓍策考变占为次，又有蓍卦考误揲蓍之法，见于大传。郭雍为《蓍卦辨疑》三卷，熹谓疏家小失其指，而辨之者又大失焉。说愈多而法愈乱，因为考误。②

周密曰：朱子《语录》云某作《易本义》，欲将文王卦辞，只大纲依文王，卦辞略说至其所以然之，故于孔子彖辞中发之。如此乃不失文王本意，但未暇整顿尔。向见老人括苍叶大庆云：晦庵此语似乎不满孔子彖辞之意，别欲与文王重作彖辞，无奈何孔子已作了，故不得已言，却于孔子彖辞发之尔。晦庵聪明过当，古人说话无一个中他意，虽孔子彖易之辞，亦不然之也。③

熊良辅曰：古今易说传千有余家，据所见闻，由宋以前何啻百家，由宋以来，亦二百家矣。或见其书而取之，或见其书而未暇遍览，或见其姓名而不及见其书，或有其姓名而亡其书，是何学易者之多也？虽然天地之间理一而已，易自朱子而《本义》，大明象占义理，殆无余蕴，则夫千有余家之说，纵或有之，徒蔓辞耳，虽多亦奚以为。④

董真卿曰：朱子《周易本义》上下经二篇，《十翼》十篇，前述九图后附《五赞》、《筮仪》。其书以淳熙四年丁酉岁成，凡分经异传尽从东莱吕氏所定，非但取其章句之近，至若正文亦多从《古易》，《系辞》诸篇分章，亦不尽从吕氏也。⑤

按：朱彝尊《经义考》卷三十一录有朱熹自序及陈振孙、陈淳、王

①（清）王懋竑：《朱子年谱考异》卷二“周易本义成”，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③④⑤（清）朱彝尊：《经义考》卷三十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应麟、王希旦、周密、胡一桂、王皓翁、董鸿、熊良辅、董真卿、吴师道、朱升、薛瑄、洪常、郝敬、吴肃公、顾炎武、陈廷敬对朱熹《周易本义》的研讨，可谓《周易本义》的研究史。

又后序曰：《易本义》一书，阐象数理义之原，示开物成务之教，可谓深切著明矣。《启蒙》又何为作也？朱子尝言《易》最难读，以开卷之初，先有一重象数，必明象数而后易可读。《启蒙》四篇，其殆专明象数，以为读《本义》者设，与象非卦不立，数非蓍不行，象出于图书，而形于卦画，则上足以该太极之理，而易非沦于无体数，衍于蓍策而达于变，占则下足以济生人之事，而易非荒于无用，且其文多发造化，尊阳贱阴之义。易之纲领，孰有大于是者哉！明本乎此，则《本义》一书，如指诸掌矣。然《启蒙》固为读《本义》设，而读《启蒙》者，又未可以易而视之也。<sup>①</sup>

校《周易本义》，乾隆中宝应刘世说依朱子元本刊者，不用九图、筮仪，眉上附刊吕伯恭音训。然刻手不佳，又多伪（讹）字。时李宫保欲重刻五经、四书以为童子读本，故分校之。<sup>②</sup>

校《周易本义》竟。朱子于《易》所得实不深，至不可解处，辄云占者当如此则吉，或云戒占者当如此，数见不鲜，殊无意义，不如程传多矣。所作五赞尤肤浅，以功令所重，不能不刻。缙老欲另刻程传，以广学者之识，甚是。<sup>③</sup>

武英殿总监造和素等奏刻完之《周易本义》一部两本装订成套折。

康熙五十三年十二月初六日

①（清）朱彝尊：《经义考》卷四十，“易余间记·方平自序”，影印文渊《四库全书》本。

②（清）张文虎著，陈大康整理：《张文虎日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52页。

③（清）张文虎著，陈大康整理：《张文虎日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53页。



和素、李国屏谨奏：刻完《周易本义》一部两本，粗略合装一套。谨奏。

朱批：知道了。<sup>①</sup>

---

<sup>①</sup> 王小虹等编译：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89页。

## 附录四 相关研究

### 1. 宋元明清相关研究成果

宋代董楷《周易传易附录》十四卷

宋代朱鉴《朱文公易说》二十二卷

元代胡一桂《易本义附录纂疏》十五卷

元代胡炳文《周易本义通释》十二卷

元代熊良辅《周易本义集成》十二卷

元代董养性《周易订疑》十五卷

明代蔡清《易经蒙引》十二卷

明代张谦《易本义集说》

明代成矩编《别本周易本义》四卷

明代胡广等《周易大全》二十四卷

清人朱轼《周易传义合订》十二卷

清人姜兆锡《周易本义述蕴》四卷

清人胡良显《周易本义晰》无卷数

清人李文炤《周易本义拾遗》六卷

清人王宏撰《周易筮述》八卷

清人王又仆《易翼述信》十二卷

清人吴曰慎《周易本义爻徵》二卷

清人潘元懋《周易广义》六卷

清人纪磊《周易本义辨证补订》四卷

清人蔡绍江《周易本义补说》五卷

清人丁鼎时、吴瑞麟《周易本义正解》二十二卷(康熙癸酉赐书堂刊本)

清人胡方《周易本义注》六卷(粤雅堂本)

清人胡方《周易本义阐旨》八卷(嘉庆十七年兰桂堂刻本)

清人姚章《周易本义引蒙》十二卷(康熙刊本)

清人苏了心《增订周易本义补》不分卷(康熙间刊本)

## 2. 《周易本义》校点本及相关研究

《周易本义》四卷本,天津市古籍书店出版社 1986 年版(影印清明善堂刻本)

《新刊四书五经·周易本义》四卷本,中国书店 1994 年版

《周易本义》四卷本,廖明春点校,广州出版社 1994 年版

《周易本义》四卷本,廖明春点校,中华书局 2009 年版

《新刻官板周易本义》四卷本,海南出版社 2000 年版

《周易本义》,王昭洲点校,三秦出版社 1989 年版(据覆宋版本影印)

《原本周易本义朱文公易说》十二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影印《四库全书》本《原本周易本义》)

《周易本义》十二卷本,中国书店 1987 年版(影印 1922 年商务印书馆本)

《周易本义》十二卷本,苏勇校注,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以《四库全书》本《原本周易本义》为底本)

《周易本义导读》十二卷本,萧汉明校点,齐鲁书社 2003 年版(以《四库全书》本《原本周易本义》为底本)

《周易本义》十二卷本,王铁点校,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以北京图书馆所藏南宋吴革刻本为底本)

《周易本义》十二卷本,李一忻点校,九州出版社 2004 年版(以《四库全书》本《原本周易本义》为底本)

《宋刊周易本义》十二卷本,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影印宋咸淳元年吴革刻本)

陈鹏、宋卿译：《朱熹讲〈周易〉：白话〈周易本义〉》，长春出版社 2010 年版

白寿彝：《〈周易本义〉考》，《史学集刊》1936 年第 1 期

潘雨廷：《〈周易本义〉提要》，《周易研究》1988 年第 2 期

朱熹：《〈周易本义〉与〈易九图〉、〈筮仪〉真伪考》（见束景南编：《朱熹佚文辑考》），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

彭忠德：《四库全书之“原本〈周易本义〉”勘误》，《文献》1998 年第 4 期

余敦康：《朱熹〈周易本义〉卷首九图与〈易学启蒙〉解读》，《中国哲学史》2001 年第 4 期

李申：《朱熹与〈周易本义〉》，载朱伯崑主编《国际易学研究》第 6 辑，华夏出版社 2001 年版

徐儒宗：《〈周易本义〉的原本与别本考释》，载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编《朱子学与 21 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 2001 年版

徐儒宗：《吕氏〈古周易〉与朱子〈周易本义〉简论》，见 [http://www.zdxs.zju.edu.cn/news/2008/0628/article\\_6\\_1.html](http://www.zdxs.zju.edu.cn/news/2008/0628/article_6_1.html)

张善文：《〈周易本义〉阙疑衍论》，载朱伯崑主编《国际易学研究》第 6 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1 年版

束景南：《朱熹作〈周易本义〉与〈易传〉考》，载《论庄子哲学体系的骨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王风：《〈周易本义〉的“阙疑”方法》，《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报》2003 年第 3 期

王风：《从〈朱子语类〉看〈周易本义〉成稿过程》，《中国哲学史》2003 年第 4 期

王风：《论〈本义〉注文与卷首〈卦变图〉之相合》，《周易研究》2004 年第 2 期

程林：《易序作者略考》，《周易研究》2004 年第 3 期

蔡方鹿：《朱熹〈周易本义〉与程颐周〈易程氏传〉之区别》，载《朱

熹经学与中国经学》，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刘元春、李伟：《整理本〈周易正义〉和点校本〈周易本义〉疏失举隅》，《广西大学学报》2008 年第 1 期

向世陵：《蔡清对朱熹〈本义〉的折中修正：以“保合太和”与“继善成性”的注解为例》，《周易研究》2009 年第 2 期

黎馨平：《论蔡清〈易经蒙引〉对〈周易本义〉的注疏价值》，《周易研究》2009 年第 4 期

郭振香：《论胡炳文对朱熹〈周易本义〉的推明与发挥》，《安徽大学学报》2010 年第 2 期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周易本义

作者= (宋) 朱熹撰

页数=157

SS号=12769182

出版日期=2011.01